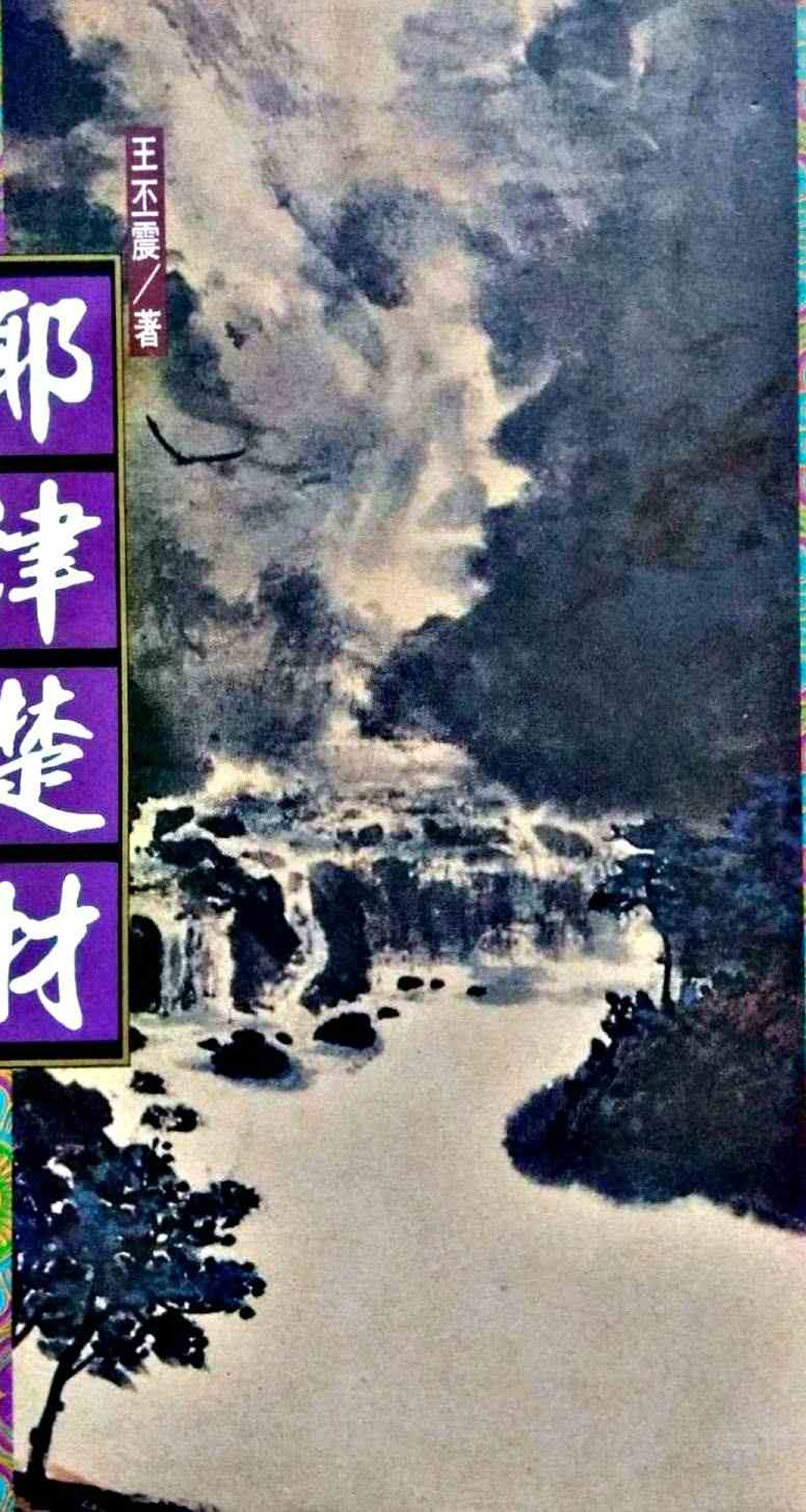
耶律楚材

王丕震／著

歷史實戰 30



耶律楚材

◎王丕震 著作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耶律楚材 / 王丕震著 ; -- 初版, -- 臺北市:
秋海棠出版 : 1996[民85]
面 ; 公分
ISBN 957-8866-58-5 (平裝)

857.7 85002110

歷史實戰系列30

耶律楚材

作者	王丕震
發行人	孫仁傑
發行總監	田圻暢
總編輯	雷佩娜
執行主編	林建佑
叢書企劃	陳宜芝
叢書執行	林月娟
發行者	秋海棠出版有限公司
郵政信箱	台北郵政第33-690號信箱
郵政劃撥	16047517
電話	(02)3755988
傳眞	(02)3757258
香港代理	藝文圖書公司
地址	九龍官塘偉業街99號連順工業大厦5字及7字樓
電話	002-852-7959595
傳眞	002-852-7958818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6120號
初版一刷	1996年4月30日
平裝定價	220元

Published by Begonia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歷史實戰》——「成就自我，也成就世界」

●定位歷史與小說

有聞：「史乃人之記實。時、空、人、事爲其四大要也。」它以肅謹見稱，令爲文明的磐基，永恆的智寶。記實昨日，準備今日，規劃明日，無盡的天道循環。既不敝帚自珍，也不劃地自限，無關種族與國界。僅用無限來包容並反映人生，這就是歷史。

然而小說者流，有著無關緊要的虛實，以率性見長，包含娛樂，也包含些許教化。既無歷史的沈重包袱，也無嚴謹的格式之限。讀來輕鬆無壓，討人欣喜。因應人事，並結合二者之優，歷史小說實有其存在的必要。

●樂在其中

「爲了成就不偏頗的歷史，客觀爲史學家之必須。然而，爲了汲取史鑑來成就自我的人，主觀則爲其所必要。」要知道，閱讀歷史小說的功用在於讀史能用史，並加以師法人

物，進而洞悉人性脈絡。至於，再進一步使得自身心靈能悠然進出於縹緲傳說與冷靜史實之間則為其無窮的樂趣。

要是能夠居中調合，樂在其中，何樂而不為呢？

●王丕震 v.s. 歷史小說

王丕震先生出生於西元一九二二年。歷經中國最動盪的一段。求知精神，使其讀萬卷書。軍旅生涯，更使其行萬里路。他的歷史小說堪稱近六十年來中國文壇上的傳奇。亙古至今五千餘年，洋洋灑灑以數千萬言，近百部鉅著，為您透析歷史人物。落筆輕靈的小說摹寫，讓古人的風範，智慧的結晶，行為處世的思絡，躍然於紙上。以「全新視野，實用導向」的內容。更讓您深刻了解「成也歷史，敗也歷史」的道理。自然，敍述的緊湊，更是不在話下。

本公司為實現「出版好書」的職志，以及懷著「歷史因汝而生，汝因歷史而人。」的抱負，於是出版了王丕震先生的「歷史實戰」系列。

在出版的過程中，它成就了我們。

希望出版後，也能成就您，成就世界。

【目錄】

第一章 遼子生長金國裏 008
一、金朝的發展 008
二、楚材的誕生 017
三、三歲成孤兒 024
四、當開州同知 034
第二章 城破跟隨鐵木真 047
一、蒙古攻夏金 047
二、初會鐵木真 054
三、西征的前夕 066
四、打花刺子模 077

第三章　七年隨征西域地　087
一、議請邱處機　087
二、耶邱的會見　097
三、阿拉丁敗死　106
四、月蝕的爭論　115
第四章　佐主事事閃金光　126
一、搶大黃之迷　126
二、處理雙八仙　136
三、當了中書令　148
四、輔佐窩闊台　158
第五章　滅金方歇又征宋　170
一、拖雷的用兵　170

二、蒙古滅了金 179
三、輔佐元太宗 187
四、向南宋用兵 196
第六章 最終換得憂憤死 206
一、討平俄羅斯 206
二、佔領匈牙利 214
三、忠智的宰輔 220
四、落得憂憤死 230

第一章　遼子生長金國裏

一、金朝的發展

宋徽宗政和三年（公元一一一三年）十月，完顏聯盟部的烏雅東死。劾里缽的二兒子阿骨打繼任聯盟長。

阿骨打爲了鞏固完顏部的聯盟，向四周的部落，狠打了一些仗，但幾乎是沒有打過敗仗，所以威信很高。他一接任，遼聖宗耶律隆緒，就派使來送給他「惕隱」的官稱，當時來說契丹人耶律阿保機建立的遼邦，建國已近二百年了，當然比他先進，所以也是很光榮的事情。但是授官稱後，阿骨打卻暗地對人說：「我女貞族難道永遠受你遼主的統治嗎？下一步就是收拾他！」

這話可不是隨便說的，第二年六月，遼天祚帝派使臣授予阿骨打節度使的稱號。阿骨打表面唯唯諾諾，而心裏想：「你太自不量力了，我會教訓你。」使臣回去後，阿骨打就召集部將習古迺等說：「你們到遼邦去，名義上是要逃跑到他們那裏的星顯水紇石烈部長阿疏，實際是探他內部的虛實，可聽見了？」

習古迺答應後，到遼邦調查回來，對阿骨打回報說：「遼天祚帝內政不修，兵不練武，

驕肆廢弛。」

阿骨打就建城堡，修器械，準備向南去侵遼朝。

遼天祚帝聽到報告說：「完顏部聯盟長阿骨打，是隻好鬥的公雞，聽說有侵遼之意，我主不得不防吶！」

天祚帝哈哈笑說：「女貞人想打我？那簡直是老鼠要同熊鬥了。這個天底下，中原趙家皇帝說要來打我，就值得提防；西夏要來犯，我也不敢說不會。阿骨打他有什麼本領，不要把貓頭鷹的牙都笑掉了。」

統軍蕭撻不野說：「主上不能這樣說，阿骨打在北方各部落裏，眼前還是有點狠威哩！」

天祚帝說：「既然如此，你領契丹、渤海兵八百人，進駐寧江州防備好了。」

蕭撻不野奉命去了。

阿骨打調集各部落軍兵，決定攻遼。九月間，各部落兵在流水會合，共有二千五百人。阿骨打率領兵士祭告天地，手裏舉著鐵棍誓師說：「你們要同心協力，向契丹人作戰，有功的奴婢可以當平民，平民可以當官。本來有官職的，可以按功勞大小進陞。如果違背誓言，就死在鐵棒下，就是家屬也不能赦免。」

第二天，來到遼界，同渤軍相遇，阿骨打見遼軍已擺好陣勢，準備廝殺，只見遼將耶律

謝十，跨馬揚威，看著阿骨打如何動手。阿骨打看著這個樣兒，就急忙挽弓搭箭，嗖的一箭射出去，不偏不倚正中耶律謝十咽喉，從馬上跌下來。就在這時，阿骨打帶領部衆，衝殺過去，遼兵見主將已死，只有潰逃，結果十死七八，十月女貞兵乘勝攻克寧江州城。阿骨打又派人招降遼朝統治下的鐵驪部渤海人和遼籍女眞人。阿骨打俘獲大量馬匹和財物，勝利回到完顏部。

十一月，遼朝都統蕭糺里、副都統撻不野，領十萬大軍進攻女貞，集中在鴨子河北。阿骨打領兵三千七百抵敵。遼兵正準備渡河，女眞軍迎頭打退，乘勢渡河登岸。

兩軍在出河店相遇，恰遇大風狂起，灰塵蔽天，雙方軍士都大驚失色，阿骨打大聲叫說：「天助我們了，快衝殺吶！不然前有大敵，後有大河，非死不可了。」

女貞兵驚恐全失，認爲是求生的機會，拼命衝殺，把遼兵打得大敗，擄獲大批車馬及兵甲、武器。所俘擄的遼兵，收編入女眞軍，女眞軍發展到一萬人，已成一支勢不可當的部隊了。

女眞軍乘勝分路進兵，勃堇斡魯古所統的部衆，斬遼節度使撻不野，攻占賓州。吾都補、蒲察所統的部衆，擊敗了遼將赤狗兒、蕭乙薛軍於祥州東，遼將斡忽、急塞兩路軍投降。斡魯古統領的部衆，又打敗遼軍與咸州西，與完顏婁室一起攻佔了咸州。

阿骨打兄弟乞買和撒改、辭不失等擁戴阿骨打建國。就在宋徽宗趙佶政和五年（公元一

一一一五年）夏曆正月元旦，阿骨打即皇帝位，建立起奴隸主的國家，國號大金，立年號爲收國元年。

建立金國後，立即向遼朝的黃龍府進攻。金太祖阿骨打親自領兵進逼達魯古城，大勝而回。

那年八月，又乘遼軍無備，向黃龍府進兵，九月攻佔了黃龍府城。黃龍府是遼朝北邊的重鎮，天祚帝得知黃龍府失守，統領契丹、漢軍十多萬人，大舉伐金。金太祖領兵二萬迎敵，遼金兩軍在護不答岡相遇，可惜空有其名而無實心打仗的遼兵，盡管兵數比金兵多五倍，只是像羊遇虎，一見就跑。金軍擄到大批兵器、財物、牛馬。經過這一仗，遼軍主力崩潰，難以立國了。

金太祖當了八年皇帝後病死，皇位由他兄弟完顏晟繼任，爲金太宗。改稱天會元年（公元一一二三手）。繼續執行對遼、宋的戰爭掠奪政策。

天會二年，金太宗爲了要滅遼征宋，就首先同西夏議和。金朝把下寨以北，陰山以南的遼地割給西夏。條件是西夏要像過去向遼一樣，向金稱藩；另外，要把遼的天祚帝捕送金朝。

西夏崇宗乾順，不敢同金作對，就向金朝上誓表，全部接受了金朝的條件。金朝爭取了西夏，西方邊境穩定了。

遼天祚帝逃跑在西夏接攘的陰山，曾得西夏的救援，現在西夏與金議和，就沒法再停留，就想逃往天德軍，進駐應州西面的餘都谷，當時只有步騎兵一萬多了。

天會三年二月，金將完顏婁室領兵追趕，天祚帝被擒。八月，金太宗降封天祚帝爲海濱王，一年多後病死。原來的遼邦疆土和人民，就全被金有了。

金朝的西部的和西北不再有後顧之憂，就集中兵力，南下侵略宋朝。那年十月，金太宗下詔伐宋，以完顏杲爲都元帥，統領全軍，完顏宗翰爲左副元帥，與完顏希尹、耶律余睹等，自西京攻太原。宗望爲南京路都統，與闍母、劉彥宗等自南京攻燕京。

這時的北宋，在徽宗任用奸相蔡京當權下，極度腐朽。難以抵擋生氣勃勃的金軍攻勢，十二月宗望軍到白河，大敗宋軍。宋燕京守將郭藥師等投降金軍，宗望進而圍攻汴京。

天會四年（公元一一二六年）正月，宋徽宗退位逃跑，欽宗繼皇帝位，派臣向金朝求和。宗望提出宋割讓太原、中山、眞定三鎭，派親王作人質，宋對金稱臣。欽宗全部承認，金兵勝利回師。

宗翰軍圍攻太原，太原軍民堅決抗戰。二月，宗翰軍攻下隆德府。三月，宗翰回兵西京，銀朮可圍攻太原。

八月，金太宗再次發兵南侵。宗翰爲左副元帥，宗望爲右副元帥，分別自西京和保州南下，計劃在開封會合。九月，宗翰軍猛攻太原，宋太原知府張孝純，在城破後降金。宗翰經

隆德府、澤州向開封進軍。宗望軍攻佔眞定府，又渡河攻下臨河、大名等縣。十二月，宗翰、宗望兩軍會合在開封城下。宋欽宗投降。第二年四月，金軍俘擄宋徽宗、欽宗，並擄掠大批人口、財物而回。北宋宣告滅亡。

金朝建國短短十三年時間裏，打垮了契丹的遼朝；又打垮了中原的宋朝；壓服了西夏稱藩。他的聲威顯赫，迅速擴大了他的領域，金太宗時，金朝的統治領域，東到混同江下游吉里迷、兀的改等族的居住地，直抵海邊。北到蒲與路以北三千多里火魯火疃謀克地，沿泰州附近界壕而西，出天山，與西夏毗鄰。南部與南宋以淮河爲界。在這個廣闊的領域裏，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情況：

一、是原來遼朝統治下的東北部區域，自上京路、遼東路、咸平路，東到大海、北到北方邊地，是金朝建國前後佔領的地區。這裏包括女貞各部落的住地，也還有原在遼朝統治下的大批契丹、奚、渤海以及五國部、吉里迷、兀的改等各族人民。契丹、渤海等民族，早已步入封建制時期，但還有一些民族，仍然處在比女貞族更爲落後的氏族部落制時代。

二、是遼上京臨潢府以南，直到河北、山西，就是五代時遼朝佔領的燕雲十六州地區。這裏的居民主要是漢族，長期以來處在封建統制之下。

三、是原來北宋統治下的淮河以北，包括陝西的漢族地區。封建制度比遼朝統治區更爲發展。

這就說明金在突然變大的領域裏，不僅居住著不同的民族，而且具有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不同的歷史傳統。建國不久的金朝，如何有效地建立他的統治，是金朝奴隸主面臨的嚴重問題。

天會十三年（公元一一三五年）金太宗完顏晟死，十六歲的完顏亶即位，是爲金熙宗。在他手裏對統治制度進行了改革。在政治制度上，他作出了一個重大改革，統一金朝內地和漢地的官制，改用遼、宋的漢官制度。

另一個重大改革是廢除劉豫的齊國。他建立新制，官制的確定；加强了相權；設御史台；建都城，定禮儀；造新文字。

這一系列的改革，不僅進一步顯示出採納遼、宋舊制和接受漢文化的趨向，而且淸楚表明是爲了加强中央集權制的皇權統治。這些改革是女貞族改革派和漢族官員一起議定的。女眞貴族中，尙書左丞相完顏希尹是重要的決策者，希尹制定禮儀、制度，多同被金朝扣留的宋使洪皓謀議。尙書右丞相韓企先，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後來金世宗曾經高度評價韓企先說：「漢人丞相惟韓企先最賢，其他人都比不上他。本朝典章制度多出自他手。至於決定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道，所以沒有人知道是他的功，前後漢人宰相，誰也趕不上他。」

所以他是改革的關鍵人物。

金熙宗皇統九年（公元一一四九年）發生宮廷政變，三十一歲的金熙宗，被海陵王完顏亮刺死，皇位就由完顏亮繼任。

海陵王即位後，把加强中央集權，統一制度，進而統一江南，作爲他的執政目標，展開了比金熙宗更爲激進的改革。他鎮壓女貞貴族反對派；大膽任用漢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在政治制度上，廢了行台，改訂中央官制，科舉制度上也進行了改革。

另一件重大事情是遷都燕京。海陵王鎮壓女貞貴族的反對派，鞏固了皇位後，曾頒佈「求言詔」，自朝內外公卿大夫，到一般平民，都可上書建策。很多人建議說：「上京遠在一隅，多有不便，建議遷都燕京。」

海陵王採納了這個意見，就在海陵王天德三年（公元一一五一年）四月，毅然下詔遷都，任命右丞張浩主持修建燕京都城。過了三年，金朝把都城遷到燕京。海陵下令，改燕京城爲中都，汴京爲南京，大定府爲北京，遼陽府仍爲東京，大同爲西京。

海陵王正隆六年（公元一一六一年），在各地紛紛起義的浪朝中，他仍然堅持侵宋。九月間，兵分四路出發。

十月八日，海陵王率領大軍，渡過淮水，進兵廬州。就在前一天東京遼陽府，發生了政變。

太祖孫曹國公完顏雍，這時任東京留守，是女眞貴族中有聲望的人物。宮廷政變把金熙

宗殺死後，憑著德才，應由他嗣帝位，海陵王以完顏秉德想立完顏雍而把他殺了。完顏雍送了很多珍寶給海陵王，並發誓對他忠誠，才得免死。但對他仍不放心，所以派自己心腹渤海人高存福為副留守，監視完顏雍的行動。

海陵王從遼東調很多女貞兵南下，女貞兵不願去打仗，走到山東時，南征萬戶完顏福壽等，帶領一萬多人中途叛變，逃回遼陽。

完顏福壽與完顏謀衍等，在遼陽發動政變，殺高存福，擁立完顏雍作皇帝，為金世宗。十月初八日，金世宗下詔廢黜海陵王。改元大定。

十一月二十六日，海陵王集中兵力，勒令將士在第二天瓜州渡江。第二天黎明，耶律元宜帶領將士襲擊海陵王營帳，海陵王被亂箭射死。

金世宗於十一月從東都遼陽起程，十二月到達中都。他修改了一些海陵的策略，海陵王廣泛任用契丹、渤海和漢人參預軍政。世宗繼承這個用人政策，更為廣泛的吸收各族人。世宗統治的三十年中，自參知政事以上的宰相、執政官中，宗室完顏部貴族前後共七人，非完顏部的女貞貴族十五人，漢人十四人，契丹、渤海人各二人。世宗任用非皇族的女貞官員，又大批任用漢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形成了一個多民族的統治核心，從而鞏固了金朝的統治。史稱金世宗為「小堯舜」，就是反映了這一時期的金朝統治者，保持了相對的穩定。

二、楚材的誕生

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正月，當了三十年皇帝的「小堯舜」金世宗死了，他對金朝的穩定和發展，是有很大貢獻的。由皇孫完顏璟即帝位，是爲金章宗。

第二年是章宗明昌元年（公元一一九〇年），尚書右丞耶律履，生了一個兒子。耶律履是遼皇族的後裔，東丹王突欲的七世孫，由於長期接受漢文化的薰陶，且他的夫人是楊氏漢女，所以在他身上殘留著一個契丹族的名義而已了。他本人曾涉獵九經，有很深的學識，品行也很端正。所以曾被金世宗看中，一直爲世宗辦事，最後就成爲上層的執政官，尚書右丞了。

孩子滿月那天，是換一個人的話，就要大舖張一番了。但他爲人處世，十分拘謹，只邀請了少數幾個知心朋友，在家裏喝杯酒，所送禮物，一概拒收，全教從人帶回去。有友人說：「這太對不起我們了，是不是嫌禮薄？」

耶律履說：「如果我收了禮，就表明我是正式請客，而請客就不能請這不請那的。我收禮事小，失禮事大，請求見諒！」

經過說明，大家也就不說了。

正要入席的時候，家人來報說：「兩位貴客到。」

耶律履說：「我只請這幾位嘛！」

話音剛落，有兩個老人進來了，人們一見，都站起來，進來走在前的說：「喝酒這樣的好事，就把我們忘了。」

走在後面的說：「但我專門向老鴰投過師，都城哪家起煙，立即趕到，躲也不行。」說得其他人哄堂大笑。耶律履忙上前施禮說：「我怎敢爲一杯水酒，動駕兩位，既到寒舍，眞是蓬壁生輝，榮幸之至。」

就請兩位坐主客位，其他人也就坐了。

進來先說話的是李石，渤海人，是金世宗的母舅，當過尚書令，也算是朝廷裏的渤海人代表了。另一個叫石琚，是定州漢人，世宗很重用他，即位第二年就把他提爲參知政事，他是金熙宗時候的狀元。世宗對石琚說：「女貞人往往直接當大官，認不得民間疾苦。你曾當過縣官，民間的事哪樣不知？不論好事壞事，都要上奏。」

這些人同耶律履的結合，不用說他們都是被金世宗所重用的人，而且是最上層的執政官；其次都不是女貞人，大有春秋戰國時「客卿」的味道；再一點都是有才華的人，在政治觀點比較接近；還有一點是都精於漢學，對諸子百家都有較深的理解。從而平常有較深的感情，願當不速之客了。

他們無拘無束的喝酒暢談著，石琚向耶律履問說：「新生子何名？」

耶律履說：「我給了個楚材。」

石琚問：「什麼意思？」

耶律履說：「楚者牡荊也，我希望他以後成棵小灌木。」

李石說：「我不同意，把楚字改成棟字，讓他以後成棟樑之材。」

耶律履說：「在這一點上，我與相公有不同的看法，所謂棟樑之材，在人裏就是將相，芸芸衆生中，將相能有幾人？給上這樣一個名字是空虛的。我以爲人必須成材，才有可用，但天下不成材的人又太多太多，以後我要求兒子成棵小灌木，諒他也會體會成材之不易了，不成爲草，我願足也。」

石琚說：「難得！難得！這也表現了耶律兄謙謙爲人的精神。」

耶律履說：「就說我的名字，家父給個履字，很多人都說不好。我稍懂事的時候，曾請求家父改一個，不願做鞋。家父說：『我本意也不在此，但就算是鞋，也不錯嘛！沒有鞋，能赴湯蹈火嗎？何況我的履字是取實行，世間最寶貴的是實行，我要你實行。』從此後，我加深了對實行的重要認識，對我確實也有好處的。」

石琚說：「難怪你平常肯事事躬親，也是得力於令尊的賜名哩！」

接著話題又轉到別樣上去了，直到天黑才散。

金世宗死的時候，黃河在曹州小堤北面決堤泛濫，被水淹死了很多人。但朝廷在忙於世宗辦喪，章宗登基，無暇顧及這件事，莫說治理，就連救濟也談不上了，可憐死了很多百姓，直到百姓怨說：「新君不吉利，一登基就發生這樣的大水災，以後的日子可不好過。」

這些怨言怨語傳到章宗耳裏，他才有所感觸，就召羣臣商議，但那時已成過去，無補於事實了。當時作爲尚書右丞的耶律履，雖然不屬於他的專管業務，但也慷慨陳詞，强調要調查了解，疏通整治；也說了要救濟難民，救民水火的話。但事情一緩和，也就不了了之，這是要花大錢的事情，誰也怕出頭，也不肯出頭，馬虎混過去了。

明昌四年（公元一一九三年）六月，黃河又在衛州決堤的消息，報到都城來，金章宗召集衆臣會議說：「黃河在曹州決堤後才三年，現在又在衛州決堤了，大名、清州、滄州，都遭水淹。洪水北流，沖垮長堤十多處，河水氾濫成災，怎麼辦？」

大家面面相覷，能說什麼呢？左丞相完顏宗浩說：「先帝當了三十年國君，黃河一次也沒有決堤，現在三年決兩次，是哪點得罪了天，我聽說中原天子都會寫罪己詔，是不是主子也這樣做一做？」

平章政事僕散揆說：「很好！這確是天所爲，非天不足以賑災，就寫罪己詔罷！」

耶律履說：「我主即位還不滿四年，又沒有做過大的違天事，用什麼來罪己呢？」

金章宗聽了立即說：「這詔我情願寫，可要提出我的罪來；再說上一次曹州決堤是在先

主宴駕前三天，我還沒有正式即位，也該由我負責嗎？」

羣臣又說兩次都歸罪於章宗，也是不恰當的。耶律履又說：「以我看眼前的第一要著，還不是寫罪己詔，因爲它無補於事實。」

僕散揆說：「什麼才有補於事實？」

耶律履說：「第一要派員前去賑災，解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那些人的衣、食、住；另外再派員去親自考查決堤情況，提出眼前如何堵引，今後如何整治，提出可行方案來。不這樣怎麼辦呢？」

章宗聽了說：「派僕散揆前去賑災；耶律履前去考察，協同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提出可行治水方案來。」

會議就這樣結束。

耶律履離開都城的時候，隨身只帶了一個健僕，來到衛州決堤處，只見堤高地底，決開堤後，洪水滾滾北流，淹沒了整片的村莊田野，茫茫一片，有多數房屋都沒不見頂了，人和牲畜都不知沖到哪裏去。決堤是今年雨水多，這一帶南北兩岸都是堤，而又是個河灣，上游的水直沖下來，在這裏漫了堤，最後就決堤了。耶律履認爲今後治理有兩個辦法，乘勢在南面造個人工湖，就地勢東面築一道堤就行了，這樣洪水來時在湖裏有個緩沖，不容易泛濫；另一法是打消堤灣，重新修堤改道，直向東流。但採取哪個辦法，還必須詳細調查，估算工

程和所佔田土的得失。

離開衛州後，順著黃河南北兩岸，經大名、清州、滄州，查看了十多處大小不同的決堤情況。由於連日奔波，飲食飢飽不勻，涉水過險，到九月就在滄州病倒了。就由節度使王汝嘉派人車把他送回都城來，回到家裏，已病得不成人樣，倒床不起，上疏奏給章宗。章宗就召見耶律履的僕從，問說：「耶律履犯的是什麼病，已經到不能朝見了嗎？」

僕人說：「以奴才看不是病，是累垮了，現在已倒床不能行動了。」

章宗問：「怎麼會累成這樣？」

僕人說：「家主從離開都城，直到滄州病倒，共一百一十七天，沒有每一天吃過三餐飯，都是有早無晚，遇到才吃，接連不吃兩天的有三次，一天只吃點乾糧的日子就很多了。加上沒有每天穩穩妥妥睡過三個時辰。單憑這兩樣就支持不住了，何況他整天還操著心？」

章宗問：「爲什麼他要這樣幹？」

僕人說：「災區的條件就是這樣了，如果要吃飽睡好就要離開災區，家主又不肯顧自己。」

章宗說：「我也沒有定他的期限嘛！」

僕人說：「家主也不是因主子逼，他隨時說一個人要講良心。在災區裏看著難民，不知淌了多少眼淚？吃點乾糧也要唸：『我們還有乾糧，人家百姓吃草根樹葉了。』也就連乾糧也

不吃了。」

章宗問：「他每天都幹些什麼？」

僕人說：「整天不就是查看著爲什麼這裏決堤、今後怎麼辦，量地形高低，地面長短，半個身子泡進洪水裏的日子太多了，好在是熱天，不過太苦太累了。」

章宗有所感觸的說：「是個好人，我原以爲他是遼的皇族後裔，心頭總會消沈，想不到又會是這樣熱心。回去好好伺候，我派醫生來給他治病。」

僕人回來了。

接著醫生來看病了，耶律履只剩很微弱的一點氣了，斷斷續續的向醫生說了幾句轉達給章宗的話，醫生也就走了。

醫生轉報給章宗說：「尚書右丞耶律履的病，已經醫不好了。」

章宗問：「什麼病？」

醫生說：「操勞過度，燈枯油盡了。」

章宗說：「可憐！不能救了嗎？」

醫生說：「無法救了，脈都摸不著了。他請我給主子轉達幾句話，他這次考察的意見和成果，已交給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了；建議陛下要修黃河，年年要修，危險地段，逐步整修。不然，後患無窮，他已經不能再爲主子效勞了，請主子保重。」

章宗說：「我失去了一個好臣，可惜！」

醫生退下去了。

那天夜晚，約三更時分，一燈如豆，半明半暗地照在顴骨高起、兩眼下陷的耶律履臉上，還有在床前的楊氏夫人和三歲兒子耶律楚材。耶律履那隻乾枯的手，搭在耶律楚材的小肩頭上，微弱的聲音，在向楊氏說：「我死以後，妳可以去嫁人！」

楊氏哭說：「你放心，我永遠會撫著兒子，永不變心！」

耶律履說：「如果是這樣，妳就要教好孩子讀書，再苦再累都要做好這件事情。兒子讀好了書，他個人才會有前途，起碼妳可以少受他的氣……」

說到這裏，話就斷了，氣也沒有了，耶律履就這樣離開了人世，拋下寡妻孤兒死去。

三、三歲成孤兒

耶律履死後，金章宗爲他這種殉職精神所感動，就在上朝時對羣臣說：「耶律履在先主當政時，就深受尊重，在我手裏三年也是兢兢業業的。尤其這次衛州決堤，他奉命視察，在一百一十七天的奔波勞累中，付出了他的寶貴生命，這種殉職精神，永遠值得所有文武學習；尤其值得女貞皇族的官員學習，因爲他們喜歡嘴說，不樂於身幹了。」

然後又單獨對都水監丞田櫟說：「耶律履的視察意見和成果，都在王汝嘉手裏，你可以取回來好好看看。」

田櫟答應了。

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是個善於厮殺的武將，沒有政治頭腦，對水利這些事情，就不僅一竅不通，也不屑一顧了。六月間奉章宗命，叫他同耶律履一道視察黃河，他除表面上接應點伙食外，以維持治安爲由，從來沒有出來看過一天水情，實際就不管這件事。直到耶律履病倒在滄州，他才派一張車把耶律履送回都城。當耶律履離開滄州時把所有資料交給他，表明耶律履的高尚風格，不排擠王汝嘉，也不獨佔成果，讓王汝嘉看後也提出意見，再報上去。但是王汝嘉不理會這些，也沒有當著一回事，把耶律履那一包資料丢在外邊，自己不看，當然也不上報了。

十月份，都水監田櫟用章宗名義派人，到王汝嘉處取耶律履的資料，王汝嘉原封不動地叫來人拿走了。

接著章宗又傳旨給王汝嘉，叫他提出治黃方案來。這又使從不過問水患的王汝嘉，又嚇了一跳，這是帝命，豈敢違背？就命幾個文吏，擬定出一個在濟北埽以北建築月堤的方案，送陳朝廷。章宗以爲這是耶律履和王汝嘉的方案了，也就不加細看，就採用了。

明昌五年（公元一一九四年）正月，田櫟看了章宗批下來的王汝嘉治黃方案，與耶律履

制定的完全不同，而且有很多不實際的紕漏。他不同意這個方案，而以自己的名義，以耶律履的意見，向章宗獻策：在黃河北岸牆村打開一個口子，使河水流進梁山泊舊道，仍舊使南、北兩條清河分流。但北清河舊堤，久修未了，應該規定年限加固大堤；在梁山泊舊道居住的屯田軍戶，應該遷走。先在黃河南岸王村、宜村兩處決堤導水，使黃河長堤得到固護。這個耶律履的遺案，本來是可行的，章宗就批下來，首先就遭到尚書省的反對，是哪點不合理呢？也沒有提出來，主要還以為王汝嘉的方案，就是耶律履的意見，耶律履是本省的右丞，不要說出力，就連命也為這件事拼了，怎能不護他而同意別的呢？就是憑空感情用事，不眞正去研究眞實事情，而且大臣們奏說：「黃河水勢，不同尋常，變化不定，不是人力可以斟酌，可以指使的。而且梁山泊的淤泥已塡塞很高，北清河狹窄不能容納，如果使黃河水流進清河，山東就要受大害。」

章宗聽後，就否定了田櫟的方案，實際是否定了耶律履的意見。

那年八月，黃河在南京陽武故堤決口，滔滔洪水吞沒了封丘縣城，向東南奔瀉，到壽張沖進梁山泊，又分為兩股；北股由北清河入海；南股由泗水入淮，侵奪了淮陽以下淮河的河道。

這樣，就造成縱黃奪淮的局面，造成歷史上少見的大水災，使山東、河北、河南等路的大批農民喪失生命，倖存者流離失所，農村經濟受到嚴重破壞，完全由於金朝廷很多官員不

求實際的作風造成的。如果金章宗實施了田檪方案，這場大災難，不是可以減少損失了嗎？

天災這樣嚴重的情況下，蒙古的合底斤、山只昆等部落，認爲是天給的機會，就向金的邊境騷擾。章宗不斷接到邊報，就派夾谷清臣出師征討，選調上京等九路民族兵三萬人，並命韃靼出兵助戰。

明昌六年（公元一一五六年），夾谷清臣轉移到刺敏，而完顏安國出兵呼倫湖，攻下蒙古兵營十四座。

韃靼部長斜出，應章宗的請求，領兵前來助戰，他的兵來到時，金、蒙兩軍正在厮殺，眼看金兵人多勢衆，勝利在握。就對自己的兵下令說：「專掠蒙軍牲畜物資，不要戰鬥。」

韃靼兵奉命後，趁勢擄掠，大批的羊、馬物資，就擄走了。

金兵打勝後，什麼也沒有擄得，心中不平，完顏安國就派人到韃靼帳裏，叫把搶走的牲畜和物資送回來。使者來到韃靼營，向部長斜出傳達了送回戰利品的話。斜出說：「你回去告訴完顏安國，我是奉金主之請來助戰的，所牽的牲畜和拿的物資，全是蒙古的，沒有一件是金邦的，不會還給他！」

使者回來報給完顏安國，安國火了說：「你再去告訴他，如果不還，就要挨打！」

使者回來報說：「他說韃靼兵什麼人也不怕，要打奉陪。」

完顏安國說不服斜出後，就派兵去給章宗，韃靼出兵抗金。

章宗就命右丞相完顏襄，從臨潢出路，進攻韃靼。

完顏襄和完顏安國等，分兩路進兵，到龍駒河，被韃靼兵四面包圍，三天不得出。情勢已很危急，再等兩天，口糧斷絕，就要覆滅。完顏襄趁韃靼兵鬆懈，夜間突圍，不是逃跑，而是去擄韃靼車帳牛羊。斜出以爲是救兵來到，怕內外夾擊，就逃跑了。完顏安國領兵急追不捨，直到斡難河。

蒙古乞顏部長鐵木眞，和突厥克烈部長脫斡鄰，都出兵夾擊韃靼，殺韃靼某部落部長蔑古眞。

第二年韃靼再次起兵抗金，完顏襄屯兵大定府，向臨潢府進發。雙方爭鬥了八個多月，韃靼部長斜出，眼看自己難同金抗衡，最後到撫州投降。

廣吉剌等部，也在邊境騷擾，駐軍秦州的完顏宗浩，請求出兵攻廣吉剌。承安三年（公元一一九八年），宗浩派遣完顏撒，領兵二百當先鋒，大軍繼進，去打廣吉剌。金兵一到，廣吉剌不戰而降。宗浩領兵北上，進攻合底斤、山只昆等部，合底斤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胡必次，先後降金。

金朝連年出兵，征服了北方各族。就採取了兩項措施，來鞏固北方。第一是採納宗浩的建議，把原來設在泰州東北路招討司，遷移到金山，並增設副招討兩人，加强邊防；第二是修築壕障，以防禦游牧族騎兵的騷擾。

金兵北上作戰時，契丹發動了反抗金朝的起義。契丹人德壽、陁鎖等，佔據信州反金，建立年號「身聖」，遠近震動。陁鎖進攻韓州、懿州。

金懿州寧昌軍都統孛迭，領騎兵萬餘進行鎮壓，起義軍數萬人迎戰。後來臨潢府總管烏都論道遠、咸平府總管蒲察守純等，分道進兵，鎮壓起義，德壽戰敗，被捕送中都，起義失敗。

在契丹起義的同時，山東一帶的漢族農民，也發動了武裝起義，只是規模不大而已。在金章宗即位後的最初十年裏，向北方用兵，鎮壓起義，這些都用財鉅大，向外淌著一股銀水；而另一方面，黃河決堤三次，山東和其他地方大旱，農業欠收，金王朝的財政，就出現了所入不敷出的窘境。

爲了彌補財政上的虧空，開始大量印發交鈔，因爲交鈔發行太多，民間常常拒絕使用票額在一貫以上的「大鈔」，官府不得不以票額在七百文以下的「小鈔」來回收部分「大鈔」。

朝廷命令西京、北京、臨潢、遼東等路，凡是一貫以上的交易，必須使用交鈔和銀幣，不准用銅錢。但百姓都把「小鈔」換成銅錢，交鈔沒有人願意接受。由於官府對交鈔只管發行，不管回收，所以官府與百姓之間，在交鈔的使用上，形成非常尖銳的爭鬥。官府不斷用種種欺騙手法對付百姓，但百姓總以不願使用來對抗著。長期以來，不論欺騙也好，强迫也

好，始終協調不起來。朝廷曾以八十四車交鈔作爲一次戰鬥的軍賞，可見交鈔沒有什麼價值了。

在流通領域裏，銅錢不夠使用，而交鈔發行過多，就引起了很多不便。有大臣建議章宗說：「目前官庫中貯藏著價值一億貫銅錢的金銀，請求取出來鑄成銀幣，與交鈔相兼使用，交鈔就會安定，而民心也安了。」

章宗也同意了，朝廷就鑄造銀幣，稱爲「承安寶貨」，鑄成一、二、三、五、十兩等五種，每兩折銅錢二貫。

正式發行後，人心倒比前安定了。但發行不久，發現民間大批私鑄「承安寶貨」，裏面雜著銅錫，於是又不得不在承安五年（公元一二〇〇年）十二月，下令停止鑄造和使用了。

第二年，章宗改元泰和元年（公元一二〇一年），耶律履的兒子耶律楚材，已經十二歲了，長得個兒高，儀表好，很惹人喜愛。但這還不足爲奇，最可貴的是天賦高，聰明絕頂，讀書出了名。

耶律履臨死對妻楊氏的囑託是教楚材讀書，而楊氏在丈夫死後的九年中，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履行了丈夫的遺言。最初是自己教，後來是別人教，把楚材引上了讀書之路了。

楊氏本是宋徽宗大臣之後，北宋亡後，一家人隨徽、欽二帝擄到金廷，由於她本人的博學，受到耶律履的羨慕，才求之爲妻。所以楊氏教子讀書是勝任的，但遇上了一個與衆不同

的兒子，九歲以後，不論教他什麼，他都要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使楊氏難以解答，沒奈何就以書面派家僕去請教石琚，使這個熙宗手裏的狀元也爲之驚駭，就索性把楚材接到他家去了。

耶律履生前與石琚有較好的友情，而最主要的是楚材有突出的聰明才智，有些是出人意料的。凡是楊氏派人來請教的問題裏，石琚也只能解答一半，其他一半自己也就無能爲力了，因爲他提的是文字中沒有提到的問題。

十二歲的楚材，他通曉契丹文、女貞文、漢文，因爲當時流行的經史，都有三種文字的版本，他都讀過。

至於語言上，除上列三種外，他還能說蒙古語和突厥語，這是當時這個多民族社會裏形成的。

小小的年紀，他已讀過《易經》、《尙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白氏策林》、《貞觀政要》、《史記》等書，所以他已經有淵博的知識了。

尤其是《易經》，有獨特的愛好，也有較深的理解，石琚以爲從這裏可以看出他與常人不同之處。

耶律楚材更加可貴處，是在於不以自己有才而驕怠，相反的更加勤奮地學習。這也得力於楊氏和石琚，他們共同認識是美玉要嚴格加工的，所以他們鼓勵他不斷向前奮進，在他面

前和別人面前，再也不嘉獎和表揚他，讓他自己始感到本身的不足。本來嘛！學海無涯，一個人的生命有限，怎能涉獵完呢？

和氏璧如果沒有精湛的玉工，會成全國寶嗎？任何一個有爲的人，沒有良師，可以成嗎？耶律楚材把書讀好了，是有他母親和老師的培養。

耶律楚材的三歲孤兒，泛而言之是他的不幸，但又改成了他能讀好書的助力。耶律履是宰相級的執政人物，這種門第的子弟要讀好書是極爲困難的，因爲讀書本身是一件苦事，生活舒適的人，是不願吃這個苦頭的人，所以也讀不好書。

耶律履是個好讀書的人，也是一個清官，這與他的身世環境都有密切的關係。他是遼的皇族後裔，是金統治者最不放心的人，如果不是他有特殊才華和過硬的本領，金世宗怎肯用他？他本人被重用後，又怎敢胡作非爲，追求私利？所以臨死也不是家有千金，只是一個稍有薄遺的人。到耶律楚材開始懂事的時候，家庭生活也到白菜南瓜是好菜的水平了，這應該說成爲要讀書的基本條件，耶律楚材已淪爲普通平民，而這又成爲讀好書的起碼條件。

九歲的耶律楚材來到石琚家後，石琚問他：「你是什麼人？」

楚材自得地說：「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

石琚問：「誰教你這麼說？」

楚材說：「我自己。」

石琚說：「你摸摸屁股。」

楚材用手一摸後說：「褲子磨破了一個洞。」

石琚說：「我只見褲子破洞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卻不知道遼東丹王的八世孫，你以爲榮耀嗎？丟先人的底！」

楚材滿臉通紅，幾乎眼淚都要出來了。

石琚又問：「我們這裏這麼多族人，你最喜歡的是哪一族？」

楚材說：「漢族。」

石琚說：「我知道了，因爲我是漢族，你才這樣說。」

楚材說：「不是。」

石琚說：「明白了，因爲你母親是漢人，平常你又非常愛你母親。」

楚材說：「不是。」

石琚說：「那爲什麼？」

楚材說：「因爲孔子是漢人！」

石琚說：「你崇拜孔夫子，我不反對，但也不必以孔夫子而愛漢族。我看你也可以當契丹族的孔夫子。」

楚材吃驚地用手指自己的鼻子說：「我？」

石琚說：「你天賦很好，不信事在人為嗎？」

最後楚材滿臉通紅地站在老師面前。

四、當開州同知

耶律楚材十四歲，稍一有空，他就同石琚談著現實事情，較深地理解自己所處的現實社會。楚材問：「我聽說女貞族最恨孔夫子的，是這樣嗎？」

石琚說：「是的，金軍最初進軍曲阜，他們指著孔子像罵：『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是你說的嗎？」

就燒毀了孔廟，如果不是宗翰制止，連墓也要挖丟了。

楚材問：「為什麼現在又這樣尊孔呢？」

石琚說：「天下事都有一個過程，不了解這個事物，就無從生愛。過去的女貞人不知道孔夫子，更不知儒家學說，怎麼會尊重呢？就說國君，熙宗對儒家有所理解，就在上京建立孔廟，開始尊孔。而海陵王又一心想滅宋朝，所以又輕視儒學。世宗又大力尊孔，現在的皇帝就更信了。」

楚材問：「人家都說世宗是最維護女貞舊俗的嘛！」

石琚說：「確也是這樣，世宗曾對太子和諸王說：『你們自幼習慣漢人的風俗，不知道女貞樸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也有不曉通的，這是忘本。』後來還規定皇宮衛士不通女貞語的，必須勒令學習，不准講漢語。但漢人在數量上佔優勢，怎麼也抵不住他。」

楚材問：「當今皇帝對漢文化就比世宗開放多了。」

石琚說：「當然，他是金朝皇帝中漢文化涵養最高的一個。他十一歲時進封金源郡王，世宗就命女貞進士完顏匡和司經徐孝美教他學漢字經書了。他的宮體詩也寫得很好，如：

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
三十六宮簾畫捲，東風無處不揚花。

比之漢家皇帝的作品，也不見遜色。」

楚材說：「漢詩詞是很迷人的，懂漢字的人，幾乎沒有不愛它。」

石琚說：「只是作詩言志，一般人的詩，都不容易寫得好。剛才說海陵王為了要消滅宋朝，他不喜歡漢文化，但他卻愛寫詩，而且還寫的有氣派。他沒有當皇帝時，曾為人題扇說：

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

南下征宋時，在揚州賦詩，有句：

提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第一峯。

寫的筆力雄健，氣象恢宏，就是宋朝文人，也拍手叫好。當今皇帝也有以扇爲題的詞，他說：

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草鬥，翠絲更結同心扣。

金殿日長承宴久，招來暫喜清風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

把龍骨扇和宮女聯繫在一起，詩風纖巧綺麗，也是寫得很不錯的。但同海陵王相比，恰似英雄美人，各有千秋了。」

他們師徒這樣談長道短，將近五年多的時間過去了。誰知那天夜晚石琚都好好去睡的，

第二天清晨就沒有起來，闔然長逝。楚材失去良師，不好再住在他家，就回家來了。那是泰和三年（公元一二〇三年）春二月。

楚材回到家後，繼續苦讀，從不懈怠，很多時間都花在準備考試上了。金朝的科舉制，在金太宗佔有遼邦土地後，就實行起來，當時分詞賦、經義兩科，來搜羅漢人文士。侵佔宋朝統治下的河北、河東地區後，由於遼邦和宋朝所傳的儒家經說不同，無法統一考試，就分設南北兩科，分別考試，稱為「南北選」。熙宗時就這樣錄取文士，當然漢人考南科，契丹人考北科，至於女貞人和渤海人等，就平常讀哪家的書，就選考哪科了。

到海陵王手裏，為了統一起見，就廢除了南北選，大家都考成一樣。這樣就被迫不考經義了，單獨只考詞賦，同漢制科舉一樣了。

到章宗手裏，專設弘文院譯寫儒學經書，契丹譯的不同經義也不存在了。所以在科舉考試上，又變成漢人考進士有詞賦、經義兩科，著重於辭賦。女貞人考進士，只考策論，用女貞字答卷。

泰和六年（公元一二〇六年），金朝科舉又考進士了，科目照舊，耶律楚材也參加了，參加考試的有十七個人。除開考詞賦、經義兩科外，章宗又親自口試疑獄幾件，結果楚材答得最好。金朝又一個規定，凡宰相兒子考中進士的，就直接到省裏當辦事員。楚材符合這個條件，於是十七歲的耶律楚材，就考中了金朝進士，當了尚書省的辦事員，這也算是突出人

物了。

所有的官，都只想在朝廷辦事，不願在地方，當然威風和享受都不一樣了。但楚材不是這樣，一進朝就要求外調，章宗問他：「你為什麼要下去？」

楚材說：「為官之任在牧民，官也像放羊人一樣，我一不知羊性，二不知山川地勢，以後怎麼會把羊放好呢？」

章宗很贊成他說的話，就委他任開州同知。

耶律楚材到開州後，知州看著這個年青人來當同知，實在有點看不起。雖然說他已中了進士，但又說才有十七歲，原是省椽，這些不可能的事情，更加懷疑了。只是詳細檢查朝廷的制命，印信是沒有懷疑的，最後知道他父親原是尚書右丞，才認為是倚勢當了官，所以不把他放在眼裏。

時隔不久，朝廷又來一道文，說浚縣有一件人命案件，已判為秋後問斬，但原告不服，命再去覆審。這件案知州本人也參與過，再沒有疑點，所以想讓新來的年輕同知再應付一番，就把楚材請來說：「現在朝廷要我們去覆審浚縣的一件人命案，我把情況大略告訴你。浚縣白道口有個白家，家裏務農，有三口人，母親胡氏，兒子叫白文，兒媳徐娥英，結婚不滿三年，兩夫妻年齡差在二十上下。那天白文上山砍柴回來，喝了一杯溫茶，不到兩個時辰就死掉了，全身青黑，是中毒死。知縣薛宏義經過調查，發現那天沒有任何人進他家門，而

徐娥英的姿色很美，就判徐娥英謀殺親夫，判處死刑。現在是婆婆胡氏要爲媳婦呼冤喊屈，不服判決，你前去再應付一下吧！」

楚材聽後，默默的想了一會說：「我看其中必有冤，沒有抓到眞正的兇手。」

知州問：「以何爲據？」

楚材說：「最熟悉徐娥英的應該是胡氏，而不是知縣，如果徐娥英稍有謀殺親夫之嫌，胡氏決不會爲她喊冤。」

知州說：「你先不要存有這個成見，胡亂去捕人吶！」

楚材說：「蒙大人指點，不過我也知道判案要重證據，不重口供。」

知州才開始覺得這個人不是無知的人了。就說：「好，你去吧！」

浚縣在開州西約百里，早晨騎馬，下午就到了。到衙門口就叫門衛報了進去，知縣薛宏義急忙趕出來，到門口東張西望，然後回頭問門衛：「知州呢？」

門衛用手指說：「是這個來說的。」

薛宏義看著牽馬的年輕人，就說：「你是知州派來的嗎？」

楚材說：「是的。」

薛宏義說：「是不是來送信？我是知縣，交給我好了。」

楚材說：「我沒有帶信來。」

薛宏義說：「是知州要來，你先到？」

楚材說：「知州他不來，我來審案。」

說完從身上取出公文遞給他，薛宏義接過一看，然後瞧著楚材，遲疑地問：「同知他——」

楚材說：「耶律楚材就是我。」

薛宏義立即哈腰說：「請進！請進！」

楚材把馬牽著跟他一道進，薛宏義說：「來人，把馬牽下去好好餵著。」

衛兵就忙把馬也牽走了。

走到後堂，盥洗以後，知縣和楚材就談起來，知縣首先把案情經過說了一遍，同知州說的一致。楚材問：「公判徐娥英的死刑，是依據什麼呢？」

知縣說：「白文中毒是事實，是他家茶壺裏有砒霜。那天他家沒有來人，只有母親和妻子，白文是胡氏的遺腹子，母親不會毒死兒，兇手不是徐娥英是哪個？」

楚材問：「徐娥英招供了嗎？」

知縣說：「她怎肯，不過我已逼她畫押了。」

楚材問：「為什麼胡氏要替媳婦喊冤呢？」

知縣說：「毛病就出在她身上了，不過這也推翻不了我的判決，反正秋後問斬，結案了

事，這也是知州的意見。」

楚材認爲口頭議論是無補於事，不在人身上去找線索，就不會有新的發現。那天吃晚飯後，就在女監提出徐娥英來問，看她果然長得體態輕盈，不像個農村婦女，但穩沉持重，是不苟言笑的人物。楚材問：「徐娥英，爲什麼胡氏要爲妳喊冤叫屈？」

娥英說：「我們相知很深，她知道我不是謀殺親夫的人，今天我還在吃著她送給我的飯。我不是這裏人，是被人騙來賣給她家的。」

楚材問：「不是妳毒死，會是哪一個？」

娥英說：「我也說不上。」

楚材問：「妳男人可有仇人？」

娥英說：「他本份得很，不在地裏幹活，就在山裏砍柴，沒有人恨他。」

楚材問：「有人調戲過妳沒有？」

娥英說：「我家住處只有七家人，都是窮苦本實的莊稼人。我到他家三年多，城裏都沒有去過一次，一天到黑都同婆婆不分離，什麼人也不認識。」

只問了這麼些，就讓她回監了。第二天早晨，胡氏送飯來時，被提來問，楚材問：「妳兒子怎麼死的？」

胡氏說：「毒藥毒死。」

楚材問：「誰毒死的？」

胡氏說：「現在是天知人不知。」

楚材說：「是妳兒媳婦毒死的？」

胡氏哭說：「天吶！這是冤枉好人，天下哪有我媳婦這樣的好人！哪天她死，我也一齊死了。」

楚材說：「既然不是她，妳就要指出可疑的人嘛！」

胡氏說：「我兒子死的那天，一個人也沒來我家，叫我說誰呢？」

楚材說：「平常同妳家來往最多的是誰？」

胡氏說：「常來常往的只有我娘家的親侄子胡奎，別的就是幾個村裏的老人。」

楚材說：「妳回去吧，好好想想。」

胡氏走後，楚材也穿著便服，去了解胡奎是個什麼樣人？採訪的結果是：胡奎二十八歲，無業遊民，愛賭愛酗酒。楚材覺得可疑，就帶兩個健卒，穿了便服，藏著兵器到他住處去審他。結果他不在住處，門也不鎖，沒有值錢的東西，看得出也很貧困。結果在他枕頭下，翻出一個女人的紅綢兜肚，楚材拿了這個，就對兩個健卒說：「你們守在這裏，胡奎回來看住他，聽候我的通知。」

就趕回衙門來，從女監提出徐娥英來問：「妳可有個紅兜肚？」

徐娥英微紅著臉說：「有過。」

楚材問：「現在哪裏？」

徐娥英說：「丟掉了。」

楚材問：「怎麼丟？幾時丟？」

徐娥英說：「這是我婆婆縫給我的，兜肚裏裝有藥，說是帶了容易懷胎。但天熱在地裏幹活不便帶，我男人死的那天，他上山，我和婆婆下田地，我把兜肚解了放在房裏。結果那天家裏死了人，我只顧哭，後來我就捕來，紅兜肚的下落，我也不知道了。」

楚材把兜肚丟給她說：「妳仔細看看可是妳的？」

徐娥英說：「是我的，我婆婆也可以作證。」

楚材說：「兜肚還我，妳回去。」

徐娥英押回監去後，楚材立即命衙役去正式逮捕胡奎來。

胡奎捕來後，知縣薛宏義和耶律楚材公開升堂，楚材一拍驚堂木說：「帶罪犯！」

衙役把胡奎推了上來，跪在公堂前，兩旁衙役吼威如雷，胡奎這個無賴，本身沒有多大膽量，心裏又有鬼，就已變臉失色，抖著一團了。楚材問：「下跪何人？」

胡奎應：「罪犯胡奎。」

楚材說：「你自知有罪就好了，本官直告訴你，你毒害表弟白文致死的事，現已大白於

天下，人證物證俱全，只看你招與不招？如果坦白認罪，可以從寬處理；如果抗拒隱埋，和避重就輕，就嚴懲不貸。你聽見沒有？」

胡奎說：「啓稟老爺，我表弟白文之死，與我無關，他死那天，我根本沒到他家。」

楚材說：「你沒有到他家？」

胡奎說：「確實沒有。」

楚材說：「是你那天來到他家，取走了徐娥英的紅兜肚，可是事實？如要抵賴，有物證在此。」

說完，就把紅兜肚丟在胡奎面前，胡奎一見，就窘住了。楚材說：「徐娥英的紅兜肚，怎麼在你枕頭底下？」

薛宏義把驚堂木一拍說：「你同徐娥英的曖昧關係，從實招來！」

胡奎說：「我同徐氏沒有關係，冤枉！」

薛宏義說：「不用大刑，你豈肯招供，來人，挾！」

衙役一聲吶喊，用夾板挾住指頭，用力一收，胡奎喊天呼地，最後說：「我招，我招。」

楚材說：「我不信你不招，鬆刑！」

把刑鬆了，胡奎說：「我承認那天到他家，並在房裏偷了紅兜肚。」

楚材問：「徐娥英知道嗎？」

胡奎說：「不知道，她和我姑媽都在田地裏幹活。」

楚材說：「這話老實，就說如何放毒的事吧！」

胡奎說：「毒我沒有放。」

楚材問：「誰放？」

胡奎說：「我不知道。」

楚材說：「你不知道我知道。挾！」

一上了刑，胡奎熬不過了，就說：「放了，放了，我把砒霜放進茶壺裏了。」

楚材問：「爲什麼放？」

胡奎說：「我看徐氏長的好，想毒死白文後，我來他家上門，伺候我姑媽。」

楚材叫胡奎在供詞上畫了押，關進獄裏去。下了公堂，薛宏義有感地對楚材說：「公眞是神了，不到三天破了這個大案，我自愧是豬狗。」

楚材說：「請公不要這樣說，這是碰巧。」

宏義說：「哪裏，哪裏，這是眞才，難處在於把胡奎抓出來。佩服！佩服！」

楚材說：「我才學當官，少說好話。」

那天晚上，盛宴楚材，只是他一如往常，對辦案看得很平淡。只是應酬喝了一杯酒，多

的一口也不喝，給薛宏義這個年近五十的老官僚，給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第二天，公開宣判，斬了罪魁胡奎，徐娥英無罪釋放，全城百姓頌揚耶律青天大老爺。

一月後，朝廷免了薛宏義的職，放他回鄉；開州知州降級警告，另調他任；耶律楚材記功標彰。

第二章　城破跟隨鐵木眞

一、蒙古攻夏金

金章宗泰和八年（公元一二〇八年）十一月，章宗生病了，皇族中間對帝位的爭奪非常激烈。大體分為兩派，一派由章宗親屬繼承；一派以選賢名義要世宗兒子繼承。結果還是手掌兵權的話算數，章宗一死，就由世宗的兒子衛王永濟即皇位，史稱衛紹王，第二年改元大安。當時很多大臣都議論紛紛，有人說：「我們的國家不行了，要拿出太祖、太宗的精神來。現在委靡不振，勇氣全消，又樹起這麼一個儒君，怎麼得了。」

「衛王身體倒結實，只是膽子小，章宗雖然喜歡文，但也還不時給北方部落在『減丁』哩！看以後這樣的力量也不會有了。」

所謂「減丁」，就是金朝統治者隨時怕北方部落的壯大，就以侵邊為名，進行征討殺伐，搶劫擄掠，稱之為減丁。

「聽說蒙古出了個鐵木眞，大有當年我們太祖之樣，也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哪天南下，怎麼抵擋？」

「我看我們的衰頹下來，是全學宋朝那一套，由考科舉這些人當官，這是致命的敗著。

本來是一個雄赳赳的人，一讀書就萎了，考科舉就像牛馬被閹割，勢都去了，還能成事？如果他們那一套能治國，宋徽宗、宋欽宗何必到我們國家來？直到現在還沒有醒悟哩！」

「沒大公雞就不知天亮，皇帝是要雄武的人才行哩！」

說千道萬就是對新君完顏永濟不滿。

北方大草原裏，斡難河邊，杭愛山下，乞顏部落的部長鐵木眞，建九族白旗，自稱成吉思汗，在金章宗泰和六年（公元一二〇六年），建立了大蒙古國。

即汗位後，成吉思汗就用兵西南，出攻西夏。西夏自李乾順死後，由他兒子仁孝嗣位。仁孝庸懦，被相臣任得敬所制，手裏無權，國家事作不得主，就在國內引起戰亂，多虧金世宗扶持仁孝，平了國亂，國才免亡。仁孝就一意報金，願當藩屬，南宋已是孱弱難支，他也不來往了。

仁孝病死，兒子純佑繼立，是爲桓宗。而他的從弟鎭夷郚王安全，在羅太后的支持下，自立爲帝，就是襄宗。桓宗被廢後，就突然死去，年三十歲。羅太后派御史大夫罔執中去金朝，上表說：「純佑無能當國，已與大臣議立安全，請求賜予册封。」

金章宗派使臣來夏了解廢立原因，看桓宗也死了，羅太后又盡說桓宗不是的話，使臣回金後，金章宗派使臣封安全爲夏國王。夏國也繼續依附金朝。

那是成吉思汗二年（公元一二〇七年）秋天，蒙軍攻下兀剌海城，四處擄掠，夏襄宗李

安全調來右廂各路兵抵抗。蒙軍在夏境擄掠了五個月，到第二年二月才退回蒙古去。

到成吉思汗四年三月，成吉思汗又領兵黑水城北兀剌海關口，攻進夏境。安全聽報後，對羣臣說：「上次蒙軍來，擄掠了五個月，死的人數也沒有了，三個月才把死屍埋完。至於他擄掠的東西，會動的大如牛馬，小如豬雞，完全絕種了；不會動的金銀財帛，衣服器皿，也如水洗。上次退兵是為了搬運東西回去，相隔一年，又來擄殺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同他拼命，不能當普通的打仗看待了。」

就派皇子承禎為元帥，大都督府令公高逸為副，領兵五萬，前去對敵。兩軍相遇，就打了起來，可惜夏襄宗的良好願望，全成了空。一來是西夏兵一見蒙古兵就心跳害怕；再則眞正和他打鬥，也沒有力氣和他拼。沒有打多一會就敗潰了，高逸被俘，要他投降不幹，就殺死了，還叫俘擄兵把頭拿回來，交給安全。

蒙軍再攻兀剌海城，西夏守將投降。攻克夷門，安全派嵬名令公領兵五萬抗敵，並寄語嵬名令公說：「如果你再抵不住蒙古兵，等於殺我了。」

嵬名令公得到命令後，帶兵由山坡馳下，打敗了蒙古兵，兩軍相持兩月。並派兵去向襄宗報捷，並說：「蒙古兵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我把他打敗了，不足為懼。我軍同他不一樣的只有一點，他們吃人肉而我們不會，我已叫我的兵多吃牛羊肉了。」

李安全高興極了，就對兵說：「你回去告訴令公，在打仗中只要能牽到的牲畜，都可以

吃；如能俘到敵人的，我同意全部吃。」

那兵也高興回去了。

誰知這兵去後才半天，就有探馬來報說：「蒙軍攻破克夷門，快到都城了。」

安全問：「嵬各令公呢？」

探馬說：「陷入蒙軍埋伏，被俘走了。」

李安全眞急得一籌莫展了，就只好寄望於金，派使向金求援。當時金朝已由衛紹王永濟爲帝，聽到西夏來求救兵，衛紹王對羣臣說：「敵人相攻，是我國的福。」就拒不出兵。

蒙軍把夏都中興府包圍了，李安全惶急萬分，金朝的援兵又不到，敵兵晝夜猛攻，沒有辦法，只好城下求和。湊巧成吉思汗也派使額特，進城招諭，就同他議和。額特說：「求和可以，以什麼作條件。」

安全說：「金銀布帛，需要多少？」

額特說：「你有多大點金銀，全部拿出來，大汗也看不起，而今大蒙古國有的是。」

安全問：「別的能用什麼呢？」

額特說：「最好把公主送去和親。」

安全爲難地說：「我只有一個獨女察合，而且年紀還輕，今年才十四歲。」

額特早聽說察合漂亮，看著安全不捨，就說：「單是公主名義還不行，人還要長得漂亮，才會被大汗看得起。」

安全說：「人的模樣倒沒話說？只是，別樣還行嗎？」

額特說：「我看你眞是糊塗，捨一個女兒救了國，還有哪點不合算？十四歲的女兒正合適，就算你再養幾年，也不是要嫁出去，我還愁大汗不要，你想捨不得哩！現在你決定幹不幹？」

安全問：「不幹會落到什麼地步？」

額特說：「血洗中興府，你等著好了。」

說完就走，急得安全忙趕上去說：「我沒說不幹的話，現在我決定幹了。」

額特停住腳說：「幹了，就把女兒送出城。」

安全問：「現在？」

額特說：「對你來說是越快越好嘛！多少萬人馬留在這裏，你知道人嘴馬嘴一天要吃多少？我們可沒有帶多少糧來吶！」

安全沒話可說，就只好把公主察合用車送出城門，揮淚告別，叫額特帶走。

四十八歲的成吉思汗被這十四歲的公主陪著，也就像老牛啃著嫩草，還有什麼不滿意處呢？加上察合姿色豔美，嫵媚可人，比蒙古女人，如鶡比鸚鵡，那夜晚的佳會，就有說不完

的情了。儘管這個殺人魔王很難說話，但也同意講和，撤兵回國了。

李安全這一次吃的虧，也算是到頭了，他恨金國不出兵，就派人領兵去攻葭州，葭州是金國邊地，想奪過來。誰知金守將慶山奴，也不是弱者，一鼓出擊，殺了幾百夏兵，就大敗而回。

李安全處處碰壁，憤無可洩，就不惜拿出老丈人的身份，派使臣到蒙古慫恿成吉思汗伐金。

成吉思汗早就想伐金了，現在夏襄宗又派使臣來請求伐金，也答應了。但無詞可借，所以各方做著準備，造箭製盾，練兵養馬。

金主永濟派使臣到蒙古來頒即位詔，要成吉思汗向南拜受。成吉思汗先問金使說：「新天子是哪一個？」

金使說：「世宗皇帝的兒子衛王。」

成吉思汗呸的吐了一口，然後說：「我以爲中原皇帝是天上人下來做的，誰知這樣的庸奴也當了皇帝，還想要我下拜嗎？」

就命把金使趕走，金使只得忍氣走了。

過去金主當衛王時，成吉思汗曾到靜州去祝賀過，當時就見他十分庸儒，一點也看不起他。所以聽他當了皇帝，就藐視得很，現在把金使也趕走了，趁著秋高馬肥，帶著大兒子朮

赤，老二察合台，老三窩闊台，統兵數萬，祭旗出發。先鋒官哲別，來到烏沙堡，金派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及參政完顏胡沙，領兵抵禦，還沒有來的及加防，就見哲別來到，頓時便潰走，哲別就佔了烏沙堡和烏月營。成吉思汗也繼續前進，破白登城，進攻西京大同，留守紇石烈胡沙虎突圍逃走。成及思汗就佔領西京，及桓、撫各州，命三個兒子各領一軍，分攻雲南、東勝、武溯、豐靖各州邑，所到之處，都被攻克佔領。

金主永濟又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統兵四十萬，扼守野狐嶺。這野狐嶺地勢高陰，相傳大雁飛到這裏，遇風就落，是個西北的要隘。完顏胡沙又奉詔當後應，眞成了個重兵扼境，飛鳥難行之勢。

九部將明安對九斤說：「我們應該屯兵固守，不要同他交鋒。」

九斤說：「我有馬兵二十萬，步兵二十萬，爲什麼不同他作戰呢？」

明安就走出營。沒過幾天，有消息說成吉思汗的兵向貛兒觜移動了，明安又來對九斤說：「蒙古兵在朝貛兒觜移動了，快去襲擊，不然他佔了該地，與野狐嶺只隔一個西岡，對我們不利了。」

九斤說：「我有馬兵二十萬，步卒二十萬，何必去趕他這幾個烏鴉兵呢？」

明安氣憤地出來了，他想叫你守你說要打，叫你打你說要守，說穿了是看不起別人的意見，我看著你的下場！

九斤聽到成吉思汗攻耀兒嵩了，就召明安來說：「你到蒙古軍營去問鐵木眞，爲什麼來打金朝？」

明安來到蒙古營，就投降了成吉思汗，並把金軍的兵力佈署情況，全部提供出來。

成吉思汗就趁夜進擊，九斤毫不提防，頓時蒙古兵突入，一番砍殺，大半傷亡，九斤、萬奴等落荒而逃。完顏胡沙前來接應，聽到打敗仗後，也就跑了，到會河堡，被蒙古兵追到，又大砍大殺一回，全軍覆沒，胡沙僅以身免，逃到宣德州。

成吉思汗攻克晉安縣，分兵去攻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逃跑。蒙古兵進了關，直到中都城下。

金主永濟，驚惶失措，一籌不展，一心想跑到南京開封，幸得護衛營誓死迎戰，同蒙古兵殺了一天一夜，把蒙古兵殺退。

成吉思汗聽到沒有把燕京攻下來，留兵守居庸關，自己帶著三個兒子，回蒙古去了。

二、初會鐵木真

蒙古兵從中都城下退走後，金主永濟又緩和了一口氣，但他知道蒙兵還駐在居庸關，亡金之心不死。根據上一段的情況，和對付未來的危局，進行了人事調整，調上京留守徒單鎰

爲右丞相，紇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胡沙虎原守西京，見蒙古兵來後，不作抵抗，棄西京逃跑，來到蔚州，打開府庫，亂取府庫金銀衣物。進紫荊關，淶水縣令問了一句：「西京同蒙軍作戰，雙方各死多少人？」

胡沙虎認爲是有意譏諷，就拔出佩刀把縣令殺了。這些事金主都不加過問，反讓他當副元帥。很多大臣都不滿，而胡沙虎反而驕傲起來，自以爲是國之棟樑，金朝廷離了他就不行了，自己請兵二萬，去屯宣德。

金主只給他五千兵，而且叫他去屯嬀州。胡沙虎又不滿意了，就寫書給尚書省說：「蒙古兵來，一定支持不住，我死不足惜，爲宮裏的三千衛兵擔憂。怕十二關及建春、萬寧宮都會保不住了。」

尚書省就把這書轉給金主，並說：「胡沙虎太跋扈了，上次留守西京，棄城逃跑，現在不遂他的意，又大發狂言。」

金主數他十五條罪惡，罷職遣歸。

當時金國內連續發生叛亂，一件是益都防禦使楊安兒，跑回山東，聚衆橫行，四處劫殺；二件是千戶耶律留哥，本是遼邦人，降金後得的官，現在也歸附蒙古，佔領遼、金東州郡，自立爲遼王。

金將完顏胡沙，領兵去討耶律留哥，大敗而回。胡沙虎的親信，趁金兵敗回之機，諫議

金主說：「目前蒙兵在外，亂兵在內，以後內外勾結，發動總攻，朝廷難保了。正在用人之際，不如調胡沙虎出來爲國效勞。」

金主就召胡沙虎，復右副元帥職，命他領兵駐屯中都北面。右丞相徒單鎰說：「胡沙虎舊性難改，不堪負重任，不能讓他住在都城北，最好離遠一點。」

金主不聽。

胡沙虎對金主永濟，心懷不滿，所以天天打獵，不理軍務。金主就派他帶兵去到居庸關打金兵，他就更加不滿。就同私黨完顏丑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三人，私下議定，造起反來。

胡沙虎不說自己造反，反說別人造反，他號令軍中說：「奉詔入討知大興府徒單南平。」

士兵哪裏知道是假，就跟隨他同進中都。胡沙虎屯兵廣場門，派心腹徒單兵壽，去召南平，南平不知是什麼事，也就應召而來。胡沙虎騎馬等著，見南平到來，大叫說：「你敢謀反嗎？」

南平嚇了一跳，正要答辯，那胡沙虎已拔出腰刀，把南平劈落馬下，就進東華門。

護衛斜烈、和爾等，引他進宮，胡沙虎就自稱監國都元帥，陳兵自衛，遍邀親黨，置酒高宴。

第二天，用武士脅迫金主出宮，住在衛邸，留衛兵兩百多人看守，並叫黃門進宮把玉璽也收來。保管玉璽的尚宮左夫人鄭氏怒說：「璽是天子所掌，胡沙虎是個人臣，他拿去幹什麼？」

黃門說：「現在時勢大變，主上都不保，何況是一個玉璽呢？御侍也要考慮自免之計才行！」

鄭夫人厲聲說：「你們是宮裏近侍，恩遇更隆，主上有難，應該以死相報，爲什麼爲叛臣來奪璽呢？我可以死，璽可不給！」

就閉著眼睛，一聲不吭。

胡沙虎想由自己篡位，但還有個右相徒單鎰，民望所歸，不得他的同意，事情難辦，而他因從馬上跌下來，傷腳住在家裏。胡沙虎厚著臉皮，到徒單鎰家去拜訪，試探他的意見。一見面，徒單鎰就說：「從眼前情況看，翼王珣是章宗哥哥，衆望所歸，元帥如能迎立，也是萬世功勳哩！」

胡沙虎聽後啞了，不好再說什麼，只好出來。就叫宦官李思中到衛王府，毒死金主永濟。另派徒單銘等到彰德迎翼王，來燕京即位，立子守忠爲太子。

胡沙虎因完顏綱領兵十萬，在縉山領行省事，怕他不服，就騙他回來，設下埋伏，把他打死，並把守邊部隊撤了，各回各郡。

成吉思汗聽到完顏綱的邊防已撤，就又進兵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拒戰打敗，蒙古兵乘勝逼中都。胡沙虎當時腳疼，坐車指揮部隊，大敗蒙古兵，但腳疼加劇，就召高琪入衛，限定第二天到京。

高琪過期才到，胡沙虎責他違令，就要斬他，金主珣說：「大敵當前，從寬處理，不要殺他。」

胡沙虎就命高琪帶著他自己的兵，出城去打蒙軍，並說：「打勝了贖罪，如敗就斬首。」

高琪領兵迎敵，從晚到第二天黎明，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睁眼。金兵正處下風，就被蒙古兵所乘，眼見得支撐不住，只好敗回。高琪就對軍士說：「我們雖然得逃脫了，但還是難免一死，蒙古人殺不死，要遭胡沙虎殺。不如把逆賊胡沙虎打了，再作計較，不知大家的意見如何？」

軍士齊聲大叫：「願從命命！」

就退回城，一哄到胡沙虎第，把他圍住。胡沙虎知道事情不妙了，就忙跑到後園，想翻牆逃跑，只因腳疼，不方便攀登，匆忙間被衣服絆住，從牆跌下來，傷了腿不能站起，就倒在地上。高琪領兵進來，四處搜索，見了胡沙虎，豈肯容情，手起刀落，分作兩段，把頭割了，入宮請罪。金主反而慰撫說：「你把禍害除了，是大好事。」

下詔宣佈胡沙虎罪惡，追奪他的官爵，命高琪為左副元帥，所有將士，論功行賞。

蒙古兵四處攻略，所到之處，難以抵擋，連陷金九十多郡。兩河、山東數千里，屍骸遍道，雞犬為墟。再進兵攻中都，成吉思汗覺得擄掠的財物太多，必須運送回去，就派額特去給金主講和。額特見了金主便說：「大汗說你山東、河北郡縣，全為我所有，你所守的只有燕京，也不難一鼓蕩平，但天既弱你，大汗不忍再逼你，你快進行犒師，消消將士的怒氣，大汗就會退兵了。」

金主說：「請你在客館等等，我同衆臣商量一下。」

額特退走後，金主同衆臣商量，高琪主戰，左丞相完顏承暉主和，爭辯了好久後，多數人認為實力抵不住蒙古兵，只有求和為上。金主就命完顏承暉同蒙使額特去商量議和條件，承暉來見額特說：「我主決定議和了，不知條件如何？」

額特說：「我大汗不比你主，議和還像做買賣一樣，要金多少，銀多少，帛緞多少，還要哪幾座城，照著西夏就行了。」

承暉問：「不知西夏條件如何？」

額特說：「最簡單不過，把公主送給大汗，一切完事。」

承暉說：「我回去商量。」

額特說：「我們蒙古人辦事可不像你們，什麼事要當場決斷，要和把公主送出來，時間

不能晚於明天清晨，我就領公主回營。不啦！那你就準備打，我回去後，不過一時辰，大汗就會攻城了，一言爲定，沒有多餘話說，可聽清了？」

承暉說：「聽清了，聽清了。」

就離開客館，回到宮裏，把情況轉報金主，把金主也爲難了，他說：「我沒有未婚女兒，怎麼辦？可能他不了解，你去再同他商量一下。」

承暉也膽怯了，他想商量不會有好結果，惹對方火起，就會殺進城來，就玉石俱毀了。他說：「我倒想起一個辦法來了。」

金主說：「什麼法？」

承暉說：「把永濟的幼女送出去。」

金主說：「能行嗎？會不會說我無情？」

承暉：「什麼有情無情，眼前要考慮的是明天不要叫他殺進城來，保住全城生命財產。蒙兵殺人，就像割草一樣，太可怕了。」

金主也不說什麼，就把永濟的幼女，飾作公主，當天晚上，就由額特領到蒙營去了。

成吉思汗，驅軍北還，出居庸關，把擄來的兩河、山東少壯男女數十萬，全部殺死，把難以數計的金銀珠寶和貴重財物都運到蒙古去了。

金宣宗完顏珣貞祐二年（公元一二一四年），二十五歲的耶律楚材，由地方調回京裏，

已經有三年了。他是完顏永濟崇慶元年調回來的，眼看著金朝的國勢，已是日薄西山，而蒙古卻强盛起來了，蒙古這個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掠奪爲榮，以殺戮爲能，鐵騎所到之處，生靈塗炭，它的終局會是什麼樣呢？使得年輕的耶律楚材，感到十分茫然，好像自己的所學所知、所願所能，都全無用了，成了一個社會上的多餘物，精神上苦悶極了。

當時的中都燕京，也是佛教的中心，不僅佛寺林立，有學問的高僧也不少，這對處於徬徨之中的耶律楚材，也產生了吸引力。他開始尋求佛主之道。後來就拜在萬松老人的門下，作爲弟子，這萬松老人，對佛學和儒學都有精深的造詣。耶律楚材在朝裏，也不是負責工作的主要成員，加上朝內大臣，互相傾軋，大臣都整天講是非，無事可做，所以楚材就全力以赴，跟萬松老人潛心學習了近三年，受到很深的影響，最後產生了一種「以佛治心，以儒治國」的願望。他把這個意向對萬松老人提出，萬松老人說：「對你來說，應該如此，出世是不可取的。」

楚材問：「現在已是個萬惡天下了，用什麼去克制他呢？」

萬松老人說：「以一善以治萬惡，堅持爲善，萬惡成灰。」

這也成爲耶律楚材以後的人生準繩了。

全主珣因怕蒙軍再來，就想遷都到汴京，以爲苟安之計。右丞相徒單鎰進諫說：「聖駕一動，北方就守不住了。現在已經講和，就聚兵積糧，固守京都，才是上策。如果以遼東爲

根本，靠山面海，備禦一面，還不失為中策。如果遷到汴京，無山川之險，四面受敵，那時就無法對付了。」

金主說：「這裏的苦，我受夠了。」

沒有接受諫議，徒單鎰憂愁死了。

金主就命完顏承暉為都元帥，穆延盡忠為左丞，太子守忠留守中都，自己帶領六宮，到汴京去了。耶律楚材在留守的尚書省裏，提升為左右司員外郎，也就是尚書省所轄司的次官了。

金主遷都的事，被成吉思汗知道了，他怒說：「既同我講和，又要遷都，明明是對我不信任，用和議作緩兵之計，我難道要受他欺騙嗎？」

就大閱兵馬，再行南侵。

當時金國內亂軍作亂，把主帥索溫殺了，另推卓達等為帥，打敗京都防兵，遣使向蒙古求降。成吉思汗就派金降將明安等去助卓達，他們的兵正在圍攻燕京。

金主聽到被圍，急召太子守忠來汴京。守忠一走，燕人更怕。蒙古將木華黎，正打遼西北京，守將銀青打敗仗回來，為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所殺，改推寅答虎為帥，就向蒙軍投降。遼西各郡，聞風歸附，單剩了一座燕京城，就是銅澆鐵鑄，也是孤危萬分了。

留守都元帥完顏承暉，因穆延盡忠在指揮作戰，就把兵權全部交給他，自己就總攬大

局，飛書到汴京，請求救兵。金主命左監軍永錫，率中山眞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率大名軍，共約數萬，去救援燕京。又命御史中丞李英主餉運，行省孛朮魯爲後應。

御史中丞李英，原來是個酒鬼，平時就佔著高職，不務政事，早餐就喝酒了，整天都在昏昏沈沈裏。這次叫他運糧供應燕京，也不當成一回事，蒙古兵前來劫糧，他也全然不知，來到霸州，半路上遇著蒙古兵，衝殺過來，把糧車全部劫去。李英還是酒氣醺醺，似醒非醒，蒙古兵殺到馬前，亂搶搠死，所有的運糧兵都被殺盡。慶壽、永錫聽到糧被敵人搶走，怎麼行軍？就只好回來，從此燕京援絕，內外不通了。

完顏承暉同穆延盡忠商議，說只有死守，但盡忠含糊其辭，沒有作堅定的回答。承暉自知必死，就辭別家廟，自作遺表，交給尙書省令史師安石送到汴京去。遺表裏大致說穆延盡忠只知保命，不知保國，有奸無忠，決不可靠。元帥高琪，口頭主戰，見敵畏縮，謀國不忠。說自己不能保燕，死有餘辜，懇主上速任賢去邪，整軍經武，以保弱局等語。一面盡出私財，分給家人，全家都痛哭流泣。承暉神色泰然，服毒殉職。

盡忠決心回南，一切收拾好到通元門，忽見一羣婦女向他招呼，仔細一看，都是留住燕京的妃嬪，盡忠都對她們說：「我先出城去試試，如能走脫，就來接妳們一道啓程。」

各妃信以爲眞，就讓他出城，他不惟帶著全家老小，就連看門狗也帶走了，但出城後就再也不見他回來了，大家才知上當。大家不知所措的時候，蒙古兵一擁而入，老的醜的，死

在刀下，少壯婦女全被擄去，任情姦污去了。

成吉思汗進了燕京城，他對這個金都，非常喜愛，但立即又覺得可能是好地方把金的君臣腐化掉了。他想召集一些金大臣談話，但一時找不著會說兩樣話的人，只有一個老宮女會講蒙古話，把她召來問說：「可見金主無能，他的臣下連會講蒙古話的人都沒有。」

老宮女說：「有！只是朝廷遷到汴京，多數人都走了。」

成吉思汗問：「這裏還能找出一個會說蒙古話的人嗎？」

老宮女說：「笑話！莫說一個蒙古話，會說六七種話的人，都大有人在。」

成吉思汗問：「哪六七種話？」

老宮女說：「女貞話、契丹話、渤海話、漢話、突厥話、韃靼話和蒙古話。不惟會說，而且通文，天上的事情他懂，地下的事更不用說了。」

成吉思汗說：「一定是中原人。」

老宮女說：「我說的這個是契丹人。」

成吉思汗問：「什麼名字？」

老宮女說：「他叫耶律楚材，當的官是左右司員外郎。」

成吉思汗就派很多人，受老宮女的指揮，去找耶律楚材來。

不多一會，耶律楚材來了，向成吉思汗行了禮。見他身高八尺，美髯垂胸、五官端正、

聲音宏亮，看著惹人喜歡，成吉思汗說：「吾圖撒合里！」

這話是蒙古話的「長髯子」。楚材說：「大哥莫笑二哥，都是一樣貨色。」

這話也是用蒙古話說的，成吉思汗也是個長髯子，成吉思汗聽了，也就大笑起來。然後說：「療、金是世仇，朕已替你把仇報了。」

耶律楚材嚴肅地回答說：「我和我祖父、父親都在金朝做過官，既然是人臣，怎麼能懷有二心，仇視君父呢？」

成吉思汗聽了這個回答，就很賞識了，心裏想：「此人可用。」耶律楚材問：「主子是想征服金邦呢？還是來搶點東西？」

成吉思汗萬沒料他會問得這樣直率，而且也不好回答，就反問說：「你看呢？」

耶律楚材說：「從三次攻中都來看，是有想統一的雄心；而從進城行動來看，主要還是來擄掠一番。」

他這話正說在成吉思汗的心靈深處，就佩服他有才。問說：「怎樣才算是統一的行動呢？」

耶律楚材說：「如果把別人征服而統一過來，就首先要把被征服的人待做自己的親人。就是說不要威服，而要德服。不過這一點對你說了也白說，因爲你從小長大，只知道殺人消族來維護自己。」

成吉思汗問：「你看我現在的最大缺點是什麼？」

耶律楚材說：「一是殺人，二是破壞莊稼，你們可以吃人肉過日子，中原人不會。中原人天天要吃糧食，你們要糟蹋，誰會服氣呢？」

成吉思汗見他敢說，有些話聽起來實在刺耳，但無法反駁。過了幾天，離開燕都回蒙古的時候，把耶律楚材帶走了。

三、西征的前夕

成吉思汗和耶律楚材雖然結合了，乍看起來，是個很好的相遇，認識他們的人，也會祝賀這一對好君臣的結識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他們相互的猜疑，遠比信任大得多，兩人的結合也只是形式的，而不是內心的，這從他們相互見面時短短的幾句對話，即表現出各自的心情。

耶律楚材的年齡不大，官也很小，但他滿腹經綸，一般人都不容易放進他的眼裏，雖然成吉思汗以無畏的雄才大略，創建了一個大蒙古國，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打的西夏和金國都奄奄一息了。但是他的擄掠和殘殺，使耶律楚材這儒佛信仰很重的人，對成吉思汗所產生的是厭惡，而不是欽仰。所以可以認爲不是成吉思汗的召見，耶律楚材絕不會去自動投奔

他；如果燕京不被蒙古佔領，自己不是俘民，他也不會輕易跟著成吉思汗到蒙古來。耶律楚材對成吉思汗說的話是粗魯的，他有一種企圖，使成吉思汗看不起自己好。但成吉思汗確也不是個凡夫，他容忍過去了，而這一點又引起耶律楚材對成吉思汗的好感，不忍把他看成是無知識的游牧人。

成吉思汗對耶律楚材，是不是感到如獲至寶呢？不是的。成吉思汗雖然沒有學問，但他有寶貴的人生經驗，還有銳敏的智力，這也不亞於耶律楚材的知識。成吉思汗是突然發現耶律楚材的，最初因他會說六七種語言而稍稍看重，但他自己也懂三四種語文，而且在很短時間裏就學會的，所以也不當作一回事。至於說耶律楚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這些也不放在心上。在談話中，除了耶律楚材忠於金朝，不敢二心這一點有所欣賞外，但也好像教訓了自己一場，所以很感不快。之所以把他招來，只是想利用一下他懂各族的文字，至於軍政大事，成吉思汗就半點也看不起他，所以也根本沒有想叫他當個什麼官，隨身帶著當個屬員了。

成吉思汗十三年（公元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突然得到一個從西方花剌子模國的報告，說蒙古商人在花剌子模國的訛答剌城，完全被殺，而且全部財物也奪走了。其理由是這些人是蒙古間諜。

成吉思汗大為震怒，認為是奇恥大辱，把帽子脫了，腰帶解了，跪在地上向天禱告說：

「我鐵木貞如果不報此仇，誓不爲人了。」

就要發全國的部隊，進行西征。

蒙古西面與花剌子模接壤，是一個西方回教大國。成吉思汗打敗金國後，就派使臣到花剌子模國通好，名是修好，實際是去摸底，成吉思汗認爲夏和金都打垮了，如有利可圖，就該向外發展了。

花剌子模的國王叫阿拉丁，蒙古使臣到後，就獻上國書，阿拉丁打開一看，上寫著：

我知道貴邦國大兵强，甚願修好，我愛貴國之君，如父之愛子。君當知我已征服女貞，統治中國諸民族，戰士如蟻蛭之衆，財富如金穴之多，無須覬覦他人土地，所望者，彼此修好，互市爲利，想正同也。

阿拉丁看後，非常不愉快，因爲言詞驕狂，就把丞相召來，吩咐了幾句，丞相就對蒙使說：「你們的國君叫什麼名字，太狂妄了，我家國王非常生氣，要你反省，什麼叫作我愛貴國之君，如父之愛子？把話說清，再談別的。」

把話說完，就來了兩個持刀衛兵，把蒙使押到一間暗室裏，關門上鎖就走了。

蒙使關進暗室裏，認爲糟了，怎麼去當別人的爹呢？不過這話確是鐵木眞說的，由於對

蒙古草原的無敵和夏、金兩族的戰敗，鐵木眞的眼睛裏沒有人能比過他了，其實何嘗如此。就說這花剌子模，境內農商發達，人煙稠密，城寨林立，文化水平很高，比西夏和金都不遜色，而蒙古草原的游牧者，就完全比不過他了。由於蒙使是一個漢人，他名張恢，大名人，善於口才，成吉思汗才派他來，也才看出這些情況。他認爲處於這樣的情況，只有誠心認錯，求得對方的諒解，才有希望回去了，就大聲喊叫：「我要求同丞相說話。」

看守兵去報給丞相，丞相又去找國王，對國王說：「蒙使要找我說話，怎麼對付呢？」

阿拉丁說：「我們對東方過去也沒有大交往，主要那是個窮地方，就是做生易，也要你來我往，我們帶製成品去，他沒錢買，又沒東西來換，所以交往不起來。現在突然來了這麼一個人，又帶來這麼一份書，我懷疑書裏說的是假，怕是來探國情，或是來做見不得人的事。如果探明確實有這樣一個國，而且眞能有商業往來，就把他放回去，我們不同東方交惡。」

丞相探清國王的意圖後，就到關張恢的地方來，叫衛兵把張恢帶出來問：「你找我說什麼？」

張恢說：「我是使臣，我不知國書裏寫的是什麼，所以也無從反省。至於說父親愛兒子，這也是表明我家大汗對你家國王的親熱，出發點不是有意侮辱，這是可以理解的。請求國王能夠重視雙方有利的通商，而不要引起誤會，節外生枝。」

丞相說：「你們同我們通商，能賣個什麼呢？」

張恢說：「不說別的，單是牛羊你們也吃不完。」

這個回教國一聽這個，爲之動心，就問：「一年能賣幾百隻？」

張恢哈哈一笑說：「幾百隻頂個什麼事，少則十萬，多則百萬，我們有的是。」

丞相問：「別的有貴重東西嗎？」

張恢說：「鹿茸、麝香、虎骨、熊膽，我們都有，這次我家大汗都叫我帶些給國王來了。」

丞相問：「現在東西在哪兒，何不早說？」

張恢說：「禮品在宮門外，我的人帶著。我才見國王就惹了他的怒，推來到這裏，哪有時間說？」

丞相看出沒有什麼可疑，就派人把宮外的蒙人帶進來，把禮物帶上，與張恢一起又去見國王。丞相進去向國王報告了情況，阿拉丁出來見張恢，張恢上前獻上禮物，阿拉丁又高興了說：「爲我謝謝你家大汗，我看他很好武，送兩把我們百姓造的刀。」

張恢也接受了，就辭出來，阿拉丁說：「我們歡迎你們的人來做生意。」

張恢說：「我把國王的好意轉給我家大汗。」

就辭出來了。

張恢回來的時候，有些花剌子模的商人跟著他到蒙古草原來買藥材和牛羊。張恢向成吉思汗轉奏了阿拉丁的意見，他很看得起花剌子模造的刀，他說：「中原的刀還沒有這樣靈巧，只不知耐不耐廝殺？」

過了不久，花剌子模的商人也深入到斡難河來了，成吉思汗就派幾個信僕，和畏吾兒商一百多人，帶著東方貨物，到花剌子模去貿易。這批商人來到花剌子模國的錫爾河附近訛答剌城時，不料那裏的守將亦訥勒朮，看著這些商人的貨物眼紅，看著這些蒙古人又是癡頭呆腦的，很沒有靈活性，就當成一個機會，認爲可欺，想把貨物全部搶爲己有，就說這羣人是蒙古間諜，全部抓來斬首，並奪其財物。

消息傳到蒙古後，成吉思汗大怒，便要西征了。

耶律楚材本來在苦悶中，他在金國生活慣了，到這蒙古來，恰像是老鼠從米籮跳進糠籮裏，吃的困難了。這種簡單的生活，使他難過。但他覺得人能我亦能，忍著度過，還是可以，更痛苦的是自己「以儒治國」的懷想，完全渺茫，根本用不上。就想離開這裏，但又上哪兒去呢？遼完了，金、夏也完了，宋朝也奄奄一息，眞有天地雖大，無我立錐之地的感覺。現在成吉思汗又要用兵了，用兵就是殘殺和掠奪，我跟著這樣一個殺人魔王，有什麼意思呢？忍不住就去對成吉思汗說：「大汗，你要西征了嗎？」

成吉思汗說：「我已經發佈了命令，你也要去，你可懂回文？」

楚材說：「沒有學過。」

成吉思汗說：「眞可惜，我聽說西域多是回族國，如果你懂了，對我幫助就大了，現在只有張恢會一點，我看也蹩腳。」

楚材說：「眞需要的話，我可以用三至四個月時間就可以學會了……」

成吉思汗截住說：「你這話我信，當年我向札木合學突厥話，也只是三個月就全會了。現在我叫張恢同你在一起，同吃同住，這樣好學，限你一百天學下來。」

楚材感到自己又把話說錯了，我學回文幹什麼，眞要跟他去殺回族嗎？就沒有答應，他說：「我想給大汗建個議。」

成吉思汗說：「什麼事？」

楚材說：「暫時不要西征。」

成吉思汗說：「爲什麼？」

楚材說：「得不償失。」

成吉思汗問：「你可知我爲什麼西征？」

楚材說：「花剌子模殺了蒙古商。」

成吉思汗說：「我以爲你是不知而問，我看你是有意阻撓。什麼叫得不償失？他殺了我蒙古商百多人，如果我不去爲他們報復，我還當什麼大汗？國與國中間的事，我寸步不讓。

他又搶貨又殺人，天下哪有這樣的壞蛋，你不心疼嗎？叫壞人逍遙嗎？」

楚材說：「我是說先禮後兵，先派使臣去交涉，到萬不得已時才用兵。聖人說：『兵者，凶器也。』把力氣使在治國上。」

成吉思汗聽了哈哈大笑說：「廢話、廢話，我快滿六十歲了，什麼樣的日子都過過，事實告訴我世上只有力服，什麼先禮後兵，派使臣都能頂事嗎？他會把你斬了。」

楚材說：「我替大汗去當使臣。」

成吉思汗說：「敢殺商販的國家，只能用武力報復，我的國很富有，金銀滿倉，糧食成山，誰敢擋我？你替我好好學回文，到花剌子模去替我貼大汗的回文告示！」

說完，就衝出去了。

楚材感到失望極了，他想成吉思汗和自己，雖然生活在一個世界上，但不是一樣人，一個國家單是金銀滿倉，糧食成山就夠了嗎？只好回到自己住的帳篷裏來，由於不願跟他一道出征，無論如何他要離開這裏了，且準備天黑就離開，打定了主意，正整理著自己要帶走的東西。

突然，一個四十左右的人進來了，後面跟著一個扛著行李的蒙兵，把行李在地上一摔，匆匆走掉了。那人說：「耶律先生，我叫張恢，有幸能同你在一起。」

楚材感到很厭惡，自己要走了，怎麼來了個絆腳人？但只好說：「誰讓你來，不是大汗

要出征了嗎？」

張恢說：「是大汗叫來，要我教回文給你，其實我也是半瓶醋，怎麼敢說教你？只是大汗說的話，誰敢說不呢？」

楚材問：「你是漢人？以前我不認識你。」

張恢說：「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耶律楚材吃了一驚，怎麼他敢這樣說：「怎麼你敢說這樣的話？」

張恢說：「我們大汗敢殺千殺萬，爲什麼我不敢說這樣一句話呢？何況你我都是鼻煙盒，隨時要用一用，但永遠也成不了和粘粑的木碗。我看你像個聖人，也不肯像小人一樣爭個口頭是非，在這個大草原，找個能說句心裏話的人，還是不多哩！」

耶律楚材完全同意他說的話，但不敢放心，他問：「你到過花剌子模，這個國家也像蒙古部落嗎？」

張恢說：「哪裏是，各方面有宋朝的水，比你我的主子金邦，有過之無不及。」

楚材說：「既然如此，你應該建議大汗不要去打他，以免千里迢迢，去死在那裏。」

張恢嘻嘻一笑說：「這裏不是中原，天上的神都和中原不一樣。孔夫子的治國之道行不通，他講的什麼禮治、仁政，都行不通；孫子兵法，也是廢物。最靈的是大汗的殺、搶，我怎敢阻攔？」

楚材問：「你說打花刺子模會勝嗎？」

張恢說：「大汗對我說了，只要有一個人不服，不論他在天涯海角，都要打服他。我現在都認爲可能，我一點也想不起來這個人會死。」

楚材問：「你以爲在他手下，會出頭嗎？」

張恢說：「我不行，但你一定出頭。在他手裏要出頭，確實要有本領，有本領的人他最服。我只懂幾句回文，比較起來，也看待的不薄。如果你懂天文，能預先說準幾件事，他就服了。現在他對你是很尊重的，他說你是金朝的聖人，懂六、七種語言文字，如果盡快把回文學好，就更加看中了。」

這番話對耶律楚材也起了作用，他覺得自己眞的離開了這裏，只有去隱姓埋名，但自己還不滿三十歲，就此罷休，又不甘心，辛辛苦苦讀來的書，就此罷休，實爲可惜；另外有張恢這樣一個人作伴，以後也不會寂寞，就想跟著去西征一次，看看成吉思汗如何對付這個大回教國。再想拿出點心來把回文學到手，也是一個難得機會；而成吉思汗自己以三個月學會突厥語爲榮，自己在這方面也該亮一手給他看看，就想隨征了。對張恢說：「回文能不能學到手，全在先生了。」

張恢說：「我倒毫不保留，不過不要把我當先生。」

楚材說：「你我都是讀書人，怎能同蒙古人相比，就是免我磕頭拜師，稱呼哪能丢

掉？」

張恢說：「從教育蒙古人的角度說，我接受好了。」

從此，耶律楚材就稱張恢爲老師。

四、打花刺子模

成吉思汗十四年（公元一二一九年）夏六月，蒙古兵二十萬都集中在斡難河上游，準備西征。原定秋季出兵，但各軍集中完畢，駐在一地供應麻煩，加上成吉思汗報仇心切，就準備提前出兵，把部隊分爲四軍：

第一軍：命次子察合台、三子窩闊台統領，任務是攻訛脫拉耳城。

第二軍：命長子朮赤統領，爲右手軍，順錫爾河而西北，攻佔上沿河城寨，進攻目標是氈的。

第三軍：命阿剌黑、速客圖、托海三將統領，爲左手軍，攻伯訥克特、浩罕等地。

第四軍：由成吉思汗和四子拖雷統領，渡錫爾河，直取布哈爾，以斷阿拉丁與河中府的交通，而絕錫爾河受圍各城之援。

最後各軍完成任務後，會師撒馬爾干。

命令下達後，第二天，全軍祭旗，準備出發，忽然烏雲滾滾，狂風大起，天色如晦，風停後就雪花飄飄，雪深三尺。將士們雖不敢亂說，但每個人心裏，都認爲不祥；就是成吉思汗，也不敢堅持出兵，就準備以缺馬料爲藉口，命令緩期出兵。就在這時，耶律楚材來見成吉思汗說：「大汗爲什麼不發令啓程？」

成吉思汗爲難地說：「你看這天？」

楚材說：「這是好兆頭嘛！這就是克敵的徵兆了。」

成吉思汗仍有懷疑，楚材說：「六月下雪，是主肅殺。但要看是什麼情節，如果是收割和辦喜慶，就不利於我；但現在是祭旗出兵，就不利於敵了。」

成吉思汗又有點喜氣，但還是問：「可以出兵嗎？」

楚材說：「當然要出，走出三天，就沒雪了。」

成吉思汗就下令啓程，揮軍前進。張恢都爲楚材擔心，他說：「楚材兄！我給你建個議，你對大汗說的話，其他的我沒意見，最後一句說走出三天就沒雪這句話說不得。」

楚材問：「爲什麼？」

張恢說：「容易現形。」

楚材說：「張老師！你無須爲我擔心。」

話雖如此，張恢仍替楚材提心吊膽。到第三天經過的地方，天乾地晴，根本都沒有下過

雪，不僅將士們驚異，就是成吉思汗也吃驚了。他問耶律楚材：「你怎麼會知道走出三天無雪，是不是養得有報耳神？」

楚材說：「我沒有養神，我會看天象。」

成吉思汗說：「眞了不起，你替我隨時看著點，事先能知吉凶，就事事都好辦了。」

成吉思汗就大力宣揚說：「天下雪的事都看準了，敵人打敗仗的事又往哪裏逃？」

將士們也就信心十足。

二十萬蒙軍，號稱六十萬，直向南行，經烏魯木齊，到伊犂、巴爾克什湖以南地區集中後，主力直指錫爾河，而另派哲別一軍，從合失合兒，經過拔汗那，進襲錫爾河南岸敵軍的側背。

花刺子模知道哲別的行動後，就十分害怕，就把錫爾河沿岸的所有部隊，都撤到拔汗那這個小國裏去躲避。等到錫爾河沿岸空虛的時候，蒙古主力軍，就出現在錫爾河了。

蒙古第一軍在察合台和窩闊台的帶領下，來攻訛脫拉耳城，這就是殺蒙商的地方，仇氣特別大。訛脫拉耳在錫爾河邊，扼東西交通孔道，城分內外兩層，守備完整，糧儲充足，原來由西域將哈伊爾汗駐守，有步兵三萬。花刺子模國王阿拉丁聽到蒙古兵去攻了，知道情勢危險，就再分一萬騎兵，命哈拉札汗去助守。

察合台和窩闊台來到後，就圍攻城池，只因城堅難攻，一連五個月都攻不下來。但守城

軍士氣消沈，內心害怕，因爲殺蒙古商人和搶人財物的事情，歷歷在目，知道蒙古軍不會輕饒。哈拉札汗見到這點士氣，也冷了心腸，就同哈伊爾汗商量說：「以我看這座城守不住了，因爲兵懷懼心，士氣低落，長此下去，必有危險，我說議降了事。」

哈伊爾汗知道蒙古兵是爲自己來，決無生理，所以說：「你我是國家供吃供穿的大臣，國家有難，只有以身殉職，哪能去投降敵人？士兵懼敵，只要我們加緊看好，也不敢開城投降。」

哈拉札汗說：「要看守的士兵，怎麼還能打戰呢？」

哈伊爾汗說：「當將的帶頭議降，怎好對得起士兵？」

哈拉札汗說：「議降還可以提條件，不算丟人。」

哈伊爾汗說：「求降還會有什麼好事，我要以死報國。」

由於兩將不和，兵心更亂，不久，哈拉札汗帶領所部精兵，打開城門衝出來，企圖逃跑。結果被蒙軍抓獲。就探得城內虛實，立即攻城，外城被蒙軍攻破。哈拉札汗想投降，察合台說：「不忠於主子的人，我們不要。」

就把他和俘兵統統殺死。又把外城百姓騙出城來縱容蒙軍進城擄掠。

哈伊爾汗因外城已破，就帶親兵退守內城，屢屢出戰，相持又一月，幾乎全部都死光了，內城就陷，但還要進行巷戰。

蒙古兵想生擒他，四面肉搏去圍他，哈伊爾汗只剩兩個兵了，爬到房頭去格鬥。從卒也死光了，用瓦砸敵，婦女們在牆底下用磚支援他，但最後力竭，被蒙軍活擒。

第二軍朮赤，率領部衆順著錫爾河北進，先到昔格納克城，朮赤派人進城要他們投降。城裏把使者殺了，把頭懸在城頭，朮赤見了就下令說：「這些回回比其他人都不講理，連使者也殺了。好大的狗膽，進攻！不攻破不歇手，拿點顏色給他們看看！」

士卒分班輪攻，一連攻了七天七夜，城裏人實在抵不住了，城被攻破，就洩憤屠城。接著攻下了八兒珍。

警報傳到氈的城，說昔格納克城被蒙軍攻破，全城人都殺死，不留一人。守將庫特魯克汗自知難敵，連夜逃跑，渡錫爾河到烏爾達赤城去了。

朮赤領兵來到，又派使進城諭降。城裏無主，人民混亂，有人主張把使者殺了守城，使者對衆人發誓說：「我向大家保證，蒙軍來了不進城。」

市民就放他出城。朮赤的兵來到，就用雲梯攻城，城上也沒有設防，就輕鬆攻進城去。把全城百姓都趕出來，但由於沒有抵抗，也不殺人，而因蒙軍縱掠了九天，財物可算空了。用布哈爾人阿里火來駐守這裏，作爲氈的長官。他是西域商人，過去曾陪同蒙古商人，到國王阿拉丁那裏送過貴重禮品，這次委任，算是對他的報答。

第三軍阿拉黑等三將，領的兵最少，只有五千人，圍攻伯訥克特城，急攻三天，守將伊

勒格圖正在城牆上指揮士兵作戰，阿拉黑在城看準了機會，挽弓搭箭，噹的一聲射去，伊勒格圖被射中咽喉，應弦而倒。士兵們也驚潰下城，他們萬沒料到這麼高的城上，也會被射死，這也是蒙古兵的特長，不認識的人，就要吃大虧。

第四天，城民請求不殺就投降，蒙軍答應了，進城之後，仍然是老一套，把城民都趕出來，進行搶掠。並把兵將集中在一處，全部殺死。把工匠都分在軍裏，驅趕年輕壯丁，去攻浩罕。

帖木兒蔑里克是西域有名的驍將，是他守在浩罕。浩罕城靠著錫爾河，河中央有一塊洲地，那裏築有堡壘，與城爲犄角，洲離兩岸遠，箭也射不到，帖木兒分一千兵守在那裏。另外還造了十二艘板船，船上蒙著氈，再塗上泥、潑上醋，以防火箭。每天用六艘船靠近岸，從空隙裏用箭射蒙軍。

阿拉黑等三將把城圍住，受洲上的威脅，難以攻破，就用鐵索在河上阻攔船隻，封鎖河道，以絕外援。但以兵少，無法對付，請求增援。蒙軍從堤脫拉耳等處，調來援兵兩萬，又在四鄉擄來五萬，從三十里外的山裏運石頭塡河築堤，準備塡到洲上。帖木兒每晚都分隊出擊，蒙軍也死了不少。

蒙軍三將以河堤漸成，攻擊開始，炮石紛集，洲上的一千兵支持不住了，帖木兒見勢不妙，就在夜晚坐了七十二艘船，順流而下，逃到伯訥克特去了。

成吉思汗和拖雷，率領主力軍，以速不台爲先鋒，渡過錫爾河，馳襲賽爾奴克，居民全部拒守。成吉思汗派丹尼世門前去招降，守軍辱說：「蒙古軍不是人，吃人肉像豺狼。」

丹尼世門說：「成吉思汗帶領大軍，離這裏不遠了，你們如果進行抗拒，所有房舍堡壘全要踏平；這還不算，所有人畜都不能活，血淹田畝了。如果降了，身家還保得住，要多思考吶！」

居民們聽後，也就降了。但還是抓了壯丁，去攻布哈爾。

成吉思汗十五年（公元一二二〇年）正月，成吉思汗大軍已到布哈爾了。布哈爾也分內外兩城，外城很大，堡壘、園林、村莊，全在其中，城池堅厚寬大，四周沒有十二道門，民房都是木建。地扼東西咽喉，爲撒馬爾干西方的第一門戶，西域將庫克汗領部將數員，統兵二萬守在這裏。

成吉思汗屯兵城四周，準備好後，就督軍攻城，晝夜不息，兵鋒甚銳。庫克汗還沒有見過這樣的攻城勁頭，知道完全敵不住，就在夜晚領兵衝出，準備逃跑。蒙軍在意料外中被襲擊，急忙撤退，但見沒有繼續追趕，反而跑了，就又集中整頓，加緊追趕，直追到阿母河邊，完全斬殺殆盡。

第二天，城裏回教教長和紳耆人等，出城投降。成吉思汗進城，蒙古兵搬可蘭經來放在庭裏當馬槽用，經書都被馬踩著。又召集歌女都在大禮拜寺，歌舞勞軍，蒙古兵也歡呼歌唱

爲樂。取樂兩三天後，成吉思汗到布哈爾民衆祈禱場，傳集民衆，由耶律楚材翻譯，對他們說西域王背約，殺使臣，以及不得已起兵復仇的事。

講完後出來，成吉思汗問張恢說：「耶律楚材翻譯的通不通？」

張恢說：「好極了，我都沒有這樣的本領。」

成吉思汗問：「這是什麼意思？」

張恢說：「他把大汗很帶刺的話都磨掉了。本來嘛！同百姓講話是收買人心，你說要砍要殺，使人害怕沒用。這個人說的想都用不著想，百姓聽了這麼高興，大汗要歸功於他。」

成吉思汗聽後，高興極了，他說：「半年學成這個樣，也算不錯。」

張恢說：「哪裏半年，我們去年六月離開蒙古，八月一進花剌子模，他就在街上和西域人在爭論回敎和全眞敎事情了，眞的三個月就學會了。」

有人來報說：「大汗！內堡裏還躱著四百騎，沒有投降。」

成吉思汗生氣了，他說：「回回人好奸詐，城裏還藏著這些人，晚上被他們把腦袋割了才寃哩！」

就派兵去打，內堡裏的人激烈抵抗，戰鬥非常激烈，把拖雷惹急了，就燒起民房來，以此來威脅內堡的人投降，但也無濟於事。拖雷又驅趕城裏壯丁，叫他們填內堡的壕溝，完全塡成平地，然後四面架炮攻堡，戰況慘烈，可以說自從到花剌子模打戰開始，還沒有打過這

樣激烈的戰。接連打了十二天，才把內堡攻破，守堡的全死光了，而蒙兵及居民被守軍打死的，也不下三百。

內堡攻破後，報給成吉思汗說：「內堡攻破了。」

成吉思汗非常氣憤地說：「屠城！然後全城都燒了。」

耶律楚材說：「不好不好，這樣做不好。」

成吉思汗說：「就是這樣，我決不輕恕！」

耶律楚材說：「誰來輕恕？我說把百姓趕出來，然後把資財都搜光了，再放上一把火。這樣才對我有利，我們增加了財富；對他們增加了困難，全城十幾萬人，住處沒有了，吃的也沒有了，阿拉丁他能不管嗎？大汗說殺，有什麼了不起？對他個人來說一痛了之，什麼痛苦都沒有了；對國王來說，也只需要罵一罵萬惡的蒙古人了，他絲毫沒有麻煩。大汗說燒，冒股煙就完了，白白失去了夠我們吃用幾個月的財富。難道我是衛護花刺子模嗎？」

成吉思汗無法辯駁，就發令說：「好！給我趕、擄、燒！」

好不容易得免了十多萬人的生命，死於無辜！

燒完布哈爾後，就向撒馬爾干城進軍，這城在撒丁河上，離布哈丁只有五天路程，沿河風景秀美，園林別墅相望，耶律楚材都不時在嘖嘖稱讚說：「太美麗了，如在畫圖中，聽說中原也美，能相比嗎？」

張恢說：「聽說江南很美，可惜我也沒有到過，不過這也夠迷人了。」來到近郊，好一座城，北面廣漠紅沙、南憑鐵門關天險，在遠方有錫爾河、阿母河，三面憑藉，形勢天成，難怪它是政治中心，經濟重鎮，花刺子模國王阿拉丁的新都城了。本來城池堅固，堡壘遍佈，看來有長期固守之樣哩！由阿爾潑汗守著。

成吉思汗抵達後，安營在庫爾薩來。不久，有人來報說：「國王逃跑了，有五萬人守城。」

成吉思汗立即命哲別、速不台兩人，每人帶一萬騎兵去追，並對他們說：「窮追莫放，如果他兵多敢對抗，而你們難以抵擋，就飛報我大營定奪。我聽人說，他膽小怕事，諒必不敢抵敵。如果他勢窮入山，也要追他到底，所過的地方，投降的安撫他，置官設吏。有阻攔我軍的，必摧破他，以三年爲期，回到蒙ㄇ，與我相見。」

哲別和速不台就帶兵走了。

其他幾路兵，也陸續來到，成吉思汗就合圍攻城。西域將阿爾潑汗、匈赤汗、巴郎汗三人，趁蒙古軍還在展開間，轉取攻勢。但成吉思汗事前已派有掩護部隊，當即接戰。西域軍以塔起克兵先進，落進蒙古埋伏圈裏。初康里兵自以爲與蒙古兵同類，情況不對，就想投降，所以康里兵不去救援。由此，西域軍大敗。城裏人也氣憤了，蒙古兵遭此襲擊，傷亡也很大，到夜晚，雙方罷戰。

第二天，蒙軍攻城，居民十分恐懼。第三天繼續進攻，康里兵有人來投降，城裏回教士也出城來獻款。再過兩天，西域軍停止抵抗，開門請降。蒙軍進城，首先毀城牒堡壘，發現開城門降的是康里兵，其他都沒有降，就把康里兵三萬集合在一起，把馬匹器械都收了，到夜晚全部殺死。

塔起克兵和波斯兵，收著內城。那天夜晚，蒙古兵繼續攻城，內城人知守不住，阿爾潑汗帶著千人，趁夜逃跑。第二天早晨蒙軍攻內城攻破，全燒成灰燼。

成吉思汗命太師國公耶律阿海，組成軍政府，收賦稅，轄降民。派兵一部，任衛戍與綏靖。成吉思汗屯兵在撒馬爾干、那黑沙不兩地之間。

第三章　七載隨征西域地

一、議請邱處機

成吉思汗把花刺子模的國都也佔領了，國王也逃跑了，眞是天助驕子，無往不利，但誰能知道成吉思汗表面上尊爲「聖人」的耶律楚材，內心裏有多痛苦？成吉思汗的勝利，絲毫引不起他的喜慰和同情，更談不上尊重他的所作所爲了。但是環境逼著他要痲木的跟著他，實在難過的時候，自己寄情於西域的風土人情，民俗地理，寫上一點，好像只有這樣，才能把自已的心稍加安定一點，時間也才好打發掉。

那一天好像眼前的戰也打得告一段落了，就獨自躺在舖裏。張恢進來了，眞是天在作弄人一樣，這也是一個不滿現狀的人，有時候發作起來比耶律楚材更急，但對事物看的不是像楚材那樣深和廣，所以日子又比楚材容易混些。如果人的心竅是九孔的話，孔夫人開九孔，耶律楚材開七孔，而張恢開五孔，因爲他們都以儒者自居，這樣打個比，就容易理解這兩個人。張恢一進來就問：「先生，不舒服嗎？」

楚材說：「我感到噁心。」

張恢說：「可淌清口水？可能是胃病，我替你找點菖蒲來，神效！」

就走出去了，楚材叫：「張老師！回來，回來！」

張恢說：「我去一會就來。」

楚材說：「菖蒲醫不了我的病，你不懂我的病源。」

張恢說：「懂，懂，我全懂，如果吃下去不靈，再罵我嘛！」

楚材翻身起來坐著，然後問：「你說我爲什麼噁心？」

張恢說：「昨晚和今早吃的湯裏有人肉湯。」

楚材極爲平淡地說：「我知道，我根本沒有喝，肉裏還不是有。」

張恢說：「肉裏沒有，你說肉絲粗的，那是馬肉。」

楚材說：「我的嗅覺比老師的靈，只要那玩藝兒下了鍋，那股特殊的腥味就聞出來了。」

張恢問：「那又爲什麼噁心？」

楚材說：「撒馬爾干開城門投降那天晚上，我親眼見殺了三萬康里兵，從不到二更直殺到第二天太陽冒山頂。天吶！我實在不敢相信這是人間，這是我們的人幹的事。從那天晚上起，我睡不著，吃不進，想不通，到底這在幹什麼，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張恢說：「誰讓你先生這樣快進城嘛！」

楚材說：「還不是主子叫我快進城安民，誰知內城裏的人不投降。戰場上死得再多，也

不那麼顯眼，三萬人死在一處，屍成山血成河，半點不假。天吶！這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我現在想這天底下會找到一個能說服主子少殺人的人嗎？」

張恢說：「我想世上只有你了，你都說不服，還到哪裏找第二個？那天在布哈爾城，如果不是你先生，全城的人不是殺光了。」

楚材說：「那是百姓，而這是敵兵，儘管康里兵也死得冤，戰場上投降了就不能殺了，但我實在不好說話；再說他殺人是悄悄下命令的，這就更難了。唉！我是束手無策，無能爲力了。」

張恢說：「先生有辦法，主子還是信神的，如果天文上先生能說出幾樣預見的事，他就會更加相信你，你也就能說服他了。」

楚材說：「天文上的事，機會不多，我能演周易，但出兵打戰，他也不問任何人，好像他沒有任何疑慮，所以用不上。我懂儒學，他不求治國之道。我懂佛，他根本不講慈悲爲懷。莊老之學，對他毫無作用。我眞不知道有哪個教，有哪個人，能對他有所影響了。」

張恢說：「先生這麼一說，我倒想起一個人來了。」

楚材說：「哪一個？」

張恢說：「叫他去把全眞教的長春眞人邱處機請來，說不定會起點作用。」

楚材說：「那是以後回蒙古的事了。」

張恢說：「能叫他到這裏來，才會更感動主子。」

楚材說：「完全不可能，一來是途程太遠；二來邱眞人年事已高；三來他不一定肯來見這個殺人魔王。」

張恢說：「那倒不一定，在『好生不殺』這樣一個教旨下，如果殺人魔王請他，我想他不好不來。正如你先生本著佛旨『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留在他身邊一樣，這點殉道精神，我想是有的。」

楚材說：「你有此信心，無妨去說一說，我想他會請的，因爲能夠滿足他的求知慾望；但長春眞人願來這裏，我的信心就不大了。」

張恢說：「我去試試。」

他就去找成吉思汗，不多時回來說：「大汗請你去哩！我在他面前沒有威信，說不服他。」

耶律楚材說：「我們只講對事不對人，這也是他粗淺的表現。」

說完，就來見成吉思汗，見過了禮，成吉思汗問：「你知道邱處機嗎？」

楚材說：「知道，沒見過。」

成吉思汗說：「有多了不起，比你如何？」

楚材說：「我怎敢和他比，單說讀書，人家是無所不知的。」

成吉思汗問：「有多大歲數了？」

楚材說：「今年七十二歲了，登州棲霞人，他十九歲起，就向全眞教祖師王喆學道，成了王喆六大弟子之一，他現在是全眞教的掌教人，他的教徒可以說是滿天下了。」

就憑這幾句，就說動了他的心，就說：「我派一個人去請他。」

楚材說：「怕不肯來，過去金邦、宋朝的皇帝請他，都不肯去。何況我們出征在外，山遙路遠，這裏怕不便來。」

成吉思汗聽了，就感到有氣了，他想金、宋的皇帝有多了不起，爲什麼還要凌駕在我上面呢？他請不來，難道我也請不來？我派人把他抬到這裏，不一定他不願意，山遙路遠算個什麼？我六十歲的人在這裏能打仗，難道他七十二歲的人就不能來瀏覽一下風景？我非請他不可。就說：「你說的也對，但來不來由他，我還是派個人去請他。」

楚材說：「如果眞能請來，大汗的威名也垂宇宙了，把教主請到萬里路外來見大汗，這是前無古人的事。但願有這麼一天！」

說完，就退走了。

這更增加了成吉思汗的決心，他仔細考慮一番後，就召侍臣劉仲祿來說：「平常我待你如何？」

劉仲祿說：「大汗待我，情逾骨肉，勝過父母。」

成吉思汗問：「你要怎樣報答我？」

劉仲祿說：「赴湯蹈火，再所不辭。」

成吉思汗說：「理應如此，現在我要你去辦一件重大事，你到金邦去請個人來，你有信心嗎？」

劉仲祿說：「完全有信心，因爲蒙古和金夏的人，沒有哪一個由大汗召他敢不來的，我信心十足。」

成吉思汗說：「很好，只是這個人不簡單，一來是一教之主，名氣很大；二來是七十二歲了，人老了一點。」

劉仲祿說：「都不礙事，我好好伺候了來。」

成吉思汗說：「你帶我的詔書去，一定設法把他請來，他是全眞教主邱處機。」

劉仲祿說：「我知道了，長春眞人。」

成吉思汗說：「你多帶金銀，首先要他同意來，一路之上給他吃好的，保住他的身體，天熱派人給他打扇，天冷用絲棉給他裹著，能騎馬坐轎，就騎馬坐轎，不行用人背來，你可聽淸了？」

劉仲祿說：「完全明白，千方百計要請來。」

成吉思汗說：「你去吧！」

劉仲祿就退了出來。準備就緒後，就離開西域，去請邱處機去了。

成吉思汗就命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帶兵十多萬去攻烏爾達赤，自己同拖雷就暫在鐵門附近駐蹕休息。

烏爾達赤，又叫花剌子模城，市區廣大，形勢雄偉，農業發達，原是花剌子模國的舊都城。現由忽馬爾守著，有兵六萬。

蒙古軍的行軍次序是窩闊台在前，察合台在中，朮赤在後，由此看來，朮赤就是總統帥了。

蒙軍出發後，成吉思汗又得到消息，國王阿拉丁的幾個兒子都到花剌子模城去了，就又派兵駐呼拉商北面，以防敵人南巡。

蒙古軍來到烏爾達赤城下，朮赤立即命察合台部，分兩邊埋伏，自己領著千餘老弱兵，接近城去游動。城上的人看了，認爲兵少而弱，趁他遠來疲憊，痛打他一頓，就開了城門，衝出三千兵，奮力去打蒙軍。朮赤同忽馬爾打了幾個回合，裝著擋不住的樣兒，勒馬就跑，其他兵也沒命跑回來，忽馬爾王趕得起勁的時候，只見兩邊伏兵齊出，如狼似虎的廝殺起來，忽馬爾兵哪裏抵得住，就像砍切菜一樣，被蒙古兵殺得人仰馬倒，最後還算忽馬爾有些本領，拚命衝殺出去，帶著幾百兵衝回城。被殺死的近兩千，有幾百逃走了，一開頭就吃了個敗仗。蒙軍直追著進了海闌門，幾乎衝進城去，天黑下來，也就退回來。

朮赤弟兄三人，來到城下，仔細觀察烏拉達赤城的形勢，城跨阿母河，靠橋來交通，城牆堅厚，一時難以攻破。回到營來，就大家商議，朮赤說：「我的想法，是運石填河，先佔橋樑，再來攻城。」

察合台說：「我反對。第一近處沒有石頭，從遠處運，耗費時日，時間長了，口糧成問題，我主張用火攻。」

朮赤說：「用火怎麼攻？」

察合台說：「射箭是我軍的突出本領，從各軍選出三百强射手，用火箭射城門，我看他的城門全是木雕，一著就起火，城門一破，我們就衝進去了。」

窩闊台說：「二哥這辦法好。」

朮赤說：「我反對。」

察合台說：「你憑什麼反對？蠢貨！」

朮赤氣鼓鼓的站起來，他說：「你怎麼這樣說話？你說我蠢，前天的勝仗是你打的嗎？」

察合台說：「你打勝這一次小仗，就可以什麼都由你決定嗎？」

朮赤說：「我是統帥。」

察合台說：「三個人在一起，兩個人說了算，三弟！塡石頭還是用火攻，由你說了決

定。」

窩闊台說：「大哥！我也反對兩個人壓一個人，不過火攻多餘好些，你我弟兄和氣商量好了。」

朮赤想了一陣說：「阿爸已把這塊地方封給我，所以不能燒它！」

這一下，察合台和窩闊台也不好說話了，就各自回寨去。

其實，成吉思汗倒沒有說過這句話，只是朮赤他本人被花剌子模這個舊都迷上了，他想在這裏當國王，捨不得破壞這座城。在兩個兄弟的逼迫下，用成吉思汗的名義來壓著他們，對他來說也是爲了達到自己目的的急招。

兩個兄弟都不同他爭了，朮赤就派人去招降忽馬爾，但遭到了拒絕。

朮赤因招降無效，就派兵四處去抓壯丁，叫他們在遠處搬石頭來填河，準備攻佔橋樑，並限十天內完成。

填河基本完成後，用三千人去奪橋。結果守城軍居高臨下，拚命射箭，蒙軍以地形限制，擠在一起，原以爲他不敢開城門，而城牆上射不到，誰知開城擁到橋上，相隔很近，任情發射，一霎時蒙軍都死亡成堆，幾乎全部被射死。察合台不聞不問，也不派兵支援，坐看你朮赤的笑話。這樣弟兄失和，而守軍士氣大振，多次出城反擊，給與朮赤軍重大損折。一連六個月，毫無進展。

成吉思汗得到其他部將的報告，詳細報告了情形，知道三弟兄不和睦，就派使嚴責三子，並改命窩闊台總領各軍。

蒙古軍由於窩闊台出任統帥，由他去調和兩個兄長中間的不和，兩人都情願替他指揮。並申誡部衆，嚴守約束，於是軍威復振。

那年秋天，窩闊台以察合台的原意，進行火攻。開戰後，就用火箭射門，城門起火，守城軍慌亂起來，蒙古兵用雲梯登城，以石油澆房屋，縱火焚燒。

城裏兵極力抵抗，節節爲守，百姓一邊救火，一邊抵抗，婦女也直接參戰，巷戰七晝夜，最後才投了降，六萬兵也不到一萬人了。

蒙古兵把百姓都趕出城來，技師工匠和壯丁有五萬多，全部編入各軍外，婦孺叫當奴婢，其餘的全部殺光。並把屍體用石油焚毀，這是蒙古軍殺人後的一大進步。

最後決阿母河堤，以水淹城，廬舍盡毀，只剩一些斷垣殘壁了。這是察合台對朮赤的報復，他對窩闊台說：「阿爸這樣心疼大哥，城不破就給他封地，這回我希望大哥能接受這座美好的城市。」

窩闊台說：「不要說了，造成這副難堪的樣子，實際是條件逼的，我倒沒有存心破壞。」

察合台說：「明人不做暗事，是我存心破壞，我知道這是他的封地，所以決堤放水，滅

滅他的火氣。」

窩闊台什麼也不說了，又選工匠十萬人送到東方，相傳這是東方各地有回教僑民之始。烏爾達赤平定後，察合台和窩闊台帶領部衆，去同成吉思汗會師，而朮赤繼續駐在鹹海與裏海之間。

二、耶邱的會見

劉仲祿經過長途跋涉，來到宣德州，來見邱處機，手捧詔旨說：「大蒙古國成吉思汗，請眞人到西域一遊。」

邱處機十分聰明，他早聽說成吉思汗是上天下降的魔君，天下人都被他制服，眼前再沒有比他可怕的人了。就忙站起來，叫年輕徒弟擺了香案，跪接了聖旨。由於劉仲祿只是把聖旨交給他，沒有宣讀，分賓主坐定後，自己打開看了一眼，就問說：「沒有想到大汗身邊也有儒學博士哩！」

劉仲祿說：「教主是看這聖旨說的嗎？是在燕京長大那個契丹聖人寫的。」

邱處機說：「久聞，久聞，可是耶律楚材。」

劉仲祿說：「正是他，金朝人沒有認不得他的。」

邱處機說：「這對大汗來說，如虎添翼了。」

劉仲祿從提籃裏取出黃金一錠，白銀五大錠，玉雕老子騎青牛一尊，擺在桌上說：「這是大汗送給教主的薄禮，請你收下。」

邱處機十分激動的站起來，手捧著那一尊玉雕，玉是兩色，下烏上紅，紅的雕著老子，滿臉笑容，下面烏的是大角青牛，人和獸都栩栩如生，最初認爲是兩塊玉黏合在一起，仔細觀看，是天然生成，單憑這一點就難找了。加上這個巧奪天工的雕刻，誰人看了不愛？最後才看到老子的背上還刻著幾個字，分兩行：

周萬歲通天
太真觀供奉

邱處機的心，烘地又熱了一頭，原來這是宮藏寶物。就問：「你可知大汗從哪裏得來？」

劉仲祿說：「我沒問，可能是從燕京得來。」

邱處機說：「不是金邦的，可能是從汴京擄來，原本是唐則天皇后供奉的。」

劉仲祿說：「這些我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好看。」

邱處機問：「大汗現在哪裏？」

劉仲祿說：「花剌子模國新都撒馬爾干附近，教長準備幾時動身？」

邱處機說：「我好好考慮一下。」

劉仲祿說：「雖然路遠一點，但很安全。教主的年紀大一點，路上我們一定盡力，帶個隨身醫生我們也歡迎。」

邱處機說：「對我來說苦和難、生和死，都不是考慮的問題，現在只剩一個能不能去的問題。因爲我是掌教的，有責任指導工作的運行，所以要同別人商量，去與不去，請你在三天後找我好了。至於金銀，請你帶回去，我們不能收它，玉像我收了，這是稀世之寶。」

劉仲祿說：「我是奉命跑腿，這些事我怎敢作主？教主去了，我什麼也不要；萬一不去，給我一張收條帶去，我就交差了。」

說完，就辭走了。

邱處機冷靜的考慮了去不去的問題，他確實也想去看他一眼，因爲成吉思汗天賜智勇，古今絕倫。一個草原上長大的人，既有此大智，有此大勇，無往而不利，能制服所有敵手；再則是殺人如割草，斬草除根，不遺餘類，他征夏伐金的暴行，可以說是人類的浩劫。自己是行善人，恰與他同戴一塊天，不見見他，也是遺憾。現在他主動來請，也是一個良機，我如能去了給他有所影響，使他有所省悟，少殺一些人，不是善莫大焉了嗎？就算不能感化

他，也不能拒而不前，以後這種見惡怯懦的行爲，怎麼去對以下的人呢？

到第三天劉仲祿來見的時候，邱處機答應去了。成吉思汗十六年二月，邱處機跟隨劉仲祿，從宣德出發，翻過野狐嶺，到呼雷湖，然後沿怯綠連河向西橫穿蒙古高原，越過阿爾泰山，然後沿天山北路一直往西，最後渡過了阿母河，再走四天，就到成吉思汗的鐵門大營。這時已是第二年四月，從宣德算起，行程歷時一年零四個月，暴露於風霜，跋沙於沙磧，當渡過阿母河時，邱處機都感到「千山及萬水，不知是何處」了。

成吉思汗一聽到邱處機來到，就立即接見，他說：「你這麼大的歲數，遠行萬里而來，眞使我驚服！」

邱處機說：「使我奉詔而來的是天！」

成吉思汗很高興，因爲他從小相信至高無上的「長生天」，而邱處機也信天，就問說：「眞人從遠方來，有什麼能使我長生的藥？」

邱處機說：「天下只有衛生之道，沒有長生的藥。」

成吉思汗說：「我佩服你的誠實，如果換一個人，有你這樣的身份，他一定會討好我說有長生的藥。」

邱處機說：「如果我說了有長生藥，這是我的無知，結果討好不了你，反而會催命。」

成吉思汗聽了說：「你是神仙。」

就讓他住在汗帳東西的帳幕裏，並特許他見時不用跪拜。

在營裏，邱處機先後講了三次道，講了三點內容：第一是長生之道要清心寡欲；第二要一統天下不多殺人；第三爲治之方敬天愛民。講的時候由耶律楚材當翻譯，書記官做記錄。

邱處機所講的三點，也是針對著成吉思汗的，不失爲一個正直的人，也不負他萬里之行。這樣規勸這個一代天驕，其用心和勇敢是值得推崇的。成吉思汗聽後對左右說：「神仙所講的養生之道，很合我的心思。」

邱處機這次來，名義上是應成吉思汗的詔命來看他，暗下也想著看看三十出頭的漢化了的契丹人。他的目的也達到了，而且同耶律楚材的交往中，享受到難在別處獲的愉快。儘管說耶律楚材是佛教徒，邱處機是道教徒，宗教上有不可調和之處，但邱處機絲毫沒有感到有分歧。耶律楚材三十三歲，邱處機七十三歲了，年齡上相差近兩代人，相互談問題總會有不同的看法，但邱處機感到是很和諧，把年齡差距都忘掉了。耶律楚材是契丹人，而邱處機是漢人，不同民族的隔閡必然是存在的，但邱處機在同楚材的相處中，一點不感到不是同族。爲什麼呢？當然他們中間也有大的共同點。首先兩人都是儒家，對事物有共同的看法；其次是耶律楚材是佛教的居士，邱處機是道教的眞人，他們共同都是行善人；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都有一個共同願望，就是勸導這一代天驕成吉思汗，轉向好生不殺，以挽救黎民百姓的厄運。所以不論一起交遊，聯句賦詩，焚香煮茗，總是水乳交融，相見恨晚，留連忘返。

那天，兩人在高山樹下，席地而坐，交談起來，邱處機問：「先生在大汗這裏是什麼官？」

楚材說：「沒有官，是扈從。」

邱處機說：「我已經知道了，是太師！」

楚材說：「是你老者聽錯了，太師是耶律阿海，不是我吶！這人已在撒馬爾干當長官，不在營裏。」

邱處機問：「主要擔任什麼職務？」

楚材說：「我在混飯吃，也沒有擔任什麼重要職務，只是擔任漢回、契丹、女貞等文的書記，和觀星占卜。」

邱處機聽了，頗爲他不平，這麼一個大材怎麼讓他幹這點小事呢？不是屈才嗎？但怕楚材難過，就說：「我倒想起一個人來了，你很像李長源，在唐肅宗時也不當官，只當天子幕友，到代宗、德宗時，才當了宰相。」

楚材說：「我怎敢同李泌比，他當幕友是眞正得到肅宗的重視，參與著軍政大事的決策，他只是不要職稱而已，而我是眞正被忽視的吶！」

處機問：「那你爲什麼偏要跟著他呢？」

楚材說：「我以爲這也是一個天演的大劫難，國家、民族都抗拒不了，何況我個人？大

汗這個見識不多、文化不高的蒙古人，既發揮他擅長的騎馬射將本領，征服了金夏，又打垮了這裏的花剌子模，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奇蹟。但他不是給人民帶來幸福，連他本身蒙古人在內，也是一場大災難，是個大浩劫，這不是天意，人力是難辦到的。殺人不是論個十百，而是講千萬和全城，一個不漏，佛經裏也沒有敍述著這樣的浩劫，你教主又想像過嗎？所以在這樣一個刼難裏，我們所認識的不夠用、沒有用，我們還能追求個人的名譽地位嗎？如果要求，唯一的就是殺人立功，你我又能嗎？」

邱處機長長的歎了一口氣，就說：「以你看他這樣殺人，用什麼法能使他少殺呢？」

楚材說：「你老者這麼大的高齡，不遠萬里來這裏，我知道也爲此而來。你也針對著他講了三大點，但他的反應是養生之道和他想的一樣，其他的就聽不進去了，有什麼法能使他少殺呢？」

邱處機說：「他的理想是什麼呢？」

楚材說：「我看他沒有理想，由於他知識貧乏。你們漢人有個堯天舜日的理想追求，而他沒有。他的行動完全是一種報復反應，就說這次西征，錯當然在花剌子模，他殺了蒙商百多人，並搶了財物，這是不對，激怒了他，我建議他派使交涉，不幹，就是要報復。發動了二十萬人，跋涉到這裏來，就照著他的佈置，兵分四路，朝著錫爾河用兵，不知殺了多少人，最後國王阿拉丁也跑了，已派人去追，誰知打到哪天結束？這種無休止的報復，除非是

有新的刺激，不然幾時回蒙古，不要說我們不知道，我相信連他也說不出來。」

邱處機深有感觸地說：「我看也不是你我的力量所能挽回，要就你跟我一道回去吧！」

楚材擺頭說：「不能，目前我已成了他的鼻煙盒，東西雖小，他離不開我，他不會叫我離開；再說我是他的俘虜，惹怒他，我的命就沒有了。」

邱處機說：「我爲你值不得。」

楚材站起來說：「也有值得的一面，我跟著他，也救了不少這裏的人。走！我們回去吧！」

邱處機慢慢地站起來，他說：「也好！你不愧是佛門弟子，有入地獄的犧牲精神，如果下一代的人不像他父親，我相信你的前程光明。」

楚材說：「我看下一代人的頭腦就複雜多了，可喜的是他的小兒子拖雷來問我皇帝和大臣的關係。更有意思的是三兒子窩闊台要向我學寫詩，這個漢字都不懂的人，不知誰替他講詩，有這種感受和要求，我高興了，也領悟到要使人發生變化，主要是文化吶！」

走著的邱處機，停止了腳步說：「當然、當然，那是當然，我們的聰明進步，不全是靠著文化嗎？」

他們就邊走邊談回來。

邱處機在成吉思汗的鐵門大營住了十個月，他看到成吉思汗方興未艾，不論從哪方面

看，都是熱氣騰騰，充滿活力，絲毫沒有頹敗氣息。他來時，原打算「以無爲之教，化有爲之士。」用全眞教義去感召成吉思汗不嗜殺人。但以三百天的效果來看，依然故態，毫不見功，內心裏不免感到失望和痛苦。他深切地感到世上根本沒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事，要解除和改變一件壞事情，是極爲困難的。

在邱處機離開前夕，成吉思汗出去打獵，從馬上跌下來，邱處機勸告說：「天道好生，你年事已高，少出獵爲好，出獵從馬上跌下來，是天的戒示吶！」

成吉思汗說：「神仙說得對，但我們蒙古人，從小就習慣騎射，一下子改不了。」從這話看來，成吉思汗連天也是不怕的，他以爲我就是這樣生活長大，要我行我素。成吉思汗十八年（公元一二二三年）二月，邱處機要東返，成吉思汗允許全眞教人可以免除賦稅差發；可以招收流離失所的百姓；並任命邱處機總管天下道教。後來，他成了接受大蒙古國統治的宗教領袖。

邱處機回到宣德後，寫了一首詩寄給燕京的道友，總結了他這次出行的感受：

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
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
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

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

在邱處機在鐵門大營時，耶律楚材編制了一部《西征庚辰元曆》，深受邱處機的好評。還寫了一部《西遊錄》，對自己所經歷的各地自然地理，物產風俗都有記載。而邱處機的弟子李志常，記邱處機傳述的《長春眞人西遊記》，就成爲一部中世紀遊記名作，是研究中亞史和元蒙史事的重要典籍了。

三、阿拉丁敗死

西域國王阿拉丁，在蒙古兵進攻布哈爾時，他住在脫耳迷、安的胡兩地之間，他是防蒙軍渡過阿母河。

撒馬爾干被圍時，他選萬騎，後派步卒兩萬前去救援，但沒有一軍敢到撒馬爾干城下。就召集將吏討論怎麼抵擋蒙軍。有些將說：「撒馬爾干已經沒法救了，只有調集全國的兵來守阿母河。」

另外又有人說：「守阿母河也難守住，不如退到哥疾寧，集中兵力，進行抵抗，萬一抵不住，還可以退到印度去。」

阿拉丁認為這辦法最安全，就採納了。就朝哥疾寧撤退，走到巴爾黑，他兒子屋肯哀丁，派國相阿馬都木勒克，從伊剌黑阿者迷來見國王說：「伊拉克人財馬足，可以禦敵，不如西去。」

阿拉丁認為好，就又改變了主意。

阿拉丁離開巴爾黑前，派一支隊伍到脫耳迷去偵察敵情，回來報告說：「布哈爾被蒙軍佔了。」

接著來報：「撒馬爾干投降了。」

就急忙離開巴爾黑，扈從都是康里人，中途想刺殺阿拉丁，事情被阿拉丁知道，那天晚上就睡到別處去。第二天清晨一看，自己的帳幕全被箭射滿了，阿拉丁就急忙逃跑。跑到你沙不耳，勸官民嚴守，他認為蒙軍不敢匆忙渡阿母河。就在這停留了二十多天，天天都宴會、歌舞，再也不過問戰守的事。

蒙將哲別、速不台奉成吉思汗命，叫他們追趕阿拉丁後，追蹤而來，到烹綽布就想渡阿母河，只是沒有船。伐木作筏，輜重由筏渡，人隨馬渡。

阿拉丁聽到蒙軍過了河，進到呼拉商，表面說是出獵，跑到伊拉克。

哲別和速不台領兵進了巴爾黑，城裏人投降，安排了守吏，又分道追趕。

阿拉丁同兒子屋肯哀丁，帶著數萬人，守伊拉克的可疾雲城。召集各將，商量防禦之

策，而合耳拉耳的警報來到說：「蒙軍追來了。」

國王父子，分路逃走，隨從的王侯貴人，一聽消息，各自奔命，士卒也潰散。

阿拉丁和二兒子吉亞代丁，跑到馬三德蘭，只剩兩個光桿，什麼都丟光了。當時，蒙古兵已進馬三德蘭，打破都會阿模里，佔了商業城阿思塔拉巴。

阿拉丁去問土酋說：「哪裏可以躲兵？」

土酋說：「這附近只有躲到裏海中的島上去。」

阿拉丁就到海岸一個村落裏，住了幾天，住戶的仇家把蒙軍領來，阿拉丁急忙坐船出海。蒙古兵在岸上用箭來射，有幾個騎著馬在海裏去趕船，最後都淹死了。

阿拉丁在坐船離岸時，只有一個光身，又聽說妻子女兒都被俘，小兒子也被殺，自己肋間又有病痛，自知必死，就歎說：「我管的國家不少，今天落得沒有幾尺土作我的墳墓。」最後到一個叫阿必思昆的小島，他就登了岸，見這地方安靜，就搭個棚住下來。馬三蘭沿岸居民，拿物品糧食來獻，阿拉丁都給他們封了官。到病重起來，就立兒子扎蘭丁爲嗣，囑他光復古土，就死了。

哲別、速不台二將，既迫阿拉丁走死海島，又抓獲他母親和妻子，去獻給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就殺了阿拉丁的小兒子，把母親、妻子、妹子都送到蒙古去。

哲別和速不台進軍阿兒蘭都城干扎，聽說干扎居民常同谷兒只人打戰，勇敢善鬥，不容

易服。兩將就向他們要點金帛，領兵進谷兒只境內。

谷兒只的兵，屯在忽難，蒙古兵分爲兩部，哲別領五千人設下埋伏，速不台去迎戰，假敗下來，把敵人引到埋伏圈裏，谷兒只軍以爲自己有三萬兵，有恃無恐，放膽追來。哪知伏兵齊起，速不台又回來，三面兵圍著打，最後谷兒只的三萬兵打死了三分之一，剩下那些退保帖布利斯。

蒙軍見谷兒只遍處都有險峻要隘，不敢深入，就擄些財物，又朝東掠設里汪，打破了他的都城沙馬乞，進佔打耳班。

這時西域已全部打垮，哲別和速不台又奉成吉思汗之命，趁勝北征奇卜察克。就想翻越太和嶺，只是沒有人帶路，就同設里汪國王約和，請派使來談。國王派來十個使臣，都是國裏的貴人，就把一人殺了，威脅其他人說：「誰不好好把蒙軍送過太和嶺，就像他！」

就越過太和嶺，進軍阿蘭都。阿蘭糾合欽察各部落，合兵進行抗拒。雙方接戰，勝負未決，哲別看寡不敵衆，看地勢又險，就用好話對欽察人說：「大家都是突厥人，何必幫助異族來傷害同族人呢？不如和好，我情願拿出金帛相謝。」

欽察人被好話金帛所迷，就完全不打而去。蒙軍就打阿蘭，他當然抵擋不住，就被打敗，蒙軍四處殺掠。

欽察人既已回來，就不再防備。哲別和速不台又驟來襲擊，把送給他們的東西全部掠回

去，其他人都四散逃走。部長迦迪延，因女兒給斡羅思部國王密赤思老，就帶領部衆，去求援於女婿，蒙軍也跟蹤追擊。

斡羅斯國王密赤思老，糾合乞瓦等部之兵，來援欽察，蒙軍就派使十人，到斡羅斯軍營說：「我們沒有侵犯斡羅斯的意，所討的是欽察，何況欽察以前也侵犯過斡羅思，不如我兩家同打欽察，共分財物。」

密赤思老說：「花言巧語，專門騙人；我吃了一次虧，還肯上當嗎？」於是哲別同速不台就逼著要打了，但兵力不足，就向駐在裏海東的朮赤求援。朮赤當時沒事，就把大部份兵來增援。暫別等得到來援新軍，伏爾加河也結了冰，就下裏海北岸之阿斯塔拉幹，分兵爲二，再朝西進。

就把十個使者都殺了，就渡的湼培兒河，擄了蒙軍前鋒將殺了。

一軍過端河，列陣以待，一軍到亞速海東南，從冰上走過亞速海到黑海，又朝北進，兩軍又混合一處，這樣做不是爲了戰略問題，完全是解決吃的需要，蒙軍打戰，又不運糧跟著，走到哪裏吃到哪裏，集結在一起，消耗量大，不容易供給，所以除了打戰時集結而外，行軍途裏多數分開。

兩軍會合後，又派使到斡羅斯軍營說：「說我以前行騙，現在向天發誓，決不相犯，請不要用兵。」

密赤思老說：「現在我不殺你，放你回去，向你統領約戰。」就把聯軍八萬，東渡同蒙軍戰，蒙軍退卻，追到克勒吉河，分屯南北。南軍是乞瓦、扯爾民哥等部，北軍是哈力赤、奇卜察克等部。北軍先過河，戰於孩兒桑，被蒙打敗後逃跑，據說有六個國王被打死。南軍屯在一個高崗上，見北軍打敗，就不敢前進。蒙軍把北軍擊敗後，折頭撲過來，南軍不敢出戰，又不能逃跑，就抗守了三天，無法支持，就要求投降，只求免死。蒙軍假許他們，到投降以後，把所有當王的全部捆綁，丟在地上，用板壓在他身上，進行宴會，使將卒坐在板上，等宴會畢，掀開板子一看，全部都壓死了。這一戰是舉世聞名的各個擊破戰役，也稱孩兒桑會戰。

蒙軍就打進斡羅斯，踏平南境，進掠克里米半島，奉成吉思汗命，班師東歸。

邱處機回去後，成吉思汗問耶律楚材說：「我看邱神仙和你處得很好，他對我說了些什麼話？」

楚材說：「好話說了很多，但也說了不好的，現在要我說好話呢？還是說壞話？」

成吉思汗說：「我找你就是要聽不好的話了，因爲我身邊只有你一個人敢向我說實話。向我討好那些話，何必要他們說。」

楚材說：「邱處機說大汗的人殺太多了，毛病在於善惡不分。」

成吉思汗說：「這話我不承認，我征西域，他是我的仇人，這些回回哪一個是好的？都

是我蒙古的敵人，我自己認爲不是殺多了，而是殺少了。」

楚材說：「大汗要這樣說，就何必再問我呢？炭是黑的，大汗偏要說白，當然可以，誰敢反對？但你要我買白炭來，我就買不著，因爲天下人都不知道炭是白的。」

成吉思汗說：「我現在是說殺人多少，與白炭黑炭有什麼關係？」

楚材說：「我的身體現在有一百四十斤重，這是用秤稱的，秤是大家公認的，誰不承認秤，就難得說有多重。世上的事也分有善惡，善惡的標準也是公認的，不承認這個標準，也說不清善惡。現在大汗就是想不承認大家的標準，而要用我自己的，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成吉思汗說：「你們讀書人的心眼多，愛扳嘴勁，不要加花加草，邱神仙說的意思，講事實給我聽。」

楚材說：「邱處機的意思說，凡事都有個善惡，要拿這一點來對待事物、處理事物。」

成吉思汗說：「這一點我認嘛！」

楚材說：「殺惡人一百萬不嫌多，殺善人一個就多了。大汗殺了些善人，所以說你殺多了。」

成吉思汗說：「我殺的善人是哪些？」

楚材說：「與殺蒙古商人無關，又不幫助地方官同我對抗這些百姓，他們有什麼罪？無

罪就是善人！」

成吉思汗沒有說話，楚材又說：「凡是不進行抵抗的，或是戰敗投降的，他們不能說是善人，但也不能殺害。因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做錯事是不可避免的，對他應該給予最後一次的懺悔機會，這叫做人道。千百年來人們所公認的，我們也要遵守。」

成吉思汗聽後說：「你走吧！」

是接受，是反對，耶律楚材也拿不準，但叫走就退出去了。

成吉思汗命拖雷以脫忽察兒爲先鋒，先前出發，自統中軍，派將爲左右翼，渡過阿母河。

先鋒來到你沙不耳城，攻了三天，成吉思汗就免了他的職。拖雷想不通，就來找父親說：「脫忽察兒雖然攻城三天不下，但不是他不出力，而是城堅難攻。如果攻不下城就撤職，以後誰敢當先鋒？」

成吉思汗說：「我免他的職，不是爲了這個。」

拖雷問：「又爲什麼呢？」

成吉思汗說：「人家說我不分善惡，亂殺亂搶，所以出發之前，我就對脫忽察兒說，來投降的，你就不要去擾民。也里城長官額明木勒克，曾納款給他，表示投降，而脫忽察兒違令去掠也里城，結果額明木勒克帶兵去投札蘭丁去了，你說他可惡不可惡？免職都算是留

情，應該殺他！」

拖雷也無話可說，只好讓脫忽察兒走了。耶律楚材聽到這件事，也很受感動，認爲成吉思汗也是知錯願改的，如果這樣下去，不是好了嗎？也就更自信這個大蒙古國，是有光輝前程了。

拖雷帶著七萬兵，來到你沙不耳城，城是呼拉裔的首都。城裏人曾經殺過一些蒙古游騎，所以知道一定會來報仇。就在防禦上也下了一番工夫，城上佈置發弩機三千，發石機五百。拖雷軍隊也有發弩機三千，發石機三百，投射火油機七百，雲梯四千，砲石二千五百擔，密佈城外。攻具既多，士卒又衆，城裏人看見後，知道難以抵擋，就請求投降，並情願年年納貢。但拖雷不許，因爲脫忽察兒是成吉思汗的女婿，爲改這個城而免了職，拖雷姐姐十分痛恨，現在她在軍裏是帶著萬多兵的將軍，她一定要屠城洩憤，拖雷也支持姐姐，命令環城同時進攻，弩機齊發，晝夜不息，濠城已平，城牆裂了七十個大口，蒙古軍就從各方面攀登進去，街巷屋舍都城戰場。脫忽察兒的妻，也領萬人進城，見人殺人，見狗斬狗，報夫之仇。這樣殺了四天，貓犬無遺，最後只剩得工匠四百，毀城十五天，城市成墟。

拖雷軍隊又去攻海拉特，力攻八天，攻克。

成吉思汗召拖雷回營，拖雷奉命東返。當時察合台、窩闊台都已回來了。

四、月蝕的爭論

西域國王阿拉丁在阿必思昆死時，把王位傳給兒子札蘭丁，叮囑他光復故國。札蘭丁就同帖木兒帶三百騎兵，從烏爾達赤向東南走，橫斷花剌子模沙漠，進呼拉商，在納撒擊潰蒙古游騎後，進到你沙不兒，住三天就走，到喀斯尼城。其他各部都來擁護他，就進行號召，有蔑而甫酋首阿敏蔑里克，領三萬人來投，於是突厥和喀布爾等也來響應，就共聚兵六七萬騎，花剌子模軍的聲勢又振。札蘭丁的女兒，也許給阿敏蔑里克。

成吉思汗得報，說阿拉丁的兒子札蘭丁，擁有重兵，據住喀斯尼。就召集三個兒子說：「國王阿拉丁的兒子札蘭丁，在喀斯尼又復活起來了。他一家死的死，俘的俘，現在還有漏網的，這是不能容許的。斬草除根這句話，不是我們蒙古人說的，這是漢話，這裏包涵著漢人的聰明，敵對中間如果不執行這句話，最後自己不會得好死，我是深有體會的。所以札蘭丁一定要征平，我老了不受害，你們那一代不會安寧，明天出兵。」

第二天就大軍結隊出發，路過客兒端塞，留攻一月，攻破夷平。越過輿都庫斯山，進攻范延，成吉思汗的孫子木禿幹，在城下被敵射死。他是察合台的兒子，成吉思汗最爲鍾愛，悲憤已極，下令進攻，攻陷後，成吉思汗下令：「不赦一人，不取一物，全城焚滅。」果然

這樣做了，據說這城百年以後，還沒有居民哩！

當時札蘭丁也領著兵來到范延附近的巴魯安前進。成吉思汗聽後，立命失吉忽禿忽領兵三萬去喀布爾山裏，威脅札蘭丁側背，並掩護大軍的側翼安全。失吉忽禿忽部將四員前進，先派謨喀哲、謨爾哈爾兩將領兵攻取瓦里安。

札蘭丁知道蒙古軍南來，就從喀斯尼北進，兩軍就在瓦里安遭遇，混戰一場，蒙古軍失敗，傷千多人。兩將以衆寡不敵，退下來渡般失兒河，毀橋而退，駐營守著，接著繼續退卻，最後同主力會合。札蘭丁也回巴魯哀。

八天以後，失吉忽禿忽奉到命令，領兵向巴魯安前進，札蘭丁也同衆前進，於是兩軍又相遇在一起。

札蘭丁見戰機已迫，就把大軍展開，以阿敏蔑里克爲右翼，阿喀拉黑爲左翼，自己率領中軍，命騎士完全下馬，各人把馬拴在腰上，以行步戰。右翼軍最初被蒙軍萬人進攻，幾乎不支，後得中軍和左翼支援，才支持下來。兩軍反覆衝殺，各有斬獲，激戰一天，勝負未決，直到夜晚，才各自回營。

失吉忽禿忽想用計勝他，命下面用氈紮成人，穿戴著安置在後面，旌旗馬匹都配搭上，第二天又戰，西域軍遠遠一看，眞疑爲援兵來到，大家商量撤退。札蘭丁說：「不退，就像昨天一樣步戰。」

蒙軍見昨天之戰，阿喀拉黑部最勇，就以重點指向西域軍左翼。阿喀拉黑見蒙軍集中銳力來攻，就用箭狠射，蒙軍攻勢頓挫。接著蒙軍攻勢又起，西域軍勇士五百人陣亡。札蘭丁見情勢急迫，就命令全軍上馬，大叫：「我軍比他多一倍，蒙古兵垮了，快殺死他！」從兩翼進行圍攻，於是西域兵情緒高漲，圍圈縮小。失吉忽禿忽仍鎮靜自如，不爲所動，從容應付，命軍士看他的旗子所指，衝突敵陣。但已人力懸殊，四面受敵，難以支持，最後潰散。失吉忽禿忽就大敗，軍士跑脫的很少，大半陣亡。

成吉思汗得報，急而不怒，憂而無愁容，他評失吉忽禿忽說：「他平常能戰，經常勝利，沒有受過挫折，才有這次敗仗。以後會加精細，增閱歷了。」

到失吉忽禿忽回來見成吉思汗說：「這一仗才敗的寃，部將不懂戰陣機宜，平常談兵，像很有才幹，到臨陣就怎樣佈陣都不懂了，才打了敗仗。」

成吉思汗一言不答，立即帶兵親征，全軍急往喀斯尼，到巴魯安戰場，就問：「部將在哪裏列陣？敵人在哪裏列陣？」

失吉忽禿忽指了地點，成吉思汗說：「你把地勢都選擇錯了，還怨別人幹什麼？戰地高矮一分，出力相差千鈞，如果你佔在這一面，他的箭能射死幾個人？」

失吉忽禿忽滿臉通紅，斗大的腦袋也耷拉下來了。

成吉思汗領兵來到喀斯尼，而札蘭丁走了已有十五天了。城民不抗而降，派一長官治

理，就急追到印度河邊。

札蘭丁知道情況危急，就想在第二天渡河。成吉思汗知道後，就趁夜追擊，擊破殿後軍後，就佈陣數重，對河成偃月形，進圍札蘭丁。

第二天黎明，先打敗右翼，阿敏見士卒死傷嚴重，自己敗走，被蒙軍追殺。接著左翼也垮了，當時中軍只剩七百人，還在奮勇搏戰，幾次想突圍，都沒有得逞。成吉思汗想生擒札蘭丁，命部隊不要射箭。所以直打到中午，札蘭丁見打不開圍，就換了一匹健馬，再作最後一次突擊。蒙軍後退，札蘭丁脫下身上的甲，背著後，把馬引到數丈高的河邊崖上，縱馬進印度河，鳧水逃走，蒙古軍萬目盯著，無可奈何！

成吉思汗站在河邊，對他幾個兒子說：「他值得做你們的榜樣了。」

好些兵將都下水要追札蘭丁，成吉思汗說：「莫去徒勞了。」

西域兵很多人都跳河想跟著去，全被蒙軍射死在河裏了。岸上的殘兵都被殺死，札蘭丁的妻子也被抓來，把她殺了。

西域完全平定了，成吉思汗等著天氣轉涼。由於勝利了，凡有功的人，大宴了幾天。

那天在大帳裏又在宴會，除了大汗、兒子、統兵的將外，凡對作戰有過貢獻，平時成吉思汗口頭獎勵過的人，都參加了。所以人很擁擠，也很熱鬧，但愛喝酒的人，多數都是喜歡熱鬧的。

北面坐的是成吉思汗，左手邊坐著察合台、窩闊台，右面坐著拖雷，朮赤還沒有回來。大將當中，哲別、速不台也沒有回來，其他的都算到齊了。像耶律楚材、張恢這些人雖也坐在北面，是以大營的名義坐在那裏，好像也不屬於有功人員，地位也不很顯眼。有功人員雖然也沒有戴紅花，沒有分等級，但大數都坐在北東西三面的第一排，好像榮譽是不肯輕易讓人的。

這種宴會裏，由於沒有排座次，幾乎所有人都約著自己最熟悉的人坐在一起，邊喝酒邊暢談著，可以算是喜氣洋洋，熱氣騰騰，都掛著一副笑臉。但也有一個人另外，察合台用手揩了一把眼淚，可能是思念他死去的兒子。

四處嘰嘰喳喳，有說有笑，這回卻孤立了一個人，就是成吉思汗。他左右都是兒子，拖雷在同失吉忽禿忽談什麼，而察合台也聽著窩闊台在講著。成吉思汗老這麼坐著也耐不住，就放嗓子說：「阿爾勒汗！」

坐東朝西那人叢裏站起一個人來說：「大汗，我在這兒哩！」

成吉思汗問：「今晚可有雨吶？」

阿爾勒汗說：「沒有沒有，請大汗寬心。」

成吉思汗說：「爲什麼這樣問？」

阿爾勒汗說：「是五月天嘛！」

阿爾勒汗是西域國王阿拉丁宮裏的歷人，撒馬爾干佔領後，成吉思汗留用著，每天報個天雨天晴，很被大汗看中。其實這個人的眞實本領倒沒有多大點，順水捧人倒有一套本領，也會提頭知尾的表現一下自己的博學，耶律楚材很看不起這個人，連話都不願同他講。但張恢卻反對這樣做，勸楚材見他的錯就揭發他，以免他認爲我們一無所知。現在大汗說悶，阿爾勒汗說是五月天，耶律楚材說：「主要是人多，帳篷的四圍一解就涼了。」

張恢站起來放大嗓子說：「大汗！耶律先生說把帳篷四圍一解就不悶了，主要是人多。」

窩闊台站起來走出去了，一會就派人把帳幕周圍解了，頓時就涼下來，成吉思汗高興了說：「各有一長吶！耶律楚材的知識多。」

這好像多少掃著阿爾勒汗的臉，就不滿意了。那天是五月十五，月亮從東方像個大銀盤似的升起來，阿爾勒汗突然又大叫說：「大汗！今天可是五月十五？如果是了，就要月蝕。」

成吉思汗聽了問：「可算對？」

阿爾勒汗說：「萬無一失。」

成吉思汗說：「既然如此，我們就散會吧！」

耶律楚材說：「大汗，不是今晚。」

阿爾勒汗說：「你憑什麼這樣說？」

耶律楚材說：「你不用問，我說不是。」

阿爾勒汗說：「大汗！我同他打賭。」

成吉思汗沒有說話，窩闊台走出來說：「你賭什麼？」

阿爾勒汗說：「賭腦袋，蝕了殺他，不蝕殺我。」

整個會場都靜了，看耶律楚材怎麼說，好一會楚材才站起來，由於身材高大，像一尊塔一樣。他心平氣和，滿臉笑容地說：「日月蝕的事情，對不懂的人來說，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對懂它的人來說，不是件神祕事。因爲這不是人們能左右的，而且是定了的，所以不稀罕。現在阿爾勒汗爲此而要賭人頭，無非在大家面前想顯示一下他了不起。我不能明知他錯而要他的人頭，我不和他賭。我宣佈今年月蝕在五月二十二半夜亥時，誰說的對，月亮會兌現。」

阿爾勒汗說：「不敢賭說明沒把握，大汗，不要聽猜測估計的話，我說就是今晚，不敢賭的閉嘴！」

這話音剛落，張恢站起來說：「我同他賭。」

阿爾勒汗說：「你懂什麼？」

張恢說：「我懂你說謊，要你的人頭。」

很多人都嘩地笑起來。窩闊台說：「張書記，你憑什麼賭？」

張恢說：「我憑阿爾勒汗不會聽人勸告。」

窩闊台說：「他懂你不懂，不要賭了。」

張恢對阿爾勒汗說：「今晚月蝕，我輸人頭；二十二蝕了，你輸人頭。兩天都蝕，不輸不贏；兩天不蝕，不輸不贏。」

衆將齊吼：「公平合理。」

阿爾勒汗說：「好，立下文約。」

張恢說：「大汗在這裏，這麼多人在這裏，何必要文約。」

雙方就這麼定了。窩闊台關心地對張恢說：「阿爾勒汗是一生幹這個的，你憑什麼同他賭？」

張恢說：「我信耶律先生，人家曆書都會編，難道不會算個月蝕？」

窩闊台不說話了。那天夜晚，很多人守夜看月蝕，直到天亮月亮落，沒有出現月蝕。二十二號夜晚，由窩闊台主持守夜，到亥時月蝕了，而且蝕了八分。大家都說：「阿爾勒汗的腦袋丟了。」

「到底耶律先生的才高。」

去傳阿爾勒汗的人回來報給窩闊台說：「阿爾勒汗逃跑了。」

窩闊台準備派人去追。耶律楚材說：「大家知道他是個什麼樣人就夠了，殺了沒有意思。」

窩闊台說：「不能，說話要算話哩！」

楚材說：「他是本地人，抓不著，算了。」

這樣，全軍都議論著這件事，耶律楚材的才名就深為人知。

又一次宴會上，有個西夏人常八斤，對耶律楚材不滿。他以善於造弓出名，平常深受成吉思汗的嘉獎，就以為自己功高無比了。現在有人稱讚著耶律楚材，他心裏想這算什麼呢？就在宴會上說：「現在正在用武，耶律楚材這樣的儒生有什麼用？」

這話說出來，大家都聽見了，連成吉思汗也呆呆的望著他，但什麼話也不說。耶律楚材容忍不住，就說：「造弓都還要請弓匠，要治平天下的，怎能不用治天下的匠呢？」常八斤就啞在那裏了。成吉思汗聽了，有所觸動，就忙說：「楚材！到我這裏來喝酒，給這些沒見識的多什麼話！」

楚材到成吉思汗那裏去喝酒，兩人親切愉快的談起來，從此成吉思汗就很重用楚材。也許他也才醒悟到楚材是治天下的匠哩！

一天，楚材在印度河邊遇著一個人，是西遼前郡王李世昌，他們同是契丹人，楚材也沒料到這樣遙遠的地方，會遇上這麼一個故鄉人。更使他感奇的是他在作漢詩，當然遼時代能

作漢詩的倒是很多，好些帝王后妃能作的也多，而是流浪在西域還寫漢詩的，實在是奇了。兩人就議論起詩來。李世昌說：「我對漢詩有新體會，生活經歷不豐富的人，根本寫不出好詩，好詩都是肺腑之言。」

楚材點頭，表示贊同。李世昌又說：「遼人寫的漢詩很多，集子也不少，爲什麼不能流傳呢？一句話內容平泛，無肺腑語。」

說完，就從懷裏取出一張紙給楚材說：「你看看這首長詩如何？」

楚材接過手一看，題目是《醉義歌》。開頭是：

曉來雨霽日蒼涼，枕幃搖曳西風香。
困眠未足正輾轉，兒童來報今重陽。

楚材連稱好詩，看下面共有一百二十句，就說：「這一天我們沒事，到我那裏玩幾天。」就把李世昌邀去了。

住了好些天，他們才分手相別。

已是八月了，一天晚上掃帚星出現在西方，成吉思汗召楚材問：「這主何吉凶？」

楚材說：「金主要死了。」

成吉思汗十七年（公元一二二二年）八月，班師北返，明年春，循進軍原路回軍，九月渡阿母河，直到成吉思汗二十年（公元一二二五年）春天，才回到蒙古。

第四章　佐主事事閃金光

一、搶大黄之迷

成吉思汗一回到蒙古宮裏，就得到史天澤的密報，要解決山東問題。成吉思汗知道木華黎死後，他兒子孛魯還稚嫩，難以解決山東州縣的動亂，滅金就更成問題。他決定先把西夏平了，這樣才無後顧之憂。他打定主意後，就召集宗王大臣們商討國事，準備親征西夏。宗王大臣們見他這幾年東征西伐，消筋蝕骨，身體日漸虛弱，現在又要親征西夏，都極爲不安，竭力加以勸阻。他只淡淡一笑說：「我們大家都爲大蒙古國效勞著想，不要考慮個人身體事情，人總有一死，死在哪裏都一樣。」

有人說：「我們伐西夏，也師出無名吶！」

成吉思汗說：「我看你們盡說些無關緊要的話，是要同他公堂對案嗎？再說出師本身也有名，聽著，一是夏自投降後不守諾言，二是不派人質，三是不派兵從征西域，四是克列部殘餘躲在他國裏。」

大家見他決心要打了，也就不再阻攔了，就決定親征。

他回到帳內，掛滿笑容，皇后也遂接住，就問：「大汗今天有什麼喜事，這般高興？」

成吉思汗笑說：「又要出征了。」

也遂聽了不樂說：「天天打仗，有何樂趣，現在又要找誰打？」

成吉思汗說：「打西夏。」

也遂也想勸阻他親征，就說：「黃河以南，早交給木華黎了，老虎死了有虎兒在，何必要大汗去親自動手？」

成吉思汗說：「老虎生出貓兒來，他咬不動豺狼。」

也遂說：「眞的不能不去，我倒要隨征哩！」

成吉思汗說：「前次忽蘭隨我出征，整天都累的躺著，毫無樂趣，像妳這樣嬌弱，如何去得？」

也遂說：「大汗一心爲國，奴豈能貪圖享受?我一定要跟去，侍奉大汗左右。再苦，也怨不著旁人，橫豎是我自願的。」

成吉思汗深受感動，答應這次由她隨軍。

成吉思汗整點兵馬，祭旗出征。走到中途，突有一匹馬橫穿大路，成吉思汗的馬突然受驚，一時羈勒不住，就把成吉思汗從馬上摔下來。侍衛們連忙上前，把他扶回軍帳，這一跤跌的不輕，只摔得頭昏目眩，神志不安。這一夜就由也遂陪著，很是不安。

第二天清晨，也遂對衆將說：「昨晚大汗發熱，請大家商量如何是好。」

部將脫欒說：「西夏人築城而居，別無去路，勢必死守。不如回師，等大汗病好，再來討他好了。」

大家都說好，一同前來奏給成吉思汗，誰知他聽後搖頭說：「西夏見我回師，反疑我害怕。不如我在這裏養病，派一個人前去問他爲何違約，看他如何回答，再作決定。」

大家也覺得好，就派使到西夏去。這時夏主李安全早已死了，先由族子遵頊嗣位，後傳給德旺。德旺怯懦無能，被蒙古使臣問得答不出話來。旁邊閃出一個大臣說：「我主新即位，我邦你邦的不和事，他一無所知，都是我幹的。你們如要征伐較量，請到賀蘭山來打；如要金銀帛緞，就到西涼來取，閒話不必多說。」

使臣不好再說，就退出來，到門口問說話的叫什麼名字，門衛說：「大臣阿沙敢不。」

使臣回來給成吉思汗報告了，氣得他從床上跳起來，喝令立即進兵。大家又忙著勸阻，成吉思汗怒氣沖沖地說：「這樣的狂言，怎能接受？又怎能回軍？就是馬革裏屍，也不能叫他們如此囂張！」

於是他扶病上馬，直指黑水城與賀蘭山。

阿沙敢不聽報說：「蒙古軍到！」

他問：「現在哪裏？」

探報說：「賀蘭山下。」

阿沙敢不就率領精銳，下來衝陣。蒙古兵紮穩陣腳，引弓放箭，西夏兵只好退下。阿沙敢不二次衝陣，反射退去。這時阿軍氣敗，只聽蒙軍牛角號響，千軍萬馬如像狂潮怒浪，一湧而來，把西夏兵砍死大半。阿沙敢不只好帶著一些殘兵敗將，落荒而去。

成吉思汗因天熱，在渾垂山避暑。到冬天，連下西涼、綽羅、和拉等縣。接著又逾過沙陀到黃河九渡，取雅爾等縣，再圍靈州。兵到鹽州川時，因天下大雪，就在那裏過年。

第二年河水解凍，成吉思汗領兵渡河，下積石州，下臨洮府，佔領洮河、西寧兩州，向德順發起攻擊。西夏節度使馬肩龍在這裏駐守，堅持了三天，待援不到，無法抵抗，以身殉職。這時夏主李德旺，憂成病而死，由他侄兒睍嗣位。他年幼無知，比德旺更差了，到了二月，蒙古兵就圍住夏都了。成吉思汗又到六盤山去避暑，只派將攻掠。夏主睍急的不知所措，召集文武官員議事，不料這些官員躲得一個也不見面，睍知國勢難挽，爲了保命，就把祖宗傳下的金佛及金銀器皿等貴重東西，以九九爲數，帶到蒙古營裏，蒙古以九九爲大吉利，所以取這個數。

夏主乞降的消息，報到六盤山，成吉思汗要夏主睍親自出降。睍沒辦法，只好到六盤山謁見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叫他改名失都兒。西夏一百九十六年的天下，算是亡了。

蒙古兵攻進夏都之後，大家劫掠財物和女人，一些將領見夏都國庫金銀、布帛、粟粒都一掃而空。獨有耶律楚材一人在擄著圖書文件，爲兵將們所看不起，更使人笑話的是他用兩

隻大駱駝走了大黃。這件事情大家把它當成大笑話，傳到六盤山，生病的成吉思汗都笑的直不起腰，他說：「西域的東西比這裏好，他一次也不進城搶掠，什麼也不要。這次他給我說要去夏都，難怪是去搶書，讀書人喜歡書，搶了情有可原，他搶大黃做什麼呢？這吃了會瀉肚，怕他也不知道。我聽說漢族的讀書人迂呆，他是契丹人，讀漢書讀呆了。」

也遂也笑了說：「漢人是不行吶！夏都的漢人佔地一塊也不要，空出來做牧場。」

成吉思汗問：「爲什麼？」

也遂說：「西夏人說漢人無補於國。」

成汗思汗說：「說得有道理哩！」

過了不久，已是五月，天氣暴熱起來，成吉思汗的衛隊裏發生疫病，死了不少人，成吉思汗的私人醫生都下去治病了，吃什麼藥都不起作用。發病快，身上發熱，昏迷不醒，少則三天，多則五天，就死去了。總共一萬五千的衛隊，才十三天就病了約六千人，死了近一千，這使成吉思汗和皇后都急得不得了。醫生叫他們不准出房門，說是吹風都會把這病帶來，眞是恐怖萬分。每天，成吉思汗都叫醫生報當天情況。成吉思汗見醫生來，就問：「情況怎麼樣？」

醫生愁眉苦臉地說：「有增無減。」

成吉思汗說：「離開這裏回蒙古。」

醫生說：「不能了，路上更危險，只有在這裏靠天了。」

成吉思汗說：「不能完全靠天，藥也是要吃的。」

醫生說：「周圍縣城的藥都被我們買光了。」

成吉思汗說：「快到外地請醫購藥，一定要把病醫好。不然我的衛隊要死光了，他們都是跟著我很多年，死不得的人吶！」

說完，連連嘆氣，眼淚都要掉下來了。這樣的情形，以前是很難見到的。也遂說：「大汗自己身體不好，不要著急了。」

對著醫生說：「你走吧，多去想想法。」

醫生也像得大赦一樣，匆忙出去了。成吉思汗嘆了一口氣說：「現在我才知道這個醫生也同西域的歷人一樣，都是白吃我的人。」

也遂問：「歷人怎麼一回事？」

成吉思汗就把西域歷人賭月蝕的事，從頭到尾又說了遍。也遂說：「這是叫狗不咬人，歷來誠實人都不愛吹噓，耶律楚材有這大的本領嗎？」

成吉思汗說：「這個醫生平常也是老子天下第一，我的命好像都是他保住的，回想起來我實在沒有眞正生過病。這次馬上跌下來，他就醫不好了，我曾懷疑過他沒有本領，這一回眞正漏底了，什麼病死了我這麼多人，我要叫他償命！」

皇后也害怕了，就忙勸說：「瘟病是難醫的，也不要拿他比歷人。只是病醫不好，就不要叫他來報了，免得大汗心煩。」

成吉思汗說：「好！不要他來。」

皇后就傳令下去，病醫不好以前，不要來報給大汗了。

將近過了十天，侍衛報說：「失吉忽禿忽求見大汗。」

成吉思汗說：「叫他進來。」

然後對皇后說：「不好了，我的衛隊死光了。」

也遂問：「大汗怎麼知道？」

成吉思汗說：「他是首領，自從生病都沒來過，現在來了，不是人死光了又是什麼？」

也遂就想走出去堵他，誰知失吉忽禿忽已經進來了，向成吉思汗跪下去說：「大汗的病好些沒有？」

成吉思汗說：「你首先老實告訴我，我的衛隊還有多少人？」

失吉忽禿忽說：「一萬三千多。」

成吉思汗說：「你說謊，十多天以前就死了一千多，哪還有這麼多人，說實話。」

失吉忽禿忽說：「眞是死了一千二百多。多虧大汗把耶律先生派下來，他又帶來大批藥，就把病堵住了。要不然像開頭那半個月，我的一萬多兵，還不夠死一個月哩！」

成吉思汗問：「耶律楚材醫的嗎？」

忽禿忽說：「當然是他，眞是藥到病除，大鍋熬著藥，吃一個好一個。我只可惜他晚來十天，不然根本不會死人。」

成吉思汗問：「生病的還有多少？」

忽禿忽說：「沒有病的也先吃藥，沒有人發病了，生過病的再保養幾天就好了。」

成吉思汗說：「你現在回去，叫耶律先生回來。」

忽禿忽說：「沒有要緊事，讓他多住幾天，我的士兵捨不得離開他，都說是重生父母哩！倒是把大汗的老醫生調回來，士兵們暗地罵他是催命鬼、殺人不用刀、劊子手，我怕別人把他打死！」

成吉思汗問：「可有他醫好的人？」

忽禿忽說：「說來也怪，一個也沒有醫好。」

成吉思汗說：「我早想叫他償命了，放他在外面，被人打死不要你負責！」

忽禿忽就走了。

也遂對著成吉思汗說：「大汗！我看耶律先生是個神仙了，你給我講了西域的事，又親自聽了醫病的事，我看凡人是做不出來的。」

成吉思汗說：「我同他相處了近十年，最近這幾年才慢慢看清這個人的了不起哩！只能

說我沒有眼力。」

外面送晚餐來了，也遂伺候成吉思汗進餐。

第二天上午，耶律楚材來見成吉思汗，見他憔悴多了，看出已不久於人世了。但毫不動容的請安問好，然後說：「臣做了一件違法的事，要請大汗恕罪！」

成吉思汗問：「什麼事？」

楚材說：「我冒用大汗的名義，到衛隊去醫病，因爲不是這樣，我無法下手。當時發病的已到七千多人了，就像救火一樣緊急，來不及回來請示了，眞是罪過。」

成吉思汗說：「我已聽說你救了我一萬多衛兵的命，還不知要如何謝你哩！你做了一件大好事。」

楚材說：「爲主分憂，是臣之責。我能醫好病，全賴大汗之福。」

也遂在旁聽了，也深受感動，就插話說：「耶律先生有這樣高的醫術，好像是神仙了。」

楚材說：「這全是巧合。」

成吉思汗問：「這叫什麼病，這樣厲害？」

楚材說：「這叫暑疫，是在炎夏少雨情況發生。地裏產生一股煙瘴之氣，吸進腔裏，就發病了。用汗、吐、下之法，都可醫療，只要把那點毒氣趕出去，就可保命了。」

成吉思汗說：「你講的很清楚，我全信了。用什麼藥？」

楚材說：「我用的藥，單用一味大黃。」

成吉思汗問：「可是夏都拿來的？」

楚材說：「是的。」

成吉思汗說：「你去夏都時，這裏還沒有發病嘛！你爲什麼要拿大黃呢？」

楚材說：「攻夏都前，日暈不斷，這是無雨的表現，我想到可能會有暑疫，到夏宮裏堆著大黃，我以防患的心拿回來了，仗大汗的福，剛好用上，不是碰巧嗎？」

成吉思汗深有感觸的說：「你這不是碰巧了，完全是有預謀，有棋伏三步的本領了。」

耶律說：「事情要辦得有始有終，我在衛隊再住十天，把病人全醫好了回來。」

成吉思汗問；「還在發病嗎？」

耶律說：「沒有了，只是病人相信我能醫好這個病，我在那裏他們心情安定，這樣也有抗病和一定的療效哩！」

成吉思汗問：「我的醫生爲什麼醫不好病，毛病在那裏？」

耶律說：「他也用解毒藥，但只能在體內解，沒有趕出體外，所以療效不好。」

耶律楚材說了句：「請大汗好好養病。」就走掉了。

成吉思汗對皇后說：「今後我的大汗位，早決定由窩闊台接嗣，萬一我死前不見他，妳要告訴他，耶律楚材，天賜我家。以後軍國庶政，要全部委他。」

也遂說：「我記住了。」

二、處理雙八仙

成吉思汗正想班師，忽然又發起病來，他自知不起，就對也遂說：「妳伺候我好些年，這次又隨我遠征，很是難得。唯人生朝露，多活難求，我將同妳永別了，我死之後，不要過份悲傷。諸子在外，把他們招回來，見最後一面。」

也遂哭泣不止，最後出去告訴大臣，去追幾個兒子。

當時，拖雷在故都留守，窩闊台在打金，察合台在西域，都要趕來見父親。且察合台因路遠難到，只有窩闊台和拖雷先後來了，成吉思汗把他兩人喊來密說：「我的壽命將要完了，靠天和人的幫助，為你們建了一個大國。從國的中心走到四方邊境，都有一年行程。你們如果要保住這個國家，必須同心禦敵。大位只能由一個人繼承，早已決定窩闊台為主，不得違背我的命令。」

拖雷有些不快活，按老規矩，皇位應該由長妻幼子繼承，但人之將死，也不忍背他，就

說：「我聽父親的話就是了。」

然後把皇后大臣都叫進來，成吉思汗說：「如今西夏已滅，金國勢孤，但他還有精兵西集潼關，南據連山，北有大河，不能急躁行事。我想借道宋國，宋與金是世仇，一定會答應的，我們就可用兵唐、鄧，直搗汴京。金要從潼關調兵來援，也成遠水難救近火，記住莫亡。」

說後，又對衆將說：「我死後暫不發喪，西夏還有個失都兒，恐生變亂。」

衆將只是落淚，都說不出話來，霎時間成吉思汗雙目一閉，停止了呼吸，享年六十六歲。在位二十二年。

死後秘不發喪，把夏主晛處死後，才車發和林。

護送靈柩的隊伍，沉默地走著，歌手吉魯格台用低沉的歌聲，輕輕唱著憂傷的哀歌：

大汗成爲大鷹，
飛翔而去；
成爲大車，
載荷而去。

翻過了一座山崗，
涉過了一條大河；
綠葺葺的草地上，
都看見大汗的足跡。
想起了大汗的業蹟，
淚水打濕了衣裳；
流出來的淚水，
再也回不到眼眶。

靈車到了木納格合黎地方，車輪陷進地裏不動，五匹駿馬也拖不起來。大家束手無策，耶律楚材從馬上跳下來，走到成吉思汗靈車面前，用低沉宏亮的聲音唱說：

我奉天承運降生的聖主啊！
你征戰建立的國朝，
你有福的皇妃和子，
你出生的故鄉和熟土

他們都在等待著你。
回去吧，鐵木真國主。
你的黃金宮殿，
你的至親故戚，
用野馬頂毛做成的你的旗幟和長矛；
你的戰鼓和號角
都還在你要去的地方。
他們都在等待著你，
回去吧，鐵木真國主。
你成功之前的知遇，
你的孛兒帖皇后，
你的博爾朮同伴，
你美貌的忽蘭妃子，
還有你那愛唱歌的百姓，
都在你故鄉福地。
他們都等待著你，

回去吧，鐵木真國主。
垂恩吧，大汗！

唱完，又揮鞭打馬，說也奇怪，靈車又輕輕走動了，大家才一掃愁容，隨靈車前進。葬事辦得十分隆重，最後葬在不兒罕山。

成吉思汗逝世後，按理應該由窩闊台即位，這是成吉思汗的遺命。但拖雷也想當大汗，就拖起來，名義是蒙古有「忽里台」制度，大汗位必須由大會決定，而其成員是各部落的部長首領和皇室重要成員，版圖遼闊，把人召齊，須要時間，拖雷就想拖出個大汗來，寄望於忽里台大會。而且，在暗地做著爭取活動，從此拉開了蒙古宮廷鬥爭的序幕。

拖雷以皇子監國，當時成吉思汗以一生戎馬，征戰了幾十年，雖然已經建成一個從東到西、從南到北，足足要走兩年的大國。但是如何治理國家，卻是毫無章程，無法可依，完全是個我行我素，誰的官大，誰說了算的國家，所以完全是亂哄哄的。

燕薊留后長官石抹咸得卜，是個帶點皇親、又有點戰功的人，委他來當燕薊長官後，簡直成了老母豬進菜園，愛嚼哪樣就嚼哪樣的情況了。還沒有走通一條街，就殺死了七個人的記錄，足以駭死人。所以一說長官來了，就像小雀見鷹，飛的飛，躲的躲，人們亂成一片，變臉失色，眞是魂也落了。

耶律楚材奉命視察，來到燕薊，同石抹咸得卜一同到街上，一路擺攤的人，個個都不見了，賣瓜子的、賣茶蛋的、賣餅的、以至賣狗肉的，都不見人影，覺得奇怪，就問說：「為什麼賣東西的人都不在？」

石抹咸得卜得意的說：「你看我治理的怎麼樣？這是躲官嘛！」

楚材說：「這樣不好，影響人家買賣。」

說完指著一個抓狗肉吃的說：「你看沒有人的後果。」

石抹咸得卜忙跑過去，拔出腰刀，把抓肉吃的人砍死在那裏了。楚材說：「偷吃點東西，不犯死罪吧。」

石抹咸得卜說：「這種人不殺，養刀幹什麼？」

楚材感到痛心疾首，知道同他辯論也沒用，就說：「我們回去吧！」

就翻身回頭走，只見有個六七歲的小男孩，朝著楚材叫：「吾圖撒合里！」

石抹咸得卜趕過去，拔出刀來，一刀又把孩子的小腦袋劈的滾得遠遠的，耶律楚材萬萬沒有料到，就放聲哭說：「你為什麼殺他吶！多活潑的孩子。」

石抹咸得卜說：「你是何等人，這小禿猹子敢喊你長鬍子！」

楚材說：「長鬍子也不是壞話嘛！」

石抹咸得卜說：「這還不壞？沒規沒矩。更何況我們已故的大汗，也是長鬍子，能叫他

說嗎？」

耶律楚材一刻也站不下去，當天就離開回都。回到蒙古，就找拖雷說：「不得了，不得了，我這次到燕薊，幾乎把我嚇死氣死了。」

拖雷問：「什麼事？」

楚材說：「石抹咸得卜這種亂殺人，實在是舉世罕見了。」就把那天的親身經歷，詳細敍述了一遍，然後說：「我想不止只有他一個，全國這樣的人一定不少，問題就嚴重在這點。」

拖雷聽了，也很難過，就說：「你說怎麼辦呢？」

楚材說：「治國就是要制度，當官的要受制度的制約，不能隨心所欲，愛怎麼辦，就怎麼辦。」

拖雷說：「請你具體說幾條，該麼辦。」

楚材說：「一訂也不能多，訂多了他還不好辦，先從大的訂幾條。第一沒有詔命，不能隨便用兵；第二要殺人必須上報朝廷，違者論死；第三州郡間不得爭民爭地，互相動用武力，先動者死。就這麼訂三條，以後慢慢來。」

拖雷同意了，就頒發出去，結果亂殺的事就基本杜絕了。

官家的亂斬殺亂之風倒也少了，而民間土匪惡霸殺人的事，還是不少，尤其是燕地，盜

賊橫行。天還不黑，盜賊就敢拉著大車，到富家門口，來拿財物，如果不給，就殺死人。這情況報到拖雷那裏，拖雷就命耶律楚材去辦，並配合自己的侍臣都拉同前往。

他們來到儒州，楚材就便衣出訪，在酒館裏向一個老人問說：「聽說這裏盜賊很兇，可是事實？」

老者說：「何嘗不是？都是金的漢人。」

楚材問：「不怕蒙古官制他嗎？」

老者說：「這些亡命徒都是官親養著的，說穿了還是官搶人，可怕就在這點了。」

楚材呵了聲，仔細的思考著，不敢一時追根問底，又扯了一些無關的閒。然後說：「久走黑路必闖鬼，我說今天公開駕著車搶人的那些人，總有一天腦袋會搬家。」

老者說：「傷狗不傷主，有什麼用？殺了幾個搶掠漢人，而留著托海、阿刺虎等雙八仙，一點作用也不起。」

楚材問：「什麼叫雙八仙？」

老者說：「托海、阿刺虎都是留后長官的親屬，他們分成兩伙，每伙八人，每伙都有一個女的，自稱八仙。人們暗地裏就稱他們為雙八仙。」

楚材問：「這些人也參加搶掠嗎？」

老者說：「哪裏，他們騎馬坐車，穿著富麗，怎肯來做這種下流勾當。」

楚材摸清了底細，就回到儒州衙門來，知道再過三天，是都拉的生日，他就對州官說：「州城有兩套八仙，可是事實？」

州官說：「我們這裏只有托海這一套，阿剌虎那一套在鄰縣哩！有什麼事嗎？」

楚材說：「再過三天是都拉的生日，我想替他熱鬧一番，想把兩套八仙請來，你說能行嗎？」

州官把手一拍說：「眞是妙極了，昨天托海、阿剌虎兩人來找我，想結識一下兩位大員，我還不敢開口，這麼一說，瞌睡過枕頭，保險來了。」

楚材說：「這事就託你了。」

州官說：「萬無一失。」

生日那天，楚材同州武官商量佈置好後，其他人一概不知，連都拉和州官，也不讓他知道。宴會前雙八仙都到了，除了本身穿著華麗外，還送來兩份貴重禮物，因為現在是拖雷監國，他等於皇帝，皇帝的侍臣都拉，這是何等重要人物？他們向都拉又磕頭又敬酒，說了多少祝福話，硬把都拉捧得飄飄然都快捧到天上去了。

至於耶律楚材，雖然個兒大，儀容美，但也還沒有一個官職，只把他看成是伺候都拉的，很沒有人重視，席位也安排在州一些辦事人中。直到宴殘酒醉的時候，楚材大聲咳嗽了一聲，外面的幾十個武士都衝進來了，頭目叫說：「四皇子的命令，你們這些盜首，一律逮

捕！」

這才是晴天霹靂，夢想不到，大家都已有七八分酒意，嚇得雖然醒了一半，但也沒有一個人說出半句話來，最後十六個人都捆得緊緊的，押到監獄裏去了。

席也散了，人也走了，只有州官和都拉散魂失魄的還坐在那裏，州官問：「他們是什麼人告的？」

都拉搖了搖頭說：「不知道。」

州官問：「剛才這事早應該通知我一聲，眞把我都嚇壞了。」

都拉說：「我還是不知道。」

州官忍不住了，站起來說：「誰肯相信，你以爲我會助他們，其實決不會的。」

都拉說：「這些是什麼人，我都不知道。」

州官問：「四皇子沒有告訴你嗎？」

都拉搖搖頭，州官又問：「出來辦案不是你主持嗎？」

都拉又搖了搖頭。州官問：「出來時四皇子怎麼告訴你？」

都拉說：「他說你跟著耶律先生，看看如何辦事。」

州官嘆口氣說：「唉！我現在才搞清楚。」

雙八仙被逮捕後，十六家人都來找都拉活動，送金銀的，送珍寶的，而他也收下了。並

說：「沒有生命危險，要殺人是要上報的，回去我會對四皇子說。」

這樣一來，送的多，收的也多。

州官和楚材天天在公堂上審理雙八仙，他們企圖逃避罪責，互相攻訐，坦白出歷年在各州縣幹的搶劫大案幾十件，最後十六個人都畫了押。

審理好後，決定判處死刑，找都拉來簽字結案。結果把審理情況告訴他，都拉知道要殺後，他說：「我不同意。」

楚材問：「爲什麼不同意？」

都拉說：「不能亂殺人。」

楚材說：「他的罪已犯到該殺的地步，有事實擺著，不算亂殺人。」

都拉說：「我不同意嘛！」

楚材說：「你好好想想，明天早晨告訴我。」

都拉說：「我是大丈夫，說話算話，莫說明天早晨，到死也不同意。」

楚材笑說：「我知道不到明天早上，你就來求我答應了。」

說完，就走掉了，他來對州官說：「等一會都拉會來找你，你就如此這般。」

就走掉了。

都拉回到自己住處，門上鎖了一把大鎖，急的心都要從嘴裏跳出來，因爲人家送的金銀

珠寶都在裏面。他就忙跑到州官那裏，州官叫衙役說：「把他綁了。」

都拉問：「爲什麼？」

州官說：「你裝什麼糊塗，明天要斬你了。」

都拉嚇的坐在地上，失聲痛哭說：「我錯了，我錯了，請你替我求求耶律先生。」

州官說：「我不敢見他，怕沾著我。」

都拉向州官磕頭說：「我求求你，救救我這條狗命。」

州官說：「我領你去見好了。」

就把都拉帶到楚材那裏，他磕頭認錯，請求留命。楚材把一個鑰匙交給州官說：「請你陪他到屋裏，把所有財物登記起來，交一份單子給我，合同罪犯坦白的贓物，一齊交到朝廷。都拉的事，就此作罷，不要向任何人張揚。」

州官連聲應是。

楚材又問都拉：「明天殺盜首十六人，你可同意？」

都拉說：「完全同意，完全同意。」

第二天，把雙八仙押到市上斬了，大快人心，燕民得安。

三、當了中書令

艱難的忽里台大會，終於臨近了。各地的宗王、皇子及皇親駙馬、公子和萬戶、千戶官已經陸續來到怯綠連河。

會議預定要開四十天。頭三天，大張筵席，狂歡暢飲。大會以後，開始討論皇位事情，雖然成吉思汗生前已經定了，但皇族人多，各有各的關係，各自有不同性格，各人的等級不同，有些要爲自己謀私，有些得了好處要報效他人，有些要賣弄權威招牌，好像得不到他的支持，誰也休想當大汗。二十四年前召開忽里台大會的時候，參加的人沒有那麼多，吃的沒有這樣好，酒都是木碗喝的，但是每個人的心比現在赤誠，說出的話也像清水見游魚，清清白白的。這一次就不同了，血裏滲進了黃金，話裏也滲進了私情，大概酒裏也滲進了狐狸尿，個個都聰明狡詐起來，忽里台大會不清白了。

皇族分了黨派，最不該的是皇子都是分黨，最開頭是成吉思汗西征前，要決定誰當太子，察合台硬說他哥哥朮赤不是成吉思汗的親兒子，是蔑兒乞種，弄得成吉思汗也發誓賭咒，硬說朮赤是他兒子。但兩弟兄的情感就此破裂，兩人都當不成太子，皇位繼承人才落在老三窩闊台身上。

現在拖雷朮赤是一黨，朮赤的兒子唯拖雷是從；窩合台和窩闊台是一黨，倒也勢均力敵。拖雷監國，時間越長，越對他有利，所以計謀在拖。爲了要召開這個忽里台大會，成吉思汗死後，時間混過快滿兩年了，現在在這個大會裏，又在進行著骯髒的交易，由於耶律楚材看得淸淸楚楚，也就著急起來。

楚材不是拖雷派，也不是窩闊台派，但由於他是儒家，無形間偏重於先帝遺命，對忽里台大會不夠重視，事實上也有可能越搞越爛，最後走上分裂的道路，一分裂就會相互打起來，成十年百年的打下去，結果苦了人民，這樣的事情，中國歷史上翻開就是，楚材最爲熟悉，所以他怕分裂。

他曾經多次挺身而出，向拖雷奏說：「要儘快決定宗社大事。」

拖雷說：「要找個好日子哩！」

楚材說：「這事我早已算好，八月二十四日就是吉日，過了就沒有更好的了。」

拖雷說：「旣然這樣，三哥就到大會裏去說嘛！」

拖雷知道會上人多嘴雜，不會一致通過；再說也不方便說我要當大汗了，而把忽里台大會擱朝半邊。很巧妙地拿雙小鞋穿在窩闊台腳上，叫他行走不得。窩闊台確是忠厚些，就說：「雖然父親有遺詔在這裏，但大汗人選總以選賢服衆爲上策，可以在衆兄弟叔伯裏，推選能人。按照我們蒙古風俗，家裏小兒子是繼承人。拖雷是我家的小兒子，他日夜伺候著父

親，父親所定的很多習慣法，他也完全記得清。好在宗王大臣都還健在，不妨多方商量。」

話剛說完，察合台這個直性人也火了，他說：「三弟說的這些是廢話，四弟又不是昨天才生，難道父親沒有你聰明，要你來推薦？老實說你我弟兄誰有幾斤幾兩，父親早清楚了，誰做樑誰做柱，照父親安排的做就沒事。我說實話，誰違背父親遺命，我把他斬了。忽里台大會也一樣，作出與父親遺命相反的決定，我要叫他退伙食錢，又吃人又想羞人，這算什麼人！」

楚材暗地欣賞察合台的直言，也就說：「察合台話說的不好聽些，卻是很有理，先帝這樣一個了不起的人，千事萬事都辦得好好的，難道他會辦錯這樣一件操心不大的事？」

大家一向都服這個知天事的能人，一聽他這話就紛紛說對，朝廷的人基本上定了。拖雷情知拗不過衆人，更怕他二哥這個說得出做得出的粗人眞把自己斬了，只好退讓，轉而表示支持窩闊台上台。

登基那天，非常隆重，開忽里台大會的人也全部參加了，都贊成了先皇的遺命。也遂皇太后等都來觀禮，可以說是該來的人都來齊了。

耶律楚材走到察合台面前說：「王爺雖是哥哥，但要進行朝拜，因爲朝堂上就只分君臣，而你只是臣，必須服君。」

察合台爲難地說：「我們蒙古人不以大拜小。」

楚材說：「你說的大小是說家裏的，我說的是國家的，家小國大，應該以家服國。關鍵的是王爺拜不拜，影響到所有宗王，王爺在下面堅強支持窩闊台嗣位，這實際也是擁護先帝的遺命，這一拜是要拜的。」

察合台說：「你這樣說，我就拜了。」

窩闊台登上皇位，只見拖雷搶先朝拜敬酒，在廣衆面前表示自己並無野心，擁護遺命。接著察合台也上前跪拜，這確使蒙古宗王們也吃驚了，但他都拜了，還說什麼，其他宗王也學著他行了九拜禮。朝拜完畢，窩闊台領著衆人走出帳來，向天上的太陽拜了三拜，衆人也跟著拜了。最後大家回到帳裏，開宴歡飲。

察合台高興地拍拍耶律楚材的肩頭說：「你可說是我蒙古國的最好臣子了。」

楚材說：「不敢當，不敢當！」

也遂皇太后召窩闊台來說：「先皇死前曾要我傳給你一句話，他說耶律楚材，天賜我家。以後軍國庶政，要全委給他哩！過去我一直不說，今天你即了位，我告訴你。」

窩闊台說：「先皇也告訴我了，耶律楚材的能幹，全蒙古人都公認了，我一定重用他。」

第二天，窩闊台帶領大家到成吉思汗靈前祭祀，然後把別國奉貢的寶物，散發給宗王、皇親和大臣們。

回來坐殿，根據父親的遺囑，分封了兄弟的地盤：朮赤的封地在咸海北面，西到撒哈辛、不里阿耳邊界；察合台的東起畏兀兒，西達阿母河；窩闊台的在葉密立河一帶；拖雷繼承父親的哈剌和林諸山與斡難河間舊地。

特封耶律楚材為中書令，總管軍政庶務。皇族和大臣，絕大多數都服了。

耶律楚材向窩闊台汗奏說：「陛下新即位，宜赦天下罪犯。」

窩闊台說：「這些罪犯都放出來，不會到處亂起來嗎？」

楚材說：「罪犯的關押，有懲罰的一面，還有求他變好的一面。陛下把他放了，表明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如果他出來繼續作惡，這樣的人不會多，而且我們完全有力量把他捕回來，無傷於大局。」

窩闊台汗接受了，進行了大赦，這是蒙古歷史上第一次，有很多人持反對態度。

窩闊台汗二年（公元一二三〇年），窩闊台史上稱元太宗，以後稱太宗。耶律楚材奏請赦命擴大到中原，也就是過去西夏和金的佔領區，而被很多王公大臣非議了。他們認為這是耶律楚材的偏愛漢人，與蒙古國毫無好處，所以不能執行，弄得太宗也說不服他們，就發生動搖了。

楚材對太宗說：「陛下是君，善惡應該由國家處境來考慮，要從有利於統一來著眼。大蒙古國本身是個新東西，他辦的事必然也是新的，而新東西也必然要被不理解新事的人來反

對，這倒不足爲奇。今天的蒙古國，包容了很多民族，各族人都是你的子民，都應該待成一樣。享受一樣，才好要求義務也一樣，以後我們還要他們出錢出力，今天怎能不赦他呢？國君如家庭的父母，民族是國君的子女，父母不能待子女不是一樣，國君又怎能把民族待成兩樣呢？」

太宗也就赦了中原的罪犯。有一條界線，只赦太宗二年正月一日以前的罪犯，以後的不赦。

接著又頒發了《便宜一十八事》。內容大體有：郡裏要設官治民，設萬戶總軍，使雙方勢均力敵，互相遏制驕橫。

中原地方財用，應體恤人民，州縣不奉上命，敢擅自科差的罪處。

貿易借貸官物的罪處。

蒙古、回紇、河西人，種地不納稅的死罪。

官員盜官物的死罪。

犯死罪的都要上報，批准行刑。

貢獻禮物，爲害不輕，應予禁斷。

頒前給太宗看，他都同意了，惟有禮物一條不同意，就說：「送禮是自願，應該由他。」

楚材說：「這是蠹害的開端，禮物拿到手，什麼非法事都幹出來了。」

太宗說：「凡你奏的，我都件件依從了，難道你不能從我一件嗎？」

楚材說：「陛下與臣，都爲國家著想，毫無私利。送禮收禮是臣下幹的多，臣都不貪圖了，爲什麼陛下一定要開這道門呢？」

太宗也就從他了。

近臣別迭等上了一封奏書說：「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積財萬貫，而官庫空虛，一無積存。漢人無補於國，建議把他們消滅，闢成牧地爲宜。」

太宗就召楚材來，把奏書交給他看，楚材看了說：「陛下不是要南征了嗎？」

太宗說：「是的。」

楚材問：「軍費有著落了嗎？」

太宗說：「我正要同大臣商量。」

楚材說：「那就商量吧！」

太宗說：「別迭等人的奏書怎麼答覆？」

楚材說：「用話說不清，以後我會答覆他的，陛下不要理他。」

太宗就召集宗王和大臣開會，商討如何籌集軍費的事情。管理財政的大臣說：「過去先皇手裏，有過金銀滿庫，糧食成山的日子，那全是從夏、金擄來的，過去我們自己有什麼

呢？但這樣的日子不長久，自從西征就用的多，進的少，漸漸用空了。現在我們的軍隊比以前少了，不到十三萬人，西征回來後，又吃了五年，有點供不動了。這軍費要怎麼出，我一點底也沒有。」

所有人聽了，眼睛鼓得大大的，沒有人發言，而托海卻在打盹了。太宗問：「托海！」

托海從夢中驚醒說：「我聽著哩！」

太宗說：「我問你怎麼辦？」

托海說：「我主張打。」

所有人都笑起來。太宗又說：「主張打何必要你說，我是問軍費怎麼辦？」

托海說：「什麼軍費？騎馬帶刀，打就完了。」

太宗問：「一路可要吃？打仗可要補充弓箭？」

托海說：「這我就不懂了，我跟先皇打了大半輩子仗，也沒提過這些事情。」

別迭說：「我提議派騎兵去擄漢人錢財，這數不會少，然後再去打金邦。」

太宗說：「這怕不行吧！」

大家都束手無策了，坐了好一會，太宗就對耶律楚材說：「中書令！你說怎麼辦，是不是不打了？」

楚材說：「養著軍隊不打仗，拿來幹什麼！我向中原收稅，一年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

萬匹，糧食四十餘萬石，最多等半年，就可以出兵了。」

所有人都驚呆了，但人們認爲他連月蝕都知道，不會說假，也都不敢問。只是太宗問了一聲：「要派幾萬人去？」

楚材說：「派三十個人就行了，散會吧！」

太宗就散會了，耶律楚材單獨走了。

宗王大臣問太宗：「中書令說什麼，我們不懂吶！」

太宗說：「我同你們一樣，也搞不清。不過不會說白，他一次也沒說謊。」

別迭說：「我聽他說可收白銀五十萬兩，我半點都不信。金邦的倉庫也不會有這麼多，他上哪兒拿？」

托海說：「我聽著一句糧四十萬石。陛下！不可能，打別的主意吧！」

太宗說：「以後再商量。」

大家就散了。

耶律楚材下會後，立即召了三十多個人，都是有些頭腦和才幹的，其中有二十個人是通曉漢文漢制的。把他們召集起來，就對他們說：「我們國家要實行稅制了，要收地稅、商稅、鹽、酒、冶鐵、山澤等稅。重要稅率收十比一，雜稅二十比一計算。燕金等地分爲十路課稅所，大家下去，加緊徵收，要在百天內完成。」

說完後，指定張恢爲總收使，每路正使一人，是蒙軍將，副使兩人是通曉漢文漢制的。然後楚材問：「可有困難，能否完成？」

張恢說：「稅率不高，決無問題。」

就匆忙下去了。

有的兩個多月就回來了，最晚的也沒有超過三個月，據張恢對楚材說：「這次下去一來是稅率不高，比金、夏的都低；再則是三四年沒有收過稅，就樂於繳納。銀、帛都運回來，糧食金邦的都留下了。」

楚材說：「做得好極了。」

太宗因楚材的要求，又召開宗王和大臣會議，由張恢來報告燕、金稅收情形，最後說共收得白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多疋，都已交庫，糧食四十多萬石，已有一部運回，其他在運輸途中。話一說完，羣情振奮，對不懂稅制的蒙古人來說，也是不可思議了。耶律楚材對別迭說：「別迭兄，你建議說漢人無補於國，要把他們消滅了，把地空著當牧地。現在你還堅持那麼做嗎？」

別迭紅著臉說：「中書令！我是剛生的小狗還不睜眼。我已經領悟到要走一年的蒙古大草原，還擠不出十萬兩銀哩！我不敢輕視漢人了。」

楚材對著太宗說：「陛下！你要我答覆別迭的奏議，我算答覆了。」

太宗笑著對楚材說：「你不離開我的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金朝的臣子，還有像你這樣的人嗎？」

楚材說：「在汴京的金臣，個個都比我能幹；我不中用，才留在燕京。先皇拾來，而被陛下用上了。」

太宗說：「謙謙爲人，足當楷模！」

就命取酒來敬了他三杯。

四、輔佐窩闊台

耶律楚材在蒙古朝廷的威信，已高到不可攀的地步。只是他謙恭爲人，毫無驕態，生活簡樸，從不豪華，這當然同他的佛教居士分不開了。所以深宮裏的也遂太后，坐朝的太宗，宗王裏的察合台、拖雷，哪一個不佩服他？更不用說是下面的人了。

像這樣一個具有高才華的人，換一個人很可能個人野心漲大，會演出奪權篡位這些事來。如以楚材的智力、權力來說，確也是易如反掌的事，而楚材在這方面絲毫沒有表現出來，全得力於儒、佛兩教的教養了。

成吉思汗不懂耶律楚材才高嗎？他很淸楚，那爲什麼跟著自己近十年，連個官都不賞？

他就是怕楚材背叛他了。因爲他的前半生是在爭權中長大的，他體會到這世上只有一個權力大小的問題，他既不懂儒，又不懂佛，所以無法正確認識楚材，不敢放膽用他。直到認識這個大才是天給他家的時候，他也要辭別人世了。人生命短，相知不易，好在還囑咐兒子要重用楚材，所以楚材也才有個一展雄才的機會，如果這句遺囑也不傳不來，耶律楚材也勢必與草木同腐了。

太宗窩闊台，年紀也只比楚材大四歲，當時楚材四十一歲，而他們認識相處已有十六年了，所以用楚材是毫無顧慮的，加上太宗爲人誠直，也不多疑，君臣就處得很好，現在是不論大事小事，都要向楚材報告後，太宗才處理了。

那天太宗又在召開著宗王大臣會議，楚材又在建議完善驛道制度的事情。他說：「驛站不要單看它多運點東西，更重要的是起著朝廷耳目的作用，沒有驛站，就等於人沒有耳朵，有驛站而辦不好，等於是聾子。驛站辦好了，邊疆消息靈通，處理事情及時，更不會貽誤軍機；就是平常，佈宣政令，加强同全國各地和各汗國之間，和西域之間的聯繫，都是很必要的。溝通中亞和更遠地方的交往，對我們只會帶來好處。」

太宗不住點頭說是。

楚材又說：「西征時候，我在撒馬爾干看到那些馬鞍、馬刺、刀劍等等軍用品，無不精美絕倫，看了愛不釋手。其實這些也不是花刺子模自己的東西，鎢和鐵都是波斯東面出的，

他們只是加加工而已，賣給我們賺去了多少錢？如果鎢和鐵運到我們這裏，照樣也能造出好東西來，多餘花的那筆錢，不就可以省下來了？」

太宗說：「還有他們的刺繡，繡品上的飛禽走獸，只少那口氣了，裝飾在宮裏家裏，人都要添加精神哩！」

楚材說：「總之那面靠著大海，從海上四通八達，不遠萬里的來做生意，互通有無，有了驛站，我們也可以去參加貿易，不惟可以買些貨進來，更可以增長見識，學會不少東西。」

太宗說：「我們也可以賣出些東西，就如鼒州大黃，功效神奇，那些年中書令就醫活了那麼多人，如果外國人嚐著味了，眞要拿金條來換哩！」

這一回，參加開會的宗王大臣，聽了都激動不已，紛紛把自己所管轄地裏的土特產品，爭先說出，馬上就要進行交易那個樣兒。太宗說：「現在我們主要是搞驛站，驛站都搞不起來，就是西域發生了署疫，我們的鼒州大黃也賣不出去，因爲它自己也不會飛。至於這驛站怎麼搞，盡可各顯神通。」

這麼一說，宗王大臣又糊塗了，因爲他們一不知驛站是什麼玩藝兒，更不知貿易來往，經濟交流。楚材知道他們心中無數，就說：「驛站也不是神秘事吶！十年前先皇就搞過，那年長春眞人來朝先皇，由漠北西行時，就有蒙古驛騎二十多個人跟著他走，到一定地點就換

人，那地點有站戶，而換人地點叫站赤，我想這也是驛站了。」

有個宗王說：「說了半天是說駱駝隊吶！」

太宗聽了歎氣說：「驛站驛站，說了半天驛站，你怎麼會扯上駱駝隊，連站也不見了。」

楚材說：「有些事本來很簡單，但沒有聽到過，更沒有見過，就一時說不清了。現在我講一段故事，也許就會對驛站有所認識，大約在五百年前，中國的唐朝皇帝李隆基，建都在長安，有個絕色美女名楊玉環，當了他的貴妃。楊貴妃最喜歡吃荔枝，而荔枝生在嶺南，離長安數千里，更糟的是荔枝易敗，離枝四五天，色味都變了。唐玄宗爲了討好楊貴妃，就下令給驛站說：『你們從嶺南運荔枝到長安，要色味不變，如果壞了，送運者死。』驛站接到了這個任務，站站都準備好好馬好騎手，荔枝從嶺南一出發，背著荔枝就從驛道飛跑，到站換人換馬，晝夜不停，一天趕六七百里路，最後把荔枝送到長安，眞的色味不變，驛站完成了艱難的任務。」

剛一講完，大家都說認得了。

太宗說：「講得好，使我對驛站更加深認識了，這種精神不得了吶！看起來中書令已經有底了。」

楚材說：「初步打算，我們的驛站，按照部落位置，每隔一百里，設一個站，附帶建蓋

接待官員和商旅的客舍。每個站都配有若干好馬和騎手，供信使來往使用，遇到緊急事情，也使驛卒一天能跑出四五百里，身上穿著畫隼的衣物，路上一切迴避，不准阻攔。」

太宗說：「考慮周到，如有急件，夜間趕路，有月亮不說，沒有就備燈，可叫人徒步拿著燈在前面跑，在前開路，雖然不及白天快，也不致大誤事。」

楚材說：「陛下考慮細緻周到，將來各封地，各轄區，可以設一些步行信差。村落與隔幾里設一個人。信差接信，立即就跑，身上拴著腰帶，上面拴上小鈴，這樣就還沒見人就先聽到聲音，人們忙來接信，就可以縮短信期。估計要十天送到的信，兩天兩夜就可以送到手了。」

接著就討論驛馬，太宗說：「驛馬的選擇和養多養少，就由當地自己解決了。雖然名義上是一個站，以後也不免出現大小、熱鬧、冷淡這些問題，要按條件配備了。」

這一說，就事關宗王大臣的切身利益，驛馬費用要由當地出，相互望望沒人說話了。太宗掃了他們一眼說：「現在是草創時期，從和林出發，和林是中心，先設置驛站三十七所。驛馬由驛站經過的封地或統轄區自籌。」

有個宗王說：「這是一筆大開支哩！我自己的馬也沒有幾匹，都拉到驛站上去，對我自己就不方便了。」

另一個說：「把馬捐出來我也願了，但平常的飼養費，看來還是要由朝廷給才行。」

楚材說：「王爺不要把驛站想成你的家務事，這是國家的一個部門，按理一切費用都應由國家開支，只是眼前初創，大家出財出力辦起來。至於驛站馬，何必要你的，在你轄區內養馬的百中抽一就行了嘛！你是行政長官，要你抓一抓這件事就足夠了。」

宗王們聽後，都滿意了，而且贊揚他治理國家的精神和措施。楚材說：「明君登位，當臣子的才敢大膽提出意見，切望陛下從諫如流，親賢臣，遠小人。這樣就會出現農業興旺，人民安居，百官擁戴，萬國願歸的聖世。」

太宗說：「我們族的諺語說『走遠路都從第一步開始』，我們小心謹愼的走好第一步。又說『心裏的太陽，比天上的太陽更亮』，這句話很合於中書令，他的心頭明亮，値得大家好好向他學。」

驛站就辦起來了。

自從稅制推行後，一些宗王、萬戶，把民政、軍政、財政集於一身，成爲土皇帝。楚材就對太宗說：「過去已經明文規定州郡上文吏管民，萬戶管軍，有好些地方都不執行。稅制實行後，有些地方沒有設專官，所以就由宗王或萬戶把軍、民、財三權都攬在一身，爲所欲爲了。現在臣建議稅收設專管，當地長官，不得過問，軍政也要分管，不能相侵。」

太宗答應了。

楚材就下令任命陳時中、劉中等出任征收課稅使。並命各地軍政財分管，權貴不得侵

犯。命令傳到下面後，好些宗王、萬戶、長官都不滿了，因爲侵犯了他的私利，有報怨的，有拖延不執行的，有觀望的，按上意執行的，在蒙古區內很少。尤其是燕薊留后長官石抹咸得卜，由於以前在儒州耶律楚材殺了他的親戚，舊仇未了，現在又見這個限制，心頭憤恨不已，恨不得把楚材殺了爲快。但人家是中書令，自己碰不過他，就去鼓動成吉思汗的弟弟斡辰大王。要他出面去攻耶律楚材，不怕他不垮。

咸得卜來見斡辰說：「王爺前不久上和林，是議些什麼事？」

斡辰說：「議設置驛站的事。」

咸得卜說：「一定是滿意了。」

斡辰說：「那還用說，耶律中書令才氣十足，什麼事說的頭頭是道，聽的過癮。老皇嫂對我說耶律楚材是我哥叫窩闊台用的，這樣的人眞是少見。」

咸得卜哈哈大笑說：「眞把你王爺也騙上了。」

斡辰問：「誰騙了我？」

咸得卜說：「還能是誰，就是你剛說才氣大的那一個。」

斡辰問：「耶律楚材騙我？」

咸得卜說：「當然嘍！王爺知道狼當外婆的故事嘛！沒有把人肉吃到嘴的時候，哪句好話不說？你是國家的半個主人，把我聽到的和眼睛看的向你說一說，信不信由你。」

斡辰說：「我聽你說。」

咸得卜說：「有秘密消息說耶律是金朝的間諜，有意來推翻蒙古國的。他爹是金的宰相，耶律是金朝最聰明的神童，有意安排在燕京，混到蒙古來。現在他兩個哥哥還在汴京當金朝的官，不信可以派人去查。」

斡辰專心聽著，幾乎是全神灌注，咸得卜又說：「先皇是英明的，他名義上用著他，但是耶律楚材跟他西征七年，始終不給他當官，這眞是了不起吶！」

說到這裏，斡辰很受感觸的說：「呵！」

咸得卜接著說：「現在公開給宗王大臣奪權了，命令各地方軍、政、財要分開管，權貴不能侵。」

斡辰說：「這一條上次開會沒有提嘛！」

咸得卜說：「他怎麼會提？一提出來你王爺要當場反對嘛！還有搞稅抓錢那羣人，全是金朝過來的人，沒有一個蒙古人。國家的命根子都放在他金人手裏，你就知道他想幹什麼了。」

斡辰說：「是了，是了，是個危險人了，平常我沒有注意這個。」

咸得卜說：「事情不能漏風，免得他狗急跳牆，如果他先判亂，全部宗王大臣就要人頭落地了。最好的辦法是叫窩闊台大汗把他抓來斬了，再宣佈罪狀，就不怕他下面人亂了。」

斡辰說：「有理。」

咸得卜就離開走了。

斡辰認爲這事嚴重，要日夜趕去才行，自己不堪奔簸了，就忙喊兒子由都來說：「你即刻趕到都裏，去代我見大汗。」

由都說：「什麼事這樣緊？」

斡辰就把兒子叫到內帳，把耶律楚材的事情說了，最後說：「你告訴大汗事情確鑿，事證物證在著，決不能猶豫，一定要先把他斬了。」

由都應了一聲是，立即牽出馬來，飛奔而去。

太宗在宮裏接見了由都，由都要求到密室談話，太宗認爲他們是叔伯弟兄，無須防他，就引到內帳去談，由都把耶律楚材的事情和他父親的要求提出後，太宗不感驚奇，因爲其中沒有新的材料，也料到是咸得卜慫恿斡辰的，因爲斡辰沒有多大才能，隨時受人利用。但對他來說是一番好意來報案的，自己也不能大意，就說：「耶律楚材是不是金的間諜，口頭議論是難決定的，我叔說他跟我父親這些年不給他當官是防他是間諜，但他臨死叫我用他當中書令，也是事實，只是不告訴別人而已。我同耶律楚材相處十六年，實在沒有見他做過一件對不起蒙古人的事。這次的軍、政、財分管，是好事嘛！是我同意。稅收上多用金朝漢人，也是事實，因爲只有他們熟悉稅律，但頭領還是軍將嘛！要我立即把他抓來殺了，那我不就

成了個瘋子了，這是不能的。但我不以此而放心他，起碼也要試探一下他的內心動向，要使你我大家能放心才行。」

由都說：「我贊成大汗的說法，不能輕易殺人，何況這麼了不起的中書令呢？」

兩人就商量了一個辦法，對耶律楚材作個試探。

由都去見耶律楚材，對他說：「我要向中書令告個密，請你把閒雜人叫他們出去。」

楚材問：「哪方面的？」

由都說：「你個人的。」

楚材說：「我個人的就用不著保密，你只管說好了。而且這些人都是大汗派給我的，我無須避開他們。」

幾句話就把由都感動了，他說：「我在家裏聽到石抹咸得卜在對我父親說，你是金朝的間諜，一定要把你除了。」

楚材面不改色的說：「沒關係，讓他說，人人心裏有桿秤，會衡量的，你是替我擔心來找我嗎？」

由都說：「是的，你要防著點。」

楚材說：「不用防，他要正式告我，大汗英明，我不怕；要派人刺我，我中書令一天要辦多少事，躲也躲不了。一切由他，萬一死了，會有公論。」

由都說：「佩服你的精神，我回去了。」
楚材說：「謝謝你對我的關心，留下玩幾天嘛！」
由都說：「不啦！現在就趕回去。」
由都就辭了出來，把情況暗地告訴太宗，躲在宮裏。
下午，太宗在宮裏，內侍說：「中書令來了。」
太宗看著一道奏書，楚材進來說：「剛才收到邊報，說金朝出現動亂，邊境增兵，防守加固，不知是什麼意圖。我的意思是請陛下考慮，從速伐金。」
太宗把手裏的奏書遞給楚材說：「你把這個案辦了，我考慮出兵問題。」
楚材就把書接走了。
晚上，太宗陪著由都在吃著晚餐，內侍送進一件文來，原來是太宗交給楚材辦的案，他在上面寫著：「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太宗就遞給由都說：「你擬的咸得卜十大罪惡，說是楚材必定會抓住不放，你看好了。」
由都看後，激動得眼淚都滾出來，他說：「了不起，了不起，當時大汗說如果楚材要殺咸得卜，我就殺他。我都還替他擔心，認爲人人都有報復心的，更何況送上門來的情況。誰知他不信我告咸得卜的罪是實，而說他倨傲，眞是了不起，我算佩服得再沒話說。我回去告訴我爹，告訴他不要錯疑好人！」

太宗聽了很舒服，他說：「這眞是眞金不怕火燒呐！」

第二天早晨，由都就趕回去了。

第五章　滅金方歇又征宋

一、拖雷的用兵

元太宗二年（公元一二三〇年）七月，太宗決定自己統兵伐金，就帶領宗王大臣和大將，向天進行祈禱禮，一連進行了九天。然後命斡赤金留守都城，皇弟拖雷和兒子蒙哥也都隨行，命萬戶長史天澤先攻衛州，以此來威脅金都汴京，而企圖掩蓋大軍的前進。

八月，史天澤把衛州打下來，太宗領大軍越過陰山，經大同，順黃河東側南下。由拖雷帶著兒子蒙哥和宗王阿勒赤等各部兵馬當先鋒。十月，一面進軍，一面派速哥使金，用此來鬆懈金軍的抵抗情緒。十一月命蒙軍原在陝西西南部作戰的去攻潼關，攻破藍田關，以策應大軍攻晋南。十二月，拖雷攻韓城、蒲城，向鳳翔挺進，太宗兵屯平陽，以牽制河中府金軍。

金廷爲之震動，完顏合達和移剌蒲兩相力奏蒙軍情形，並說樞密院抗敵不力。金哀宗說：「他們當動時自會動的，如果指定叫他打，終出勉强，不惟無益，反而有害了。」

就派樞密院判官白華前去，傳達宰相和大臣的意見。其實是兩個宰相在作怪，對哀宗和大臣就說要打，對前方就阻止打，白華到前方來問兩相：「從今年二月以後，敵人有不想回

去的樣兒，爲什麼不打呢？」

合達說：「不見機會，有機會就早打了。」

蒲阿說：「蒙軍沒有糧草，使他想打不敢，想留無法，最後就自己垮了。」

白華看出兩個宰相見蒙軍勢大，不敢同他打。就私下問樊澤、定住、陳和尚三將：「蒙軍的實況如何？」

三將說：「有人說蒙軍疲困，可以進攻，這是瞎說，力量強得很。」

白華就把兩個宰相和三個將軍的話，回奏給哀宗。哀宗說：「我知道他們怯敵，所以不敢動了。」

就叫他傳話給二相去，就說：「你傳話給二相，鳳翔圍久了，怕守不住，叫他們在華州引誘一下，使蒙軍分些兵過來，怕抵不住就躲在城裏好了。」

白華見了二相，對兩人把旨意傳了，兩相齊聲說：「領旨！」

白華東回，走到中牟就有消息說：「兩相進關去了。」

白華歎說：「事已至此，不可救了。」

不過三天，拖雷把鳳翔攻下來了。

鳳翔一下，合達、蒲阿兩相走洛陽。當時京兆行省只有病卒八百，瘦馬二百，金元帥慶山奴怕守不住，幾次上奏請求回汴京，哀宗不許。

太宗進迫河中府，慶山奴認爲有機可乘，把京兆交給保義軍提控苟琪守著，自己趕回汴京。金主召合達、蒲阿兩相去支援河中府，兩人不敢去，領兵駐在陝州，進行聲援。

太宗攻河中府時三番五次向合達、蒲阿求救，來使公開說是奉聖上之命，不能按兵不動，見死不救。兩相無可奈何，就派元帥王敢，領兵萬人去援。河中府被蒙軍攻破，樞密院事火訛可戰死。元帥板子訥可提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金主問他：「你爲什麼不死？」就命左右用杖打死。

太宗三年春天，蒙古軍破鳳翔後，金平涼府、慶陽府，邠州等處，都向蒙古投降。太宗集諸王及大將議伐金之策，大家都不說話，太宗說：「我聽說最消耗國力的，就是敵寇。現在金朝未滅，是我的敵，難道一個人也沒有滅金之計嗎？」

拖雷說：「我倒有計，只是不能公開來說。」

太宗叫大家迴避，然後說：「怎麼辦？」

拖雷說：「金主遷汴，有二十年了，他所依賴的是黃河潼關之險而已！如果出寶雞，走漢中，不要一月，可到唐、鄧兩州，金人失去險地，首尾不能相顧，我們要取他，就像探囊取物了。」

太宗聽了歡喜，對各將說：「當年大汗臨死，曾經留下遺志，說以後伐金，應該借路於宋，由唐、鄧攻取汴京。現在拖雷能說出來，眞是太好了。」

然後再同衆將仔細商量後，就決定三路伐金：

一、以一路爲左軍，附以山東、河北原駐漢軍，由斡陳那顏率領，由濟南進軍，向汴京東方挺進。

二、主力軍由太宗親領，先拔河中，强渡孟津，以進迫汴京。

三、以三萬騎爲右軍，由拖雷率領，假道於宋，迂迴唐鄧。

拖雷接受了右軍的任務，就由鳳翔進屯寶雞，並先派搠不罕到宋去借路，請宋室出兵協力伐金。搠不罕到宋沔州青野原，被宋將張宜所殺。拖雷聽到宋殺蒙使，就說：「宋廷自己食言，背棄盟好，今天的事，足以說明誰是誰非了。」

就領三萬騎兵，渡渭水，進大散關，破鳳州，走華陽，出武休關，進入宋境，圍興元府，屠洋州，這樣宋室軍民逃走，死傷數十萬。

拖雷爲了大軍東進，保證背後安全，對於四川北部的敵對力量，也給予掃蕩。以全軍東進，出饒風關，取金、房兩州。破宋兵於武當山，來到均州，一面準備渡漢水，一面把行軍情況派人去報給太宗。

蒙古軍進饒風關時，金主忙召集大臣商議。樞密院建議：「現在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以重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防備。河南州郡，堅壁清野，使敵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打自歸！請主以逸待勞，不可

迎戰。」

金哀宗說：「南渡二十年，老百姓破田宅，賣子女，養著軍隊。現在敵人來了又不能打，只能自己保命，就算把京城保住了，怎樣立國？天下人會怎樣說我？我已經想定了，存與亡，憑天命，只要不辜負百姓就夠了。」

就不從屈辱之議，命諸將屯軍襄、鄧。

金將潼關二相合達、浦阿，領各軍到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也領兵來會，步騎有十五萬，步多騎少，屯在順陽。

合達、蒲阿得到報告，蒙軍十七日已渡漢水，就問諸將說：「由光化截漢江同敵人打方便？還是讓他渡過江來打好？」

張惠說：「當然截江打好，渡過河來，我腹內空虛，怎能制得住他？」

蒲阿說：「你是南方人，不懂北軍的事。」

張惠說：「南人北人，打戰都是一樣，我就不信北人會用刀背砍人。」

合達說：「按得木，你是北人，你說哪樣好？」

按得木說：「當然截住打好。」

合達想到光化截住打，但蒲阿一言不發，不便傷他的面子，也就不說話了。便兵屯在順陽。

十二月十七日拖雷在光化附近渡河，四天渡完。合達、蒲阿把步兵擺在禹山前，騎兵在禹山後，分據地勢，兩人都立陣高山。拖雷軍到，以騎兵衝陣，金兵死戰，蒙軍稍卻，蒙古兵在西的又來向蒲阿親軍衝擊，金軍力戰，蒙軍敗退三十里下寨。

有探馬來報說：「蒙軍渡河後缺吃的，打戰沒精神。」

張惠說：「雖說他是三萬，輜重去了三分之一，又相持兩三天，沒有吃飽，趁他退卻，應該追打，這是滅敵的好機會。」

蒲阿說：「江路已絕，黃河又沒有冰，他深入重地，無處走了，只有餓死。如果你去追他，反引他和你拼命，何苦如此？」

合達和蒲阿商議到鄧州補充糧食，等著蒙軍餓死。兩軍約著才走出十里，蒙軍突然來到，合達、蒲阿軍被迫迎戰，雙方正交鋒時，忽然報說：「蒙軍把輜重全劫去了。」金軍就被打敗，到夜二更，進了鄧州城，勝敗局勢完全顛倒過來。但合達、浦阿向金主報捷。

金廷得報，百官向金主祝賀，大開筵席，當時左丞李蹊說：「如果沒有今天這個勝仗，生靈之禍就一言難盡了。」

拖雷得了金軍輜重，糧荒問題解決了，就追到鄧州城下，把鄧州城圍起來。三天沒有攻下，當時是太宗三年除夕，在城下過了。

太宗四年（公元一二三二年）正月初一，金軍開城門，準備同蒙軍作戰，而拖雷不願在這裏作戰，領著部隊踰鄧州而北，命扎剌兒領三千騎殿後。大破泌陽、南陽、方城、襄城、陝州，把金軍積聚，焚毀無餘。合達、蒲阿怕蒙軍襲京城，就丟了鄧州，跟在蒙軍之後。

金主已知金軍打敗了，就命完顏廝斤出等，帶領民兵萬人，決河水來衛京城，命總帥撤合領步騎三萬巡視河邊，遷移近京五十萬人入京。合達、蒲阿領騎兩萬，步兵十三萬，分數路北上，在五朵山遇上蒙軍，以萬騎襲蒙軍後衛，扎剌兒以三千騎擋不住，兵多折傷，拖雷以額勒只吉歹換了扎剌兒。

拖雷進軍沙河北，問衆將們：「要採取什麼策略打他？」

蘇布特說：「城裏人怕苦，進行挑動，讓他疲勞，就可打他了。」

拖雷同意，就命失吉忽禿忽用五千騎去引誘敵人，而親領本軍等在河北。失吉忽禿忽引金軍出來，邊戰邊退，向西躲避，金軍奮力過橋，南渡沙河。正要紮營，蒙古軍過河來襲，金軍就沒有時間吃飯，天晚下雨，第二天下雪。拖雷以萬騎跟在金軍後面，金軍且戰且走，離鈞州只有三十五里了。雨雪交加，無法前進，雙方對壘相持，拖雷派人終夜擾金軍。

雪越下越大，金兵僵立，刀槍都不會舉，有人已三天沒吃飯了。當時太宗已佔領鄭州，派口溫不花等領騎兵一萬，來會拖雷，於是混合兩軍，把金軍圍起來。命軍士輪流休息，燃著烈火，烤牛羊肉吃，不足就屠老弱馬匹。

過了幾天，知道金軍已很困乏，就放開去鈞州的路，金軍紛紛縱出，認爲是千載一時之機，沒命奔逃。戰地多麻田，雨雪淋漓，人馬過路，泥深陷腳，而落進了蒙軍的埋伏，左右夾擊，金軍就潰，吼叫之聲像山崩。

正在此刻，天忽放晴，陽光燦爛，金軍就沒有人能逃脫了。武仙領三十騎躲進竹林裏，楊沃衍、樊澤、張惠三軍爭路，蒙古軍又把他們圍起來，楊沃衍、樊澤、高英三將先後戰死。張惠也在突圍後，被蒙軍殺死，完顏合達領著數百騎，跑進鈞州城，移剌蒲阿去汴京。

太宗在鄭州聽到拖雷同金軍相持，就領大軍來援，到時見金軍已潰敗，於是合軍去攻鈞州。城被攻破，合達躲在地窖裏，被蒙兵擒獲。合達說：「速不台在哪裏，我要見他。」

速不台出來對他說：「你已是一眨眼就要死的人了，見了我起什麼作用？」

合達說：「大將軍天生英豪，遠征斡羅斯，不簡單了。現在我見到你，死也瞑目了。」

說完，就被殺死。

陳和尚躲在隱蔽處，戰勢稍定，就出來自己說：「我是金國大將，我要見主帥。」

蒙兵押去見拖雷，問他姓名，他說：「我忠孝軍提控陳和尚也，如死在亂軍裏，人家會說我負國家，今天明白死，天下就不會笑我了。」

蒙兵說：「我們替你請求大帥，准你投降好了。」

陳和尚說：「我不是貪生者，人生在世，仁義不可缺，不然成牲畜了。狗尚且還知義，

我怎能做連狗也不如的事呢？」

就砍腳脛折斷，把兩個嘴角撕到耳根，血流滿地，至死不屈。有許多蒙古將，用馬奶來祭他說：「好男兒！如果他日再生，該叫我得他。」

移刺蒲阿在逃往汴京時，在半路上也被蒙古軍追獲，械送太宗行在，他跪在太宗面前說：「我情願投降，請大汗收容我。」

太宗說：「我收容你，能在你身上得到什麼呢？」

蒲阿說：「金國的情況我全了解，我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

太宗說：「我怎能收容你這樣的人，今天你出賣金主，明天不是同樣出賣我了嗎？推出斬了。」

這個金的宰相就被斬了。金國的健將銳卒，全已瓦解。

太宗來到拖雷大營，拖雷向他敍述了離開鳳翔後的種種險阻，他說：「最危險是從光化渡江後，前有敵，後有江，糧食缺乏，被打敗下來，如果金兵追下來，就全軍覆沒了。好在他沒有來追，我們躲在林裏吃草根樹皮。之後天下雨雪那些天，也燒吃了不少人肉，不然也會同金兵一樣餓潰了。金兵的敗，說被我們打敗，不如說他自己餓死爲妥。」

太宗聽了說：「沒有兄弟，就完不成這功。」

拖雷說：「這同士卒堅忍有關，但也是大汗的福了。」

鈞州下後，潼關也降，抉溝百姓叛亂，許州部隊譁變，叛亂四起，金軍也不再振，金朝廷也在風雨飄搖中了。

二、蒙古滅了金

金朝內族元帥慶山奴，在鈞州作戰時候，從徐州帶一萬五千兵來援京師。到陽驛店，就遇蒙古兵，雙方交鋒，金軍打敗，慶山奴被擒，被蒙軍殺死了。

金潼關守將李平，也獻關降蒙，這樣蒙軍出潼關，長驅入陝。於是蒙古軍就圍了汴京，只有歸德、洛陽兩城沒有下了。太宗眼看汴京四周各城已下，就把攻汴京的任務交給速不台，自己回鄭州去。

汴京城周圍一百二十里，城門有十四道，金軍不滿四萬，集在衛州，還有義軍四萬，併京裏丁壯兩萬，合力禦守。金主命平章政事白撤，住在上清宮，樞密副使赤盞合嘉住在大佛寺，以備不測。

三月間，太宗派使到汴京諭降，金主看後，把國書交給有司，國書裏除招降外，還要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並要皇子爲質。金主問：「爲什麼他會要趙秉文和孔元措?使朕不解。」

太府監國世榮說：「這個很好理解，耶律楚材已當了蒙古國的中書令，他是讀書人，就要這些人了。」

金主沒法了，就派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太府監國世榮爲講和使，尚書左丞李蹊送皇子曹王訛可去當人質，同時命戶部侍郎楊慥，分軍防守四城。

速不台聽到說：「我奉命攻城，別的事我不管。」仍在塡壕，準備攻城。城裏百姓不滿，就責問說：「城壕都要塡平了，爲什麼不打吶？」

平章政事白撒說：「正在議和，不敢打仗。」

百姓說這樣不行，就亂起來。金主就到端門，有軍士五六十人說：「敵軍已塡了一半壕溝，平章傳令說誰放一箭，就會破壞和議，天下那能這樣中別人的計？」

金主說：「朕因保護生靈，願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有個兒子，還未成人，也去當人質去了。你們稍忍一忍，等曹王送出去，蒙兵不退，再戰好了。」

那天，曹王送到蒙軍大營，蒙古留曹王而叫使者回來。

結果雙方又打起來。蒙古把唐慶派來，叫金主親自去議和，因說話欺人，金飛虎軍的兵卒申福、蔡元等，那天晚上到使館去，把唐慶等三十多人都殺了。和議破裂。

到冬十二月，汴京糧源斷絕，軍民飢困，京城已吃人肉，軍士也多叛走了，情況十分危

急，金主也決心出走，遂出開陽門東去。

速不台聽說哀宗已出走，又把汴京圍起來。當時汴都百姓天天聽到的是好消息和捷報，都以爲奴申、習捏阿不兩個宰相持重，辦得好事。現在聽到哀宗已跑到歸德，蒙軍又在圍城，百姓就害怕起來。汴京城內外不通，米一升價銀二兩，所有皮貨都吃完了，有些眞是易子而食，慘不可言。

後來聽到哀宗從歸德派使來迎兩宮，人情更是不安，於是民間就議論立王監國，全城歸順的意見，但兩個宰相毫無所知。

太宗五年（公元一二三三年）正月，左司都事元好問，對宰相習捏阿不說：「自車駕出京，現在二十多天了，又派使臣來迎兩宮，百姓沸騰，都說國家要丟這座都城，相公想怎麼辦？」

習捏阿不說：「我兩人只有死了。」

元好問說：「我倒不死，死很容易，如果能安社稷，救生靈，死了也可。如其不然，死了有什麼用？」

習捏阿不歎說：「今天只有你我兩人，怎能說不可？」

元好問說：「我聽外面人說，想立王監國，來保全兩宮和皇族哩！」

習捏阿不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第二天，京城官民都集中起來，告訴他們情況危急問怎麼辦？大家都說：「全城投降。」

兩個宰相都不作決定，只說：「死守好了。」

過了兩天，西面元帥崔立等，與同黨發生變亂，帶領甲士兩百持刀進宮裏，拔劍指著兩個宰相說：「京城圍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毫不考慮是爲什麼？」

兩相大駭說：「你們有意見就好好說，爲什麼這樣呢？」

崔立先叫從人殺習捏阿不，再殺奴申等，就對百姓說：「我因兩個宰相無謀，把他殺了，爲你們一城生靈請命！」

衆人歡呼說：「我們擁護。」

崔立帶領百姓變亂，就送兩相所佩虎符，去向速不台請降。崔立自稱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厚封黨待，穿御衣，帶儀衛，親自到速不台駐的青城大營，速不台見了歡喜，還同他喝酒，崔立以父禮對速不台。

回來後，焚燒京城，和議就成，崔立身穿天子袍服，搜括城裏宮裏金銀，對守庫人用酒灌鼻，貴族富人，毆挾湯烙，都支持不住，把所有收藏全拿出來。三月，崔立把金哀宗的太后、皇后、諸王、妃嬪，車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多人，及孔元措、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等赴蒙古營。速不台殺諸王及宗室，而送后妃等到和林。四月蒙軍入城，崔立

把家人和財物都運出來，準備屠城。

當時太宗已回蒙古，速不台進汴京後，依蒙古制度，大凡攻城不降，射箭投石的就要屠殺，就上書太宗請屠城。這消息被耶律楚材聽見後，立即去見太宗說：「將士辛苦作戰幾十年，歸根結底是在爭土地和人民，得地無民，有什麼用？」

太宗說：「這是舊制，不能更改。」

楚材說：「舊制好的要保留，壞的要改變，屠殺無辜是毫無好處。」

太宗說：「怎能說沒有好處，今天蒙古國的發展壯大，屠城也起了好作用的。」

楚材說：「陛下這樣說是不符實際，蒙古的能發展壯大，不能說是哪一個單一的事情做好就成功了，是多方多面湊成的。但最重要一點是取得了夏和金的財富，沒有這些，能西征嗎？沒有五十萬銀的稅收，能向金用兵嗎？財富都從人的身上取來，現在要把人殺了，這不是自取滅亡？陛下的聖駕少一個人抬都不行，千萬不能再殺人了。」

太宗才接受了不屠城的建議，下令說：「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

當時避兵在汴京的，有一百四十萬戶，都得保全，是耶律楚材的功了。

金哀宗從汴京跑出來，就遇著鞏昌元帥完顏仲德的援兵來到，對金主說：「京西三百里之間，窮的沒吃的，不能住。」

就以完顏仲德爲尚書右丞，從駕東走。

太宗五年元月，金主渡河朝北，風大吹，後軍不能渡。第二天，速不台兵追到南岸，元帥賀都喜戰死，金兵淹死近千人。

金哀宗渡了河，先去衛州，聽到白撒兵敗東走，哀宗就脫離隊伍，帶著六七個人，夜間渡河去歸德。軍隊潰散，哀宗到歸德後，派人去迎太后和后妃。

二月初，蔡州元帥烏古論鎬，以蔡州城池堅固，兵重糧多，請哀宗到蔡州。隨駕海州軍帥官奴以忠義軍作亂，想劫駕到海州，以哀宗名義去鎮壓，就殺右丞李蹊等以下三百多人，哀宗被禁閉。哀宗歎說：「自古沒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恨自己不知用人，今天被這個奴才囚住了。」

不久，哀宗同隨臣謀，設下埋伏，召官奴來議事，官奴有恃無恐，以爲沒有人敢謀算他，搖搖擺擺進來，剛跨進囚哀宗的院門，門後便跳出人來，一刀就把官奴的半個天靈蓋劈了。君臣們就遷到蔡州去。

六月到蔡州，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由尚書右丞完顏仲德爲總領軍務，派使到各州郡求支援，得精銳萬餘人，兵勢稍振，當時蒙軍離蔡州較遠，商販漸集，哀宗安心，命選民女爲後宮，及修建山亭爲娛樂所。

九月，蒙古兵突然來到，金主就分軍守城，總帥孛朮魯守東面，內族承麟副之。參知政事烏古論鎬守南面，總帥元志副之。殿前都檢點額林答胡士守西面，忠孝軍元帥蔡八兒副

之。忠孝軍元帥王山兒守北面，紇石烈柏壽副之。元帥女奚烈完出守東南，內族斜烈守子城。

九月中旬蒙古大將塔察兒揮兵來到，分築長壘，把蔡州圍困。到十月中旬，蔡州城糧荒，哀宗派飢民船，採菱芡水草來吃。

當時，宋朝派孟珙、江海，率兵兩萬，運米三十萬石，到蔡州給蒙軍，來應兩國夾攻金人的盟約。於是南北兩軍同攻薄州城，哀宗派民丁防守，不敷就派婦女束髮，穿著男裝，運石供應。

十二月，蒙、宋兩軍攻破外城。接著又攻破西城。金哀宗對侍臣說：「我穿金國紫衣十年，當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沒有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的是祖宗傳祚百年，到我而絕，同古時荒淫暴亂的君王一樣亡國，就憑這點死難瞑目了。」

又說：「自古以來，沒有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被人抓起來，有些作獻物，有些辱於庭階，有些禁閉在空谷，我必不致於此，你們瞧著好了，我決心了。」

困戰時間一長，糧食更缺，殺馬犒將士，並散御用器皿來勞軍。哀宗換上便衣，夜晚出東門，企圖逃跑，但敵兵守得嚴密，只好退回來。

太宗六年（公元一二三四年）正月，宋蒙兩軍會餐，歌吹之聲相連，乾杯快喝之語，守城士卒，清晰可聽。而城裏飢窘，絕糧已三月，鞍、靴、破鼓等，都已吃盡；並已吃老弱人

肉，用人畜骨和泥而吃，所以想投降的就多了。

守四門的將帥，死亡也多，哀宗的近侍和僕從都守城去了。蒙軍把西城挖成五道門，進城來斷殺，到天黑才退出城外，但說：「明天再來！」

那天夜晚，哀宗集百官，傳位給宗室東面元帥完顏承麟。承麟固讓，哭不敢受。哀宗說：「我受位給你，不為別的，只因我身體肥胖，不適於鞍馬，而你平時矯捷，並有將略，如萬一得免，國祚不絕，是我所願了。」

承麟就接了國璽，即皇帝位，百官朝賀，禮畢，急出去捍戰。而宋將孟珙軍已攻破南門，遍城都插上宋旗了。

不久，江海和塔察兒兩軍也進城了。完顏仲德精兵一千，巷戰抵禦不住。哀宗知事已急，對近臣說：「我死後用火焚了。」

就縊死幽蘭軒。完顏仲德聽了，就對部下說：「我主已死，我還抵禦什麼？我不能死在亂軍手裏，我到汝水，去跟我主了，諸君善自為計吧！」

說完，跑去投汝水死，將卒五百多人從死。完顏承麟退保子城，聽到哀宗死，就帶領羣臣去哭奠。聽到子城已陷，諸將取火焚哀宗屍體，收下骨頭，埋在汝水邊。

蔡州城陷後，哀宗骨灰被蒙宋兩軍分了，完顏承麟也被亂兵殺死，金亡。

金國自阿骨打稱帝，到哀宗死，共歷九主，凡一百二十年。

蔡州攻下後，蒙古與宋國暫時相約，平分金人河南地，陳蔡以北屬蒙古，以南屬宋朝，於是兩國各自撤兵。

三、輔佐元太宗

金被滅後，蒙軍擄獲很多，到凱旋回來前和回來途中，紛紛逃跑，因爲自己有了金銀財物，在軍裏留不住了。少數倒還勉强，有些部隊跑了七八成，那還成什麼樣？速不台不敢隱瞞，就派人報給太宗。太宗震怒，就下了一道命令說：「留住逃兵和供他吃住的，滅他全家，鄉社也要連坐。」

這首詔命一下，牽連面就寬了，首先是逃兵不敢上人家的門，其次是收留逃兵的家庭和鄉社，也只好逃避受罰，離鄉逃離，有好些人就餓死在路上。這情況上報後，楚材就對就太宗說：「河南平定後，所有人都是陛下的赤子，現在爲了收容一個逃兵，而要爲他死數十百人，這是不對的吧！現在逃民四處都是，一方面不敢在投宿人家；另一方面也怕收容。餓死在路上的到處都有，也分不清是好人壞人，這不是製造混亂嗎？」

太宗說：「當時朕恨這些逃卒，只想讓他無地自容，沒有想到別的情況，現在修改一下好了。」

楚材說：「這些逃兵情況，不是常有事情，只是一時發生的，他手裏無財，逃走圖什麼？乾脆就把這道詔命廢了。」

太宗答應了。

楚材說：「另外還有一件事，與此牽連，就是蔡州破後，金也亡了。但秦、鞏二十多州至今還在抵抗，陛下以為最大的主力在什麼地方？」

太宗說：「那還不簡單，一定是金皇族人員在那裏作拚死掙扎，他明知金朝不可恢復，但自己不願甘心死亡。」

楚材說：「陛下說的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但主因不是這個，因為一來金皇族的號召力不大了，老百姓不信他、也不怕他了；再說一個人的力量有限。臣以為在那些州裏，已有相當一部份人是我們的逃兵和為逃兵而被拉下水的這些犯死罪的人，因為只有那裏他們才能活得下去，所以也捨得以死拒戰。這部份的人，把以前詔命廢了，死可以起作用，但還要一個詔命，那就是如果舉城投降，拒戰的可以不殺，我想就會降了。」

太宗說：「汴京時候我不是已經下過命令了嗎？」

楚材說：「那是對汴京的命令，現在再下一個全國性的詔命。」

太宗同意後下了詔，二十餘城，相繼投降。

太宗六年，著手進行戶口的調查和編籍，大臣忽都虎等議定以丁為戶。楚材說不能，忽

都虎就對太宗說：「中書令固然聰明，但不接受別人的意見，一切以他說的才對，這一點實在不好。就說這次戶口的編籍，大家都說以丁為戶，他偏說不行。他不行我們也不行，陛下一定要支持我們，扳扳他那根彎角。」

太宗聽了也很合胃口，因為他隨時也碰耶律楚材的釘子，但楚材是專門講理的，就問：「以丁為戶，有什麼理？」

忽都虎說：「當然有嘛！以丁為戶，就振國威。就說戶，十個人也一戶，八個人也一戶，不論在文件上，口頭上，老老實實報戶，蒙古就顯得是個小國窮國。如果以丁為戶，就張大多少倍，也足以嚇人，哪點不好？」

太宗問：「可有依據？」

忽都虎說：「當然有嘛！金都汴京，原來只是一百四十萬人，他們也是說一百四十萬戶。」

太宗說：「好，既然如此，我支持你們。」

忽都虎滿意的離開了。

太宗就召耶律楚材來說：「戶籍編好了嗎？」

楚材說：「陛下怎麼說的這樣簡單，這是一項大工程哩！三年能編起來都算是快的了，國土那麼大，人又那麼多，這是件細緻事情。」

太宗問：「誰在主辦？」

楚材說：「這該歸民政，以忽都虎爲頭的好些人哩！」

太宗問：「沒有問題吧？」

楚材說：「那天會議，他們在說以丁爲戶，我說不對，不能這樣幹，我已經對他們說過了。」

太宗說：「以丁爲戶好嘛！我也贊成這個。」

楚材問：「這有什麼好？」

太宗說：「戶口增多，以壯國威。」

楚材哈哈的笑了一笑，太宗看他輕視，就說：「原來金邦也是這樣。」

楚材問：「誰說的？」

太宗說：「我見汴京一百四十萬人，也寫成一百四十萬戶的。」

楚材說：「編戶籍是爲了壯國威嗎？」

太宗說：「那你說又爲什麼？」

楚材說：「主要作爲政治設施的基礎，也作爲征派賦役的依據。國家每年的稅賦，都要依據這個來算的，才能知道賦稅的輕重。如果以丁爲戶，這個人跑了，賦稅向哪裏拿？再說賦稅是不能以丁攤派的，只能落實到戶。」

太宗又沒話說了，就說：「好了，我明白了。」

楚材走後，又把忽都虎叫來說：「戶籍的事，不是你這個糊塗腦筋想的，他不是圖名，而是辦實事，我現在沒有時間來給你談這些。一句話不管你聽得懂不懂，中書令怎麼說怎麼做。告訴你要扳他彎角的人還沒有生出來，而你和他比，就像瞎子打老虎一樣，不知死活了。」

忽都虎知道太宗大概也碰了釘子，就忙答應著出去了。

第二年，共編定了戶籍一百一十萬個。耶律楚材就在這編定的基礎上，制定出比較輕的賦稅定額，讓人們有所遵循，也好讓遭受破壞的中原地區，得以休息。

當時的將相大臣，在作戰中，城市陷落的時候，凡是看到順眼的男人和好看的女子，都暗地派自己的心腹人，送到蒙古來，多數成爲奴隸，爲自己的家做著各式各樣的工作，而又不計算在他的家庭成員裏。耶律楚材在全國查戶口定戶籍中，不提任何意見，但以流人名義登記上報，全國總計有十多萬人。他就找太宗說：「我們國家有不入戶的一些人，這怎麼辦呢？」

太宗問：「那有不入戶的人？」

楚材說：「現在的將相大臣，當年在戰爭裏擄回來留在他家裏的。」

太宗說：「就算他家的人。」

楚材說：「他們不願認，因爲不願承擔這個人的賦稅。」

太宗想這些都是文武大臣，不想得罪他，就說：「這類人不會多，對收入也影響不大，算了。」

楚材說：「不能看人多人少，和收入大小，一個國家決不准許這種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存在，影響朝廷威信，一定要糾正過來。」

太宗問：「你說怎麼辦？」

楚材說：「在戰爭中我們有一條規定，凡是戰利品歸公。這些人也是戰利品，要歸還國家。對佔有人進行寬大，不作任何處分，但要人還國，復爲民。」

太宗說：「道理倒對，怎麼執行？」

楚材說：「讓這些人脫離所在之家，恢復戶籍，成爲大蒙古國的一員，誰隱瞞暴佔論死。」

太宗答應了，這詔一下，全國人口多出萬多來，受損的是將相大臣，從他們手裏奪走了無償的奴隸，當然痛恨萬分。個別進行抵抗，不睬不理，楚材殺了一個皇族，一個當將的，罪名是「抗詔不行」。誰不怕死？所有佔有奴隸都恢復成自由人了。

太宗對楚材說：「這次你樹敵太多，要多加提防，不然會遭暗害。朕爲卿擔憂。」

楚材說：「臣受命爲中書令之日起，生死已置之度外，如我爲私利而被害，是可恥事，

不然死得其所了，臣無恨，陛下也不必爲我憂。至於殺人，再所難免，不這樣難以護法。」

太宗七年，朝廷議定要征伐四方不來朝貢的國家，並決定用江南兵去征西域回回，而西域回回去征江南，說這樣做是極高的統治術。耶律楚材反對說：「一個國家政策好壞，是由有利於人民或有害於人民來決定的，並不是主觀臆造，花樣翻新來評價它。現在提出來的方案是缺乏善意的，還說是極高的統治術，不怕西域和江南人笑話嗎？西域和江南人民不論從哪方面來說，水平都比我們高，這一點必須承認。不朝貢是他們的錯，如果派個使臣去就把問題解決了，這是上策，不得已而用武力，也要從最小損失方面考慮才行。西域人去伐江南，而江南人去伐西域，兩地相隔遙遠，氣候水土不服，少不了要多生病，打戰效果會好嗎？再說這筆行軍費用，不知比他朝貢的要高多少倍了，何況還要死人？」

太宗說：「你說得對，我考慮好了。」

太宗在和林建蓋了一座萬安宮，此時已經落成，宗王大臣和各國都來賀朝，太宗大宴，舉杯賜酒對耶律楚材說：「我之所以推誠任用卿，是先帝的遺命。沒有你，中原就不會有今天。我之所以安枕無憂，全得卿的力了。」

西域各國及宋、高麗使者在座，說他們說的話都不切實，太宗就指著楚材說：「你們國家有這樣的人嗎？」

使者都說：「沒有，眞是神人了。」

太宗說：「你們這話算是說得誠實，我想也是有這樣了不起的人。」

蒙古建國初期，由於四處都是盜賊，做生意的隨時挨槍。這樣就引起商人不敢做買賣，而常需貨物奇缺。政府就擬定了一條法律：凡是生意人被搶，過了一年還不能破案的，都由當地民戶代償。這法律對生意人和一些百姓，都有過效果。

但是，搶劫事仍不斷發生，由於破案又無專人，靠自然破案是極爲有限的，就使這一筆代償金越積越多，使民戶無力償還，就紛紛逃跑。

楚材就把它改爲商人被搶，而未破案的，由官銀補償。人民減輕了這筆負擔，才由外地回來安家務農，減輕了社會負擔。

當時西域商人，前來放一種高利貸，叫羊羔息。一年照本錢加倍算利息，以後連息一齊加倍計算。這樣借一兩銀子的債，十年後本利就達伍佰一十二兩。這種閻王債，害得多少人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楚材知道這件事後，就對太宗說了。太宗說：「這是雙方情願的事，我們管不了。」

楚材說：「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他們不論有什麼痛苦，陛下都要替他解決，不然怎麼當國君呢？」

太宗說：「百姓貸款的時候，也沒有來請示朝廷，最後變成爛事情，就由政府承擔，這不能幹。現在國用很緊，正項國家開支都困難，哪有錢來開支百姓的爛債。」

楚材說：「百姓個人已經無法承擔的，就只有由國家解決。就像那筆搶劫代償金一樣，負擔不了，他就逃跑，大片的農田荒起來，跑到別地方去吃。結果這裏不產糧，那裏多支糧，說到底是國家的損失，替他們賠了，國庫銀少了一點，而他又產出一大批糧來，對國家仍是有好處。」

太宗說：「搶劫代償費不能同羔羊息相比，那是過去朝廷定的法，法律沒有定妥，有責任承擔，這與朝廷無關，不能代償。」

楚材說：「私人可以推卸責任，朝廷就不能，只要已經構成嚴重的社會動亂問題，就非管不可。現在已經妻離子散，四處逃跑，荒田不生產，是大損失，接著就會進行挺而走險，搶劫掠奪，最後成叛亂了。他們都是從死亡線上掙扎的人，拚死的勁頭最大，到時候還不是要大批人力、物力、財力去鎮壓。爲什麼現在只花點錢可以了的事，還不願意幹呢？」

太宗也想通了，就說：「好，你去還好了。」

楚材就用官銀七萬六千錠白銀，償還了所有欠債，並規定以後利息只准升到本錢的一倍。

太宗對花了這筆錢，心裏總不安，就說：「朝廷的收入有限，而支出無數，尤其是臨時開支。老百姓有困難，由朝廷解決，以後庫存空了，天也不會落下金雨銀雨，你們管財的要特別管好吶！」

大臣于元說：「請大汗發行交鈔好了，用紙代銀，好處不少。」

楚材說：「天下沒有輕鬆方便而實效好的事，發交鈔倒是省事了，但國家沒有足夠的金銀，也發不成。金章宗時，初用交鈔，與錢通行，管財的以出鈔圖利，而不肯收鈔，最後交鈔發行太多，無力收回。結果物價飛漲，萬貫鈔只買得一個餅子了。民力困竭，國用匱乏，就不能出。從我們今天的情況來說，最多也只能出萬錠白銀的交鈔，多了就要出事。」

太宗也點了頭。

四、向南宋用兵

金國滅亡後，金國的大批儒士沒有得到任用，有的甚至淪爲貴族的奴隸。耶律楚材對太宗說：「製造器物，要用良工，治理天下，要用儒臣。儒臣的事業，沒有幾十年工夫，是不會成功的。」

太宗說：「既然這樣，你就任用他們做官好了。」

楚材說：「用也不能濫用，要對他們進行考試，量才錄用才行。」

也就進行了考試，結果有四千零三十人考中，其中有一千人已經淪爲奴隸了，從此又獲得了自由，楚材任用他們當本地的議事官，對其中特有才能的，還另加重用。這樣一來，各

地又重新出現了讀書的風氣。第二年，耶律楚材在燕京設立書院，請來名儒講學，教授王子和高級官員子弟。此外還建立了幾處編修所，編輯出版書籍，也是選用儒士擔任。

宋將孟珙同蒙軍共破蔡州後，就領兵回屯襄陽。史嵩之帶著金哀宗的一半骨灰，和被俘的金國參政張天綱等獻給臨安，告捷太廟，大事慶祝。

臨安知府薛瓊，看著金降臣張天綱不順眼，就對他說：「你還有什麼臉來到這裏？」

張天綱說：「國家興亡，那代沒有？我金之亡，比你徽、欽二帝又如何？」

薛瓊難以對答，就去告訴宋理宗。理宗就派人把張天綱召來說：「你眞不怕死嗎？」

張天綱說：「大丈夫只怕死的不遇節，有什麼可怕哩！」

理宗說：「帶下去，這是求死的人，能同他說什麼呢？」

左右就把他帶下去了。

淮東制置使趙範、趙葵兄弟，以爲蒙古兵已北去，汴京和洛陽一帶，地方空虛，可乘機收復中原，光復故國，然後憑河爲守。就向理宗上書，獻收復三京之計。

宋理宗親政的前十九年，爲漢奸史彌遠當政時代，糊里糊塗過來。到蔡州城破，金哀宗死，在蒙古手裏撈著點便宜，他也才萌起了澄清天下之志。現在收到收復三京這樣的奏書，也就現出眉飛色舞的神氣。有大臣看在眼裏，就諫說：「雖然蒙軍退了，但他實力仍在，我們平常又不勤於練兵，絲竹之音，決不能禦敵。臣的意見以不去挑釁爲好，收復三京，決不

可能。」

而諫議大夫鄭清之說：「天下興亡，全爭一個機遇，上次不出兵，哪裏來陳蔡以南之地？天如佑宋，三京可復，怕只怕沒有人出頭。現在既有人願去，就只能支持，不能阻擋，臣以爲可出兵。」

理宗也說：「鄭卿之言最好，朕意已決，無須再奏！」

即詔命趙範進駐黃州，即日起兵。

這時有很多有識之士，都上書力諫，參議官范邱岳說：「才起來的蒙軍，與我新盟而退，不駐軍表明他的強盛，我軍一出，他必重來，不僅進退失據，開釁之罪難逃，敗辱必從此開始了。」

喬行簡也上書說：「八陵有可朝的路，中原有可復的機，以有爲的策謀，辦有爲的事，事情有成，坐而可待。臣不憂師出無功，而憂事力的不可繼，有功而到不可繼，就憂深多了。」

理宗不聽這些，促趙範從黃州北進，趙葵從滁州北進。又下命知廬州全子材帶要所部淮西兵，與趙範、趙葵會師攻打汴京，於是三路大軍，就此北上。

這時蒙軍北撤，汴、洛一帶，確實空虛，毫無阻攔，以爲得計。

元太宗聽到汴京告急，心裏已料到八九分，想必是南宋作怪，不然，沒有任何人敢動

兵，立即召見從汴京來的使者，使者報說：「南宋又發兵攻打汴京了。」說罷，呈上奏文。太宗看罷奏折，大怒，他說：「汴京已屬於我，南宋爲什麼要犯我，背信棄義，撕毀協議，這怎能容忍！」

他立即下令伐宋。

蒙的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人，過去曾被崔立欺侮過，就想找機會報復。他們聽說宋兵來到，就暗裏派人約降，而明處卻去找崔立來商議備禦政策。李伯淵又有意在夜間焚燒封丘門以驚動崔立，弄得他一夜不安。

第二天一早，李伯淵請崔立來視察火燒情況，回來護送途中，急忙抱住他的腰，崔立說：「你要殺我嗎？」

李伯淵說：「誰叫你惡貫滿盈。」

就拔出刀來，把他刺死。伏兵見事成，也都一躍而出，把崔立手下人殺得一個不留。李伯淵把崔立的屍體拴在馬尾巴上，拖到衙門前，當衆宣佈說：「崔立殺戮掠奪，奸淫暴虐，這樣的壞人該殺嗎？」

圍觀的百姓高喊說：「殺得好，把他剁成肉泥還嫌輕。」

隨即割下他的頭，提到承天門去祭金主守緒。

宋兵在李伯淵的迎接下進入汴京，又派趙葵、徐敏子統兵分取洛陽。但所佔領這幾座都

是空城，糧食奇缺。派人幾次催促宋將史嵩之運糧接濟，卻總不見有糧運來。正在這時，聽說蒙軍大兵壓境。果然不過一天，蒙軍決河引水灌城，宋軍死傷無數，趙範、趙葵等內缺糧草，外壓强兵，自知難敵，就放棄汴京，撤兵南歸。

所謂收復三京之計，損兵折將，完全失敗，反落得毀約啓釁，大遭蒙古責難。那年冬元太宗派遣王檝，來責宋人敗謀之過。宋庭不得已，派鄒伸之報聘向蒙古謝罪，但終不能獲得蒙古人的諒解，南宋偏安之局，也不能長久了。

太宗對宋軍的敗盟，十分惱怒，就同耶律楚材商量說：「我看宋朝，毫無信義，你說他是禮義之邦，完全不是。現在我才領悟到過去金對宋的殘忍，原來是自取的，我準備正式征伐他。」

楚材說：「陛下要征伐，我能說什麼呢？只是不打則已，一打就不是三年兩年能把他打垮了。」

太宗說：「你說他比金、夏還難打嗎？」

楚材說：「打戰不能只看兵將誰的多，士氣誰的旺，糧秣器械誰的多，這是眼前打戰的最要條件。但要求得統一，把他全部打垮，就得要比誰的文化水平高了。大漢宋朝雖然現在貧弱些，打仗不一定能擋住我們，但他有幾千年傳下來的信念，每個人的心裏，都懷著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國家，有極强烈的愛國心，這是武力征服不了的。所以要打就要長打算，把

全國都佔領了，陛下能不能看得見，我沒有把握。至於要完全征服他，我想是不可能的，就像我們治國在學他一樣，他的東西比我們高明得多。」

算是太宗沒有聽懂楚材的意見，或是懂了也是不服？就憤然說：「我不信你說的，難道漢人比回回還難打不成，當年先帝把回回都打平了，我就不信這個邪。」

楚材說：「有統一的志氣倒好，只是要做到才算得，民間有句俗話說『人比人，氣死人；馬比騾子馱不成。』當年木華黎是蒙古的人傑，先帝封王的人，他卻沒有把夏、金打倒。而陛下比先皇和木華黎，又差遠了。所以我說先治好國家，最好待機而動。」

太宗說：「我看你樣樣都好，惟有盲目信漢儒這點不好，我看你已不像契丹人，全成漢人了。」

楚材說：「這有什麼壞處呢？如果陛下眞能統一的話，你的子孫也會去學漢人的。再說漢人又有很多學佛，佛教是印度的，那些漢人也沒有人說成印度人了。老實說你委我當蒙古國的中書令，實際就是我學得一點儒家治國本領了，現在我爲蒙古效勞，沒有什麼壞處嘛！」

太宗說：「不論你怎麼說，我還是要打宋朝，我要很快把他打垮。」

楚材說：「這是陛下的權力，但願順心。」

太宗就發佈詔命，開始命將南征。兵分三路，第一路命次子闊端、元帥塔海紺孛，由秦

、鞏入蜀，爲西路；第二路由三子闊出、侄兒呼圖克、張柔等，直驅荊、襄，爲中路；第三路由口溫不花、史天澤等進軍江淮，爲東路。三軍選擇蒙古、契丹、漢軍的精銳編組，蒙古軍每十人中調選一人，中州戶每十戶調發一人從征。這都是太宗企圖很快把宋朝打下來，以證明自己的本領不亞於成吉思汗和木華黎，實際是一場同耶律楚材的賭氣戰。編組好後，分別給各路首領一再叮嚀，只能勝不能敗，而且要盡快結束戰鬥，然後分路出擊了。

闊端軍來到鞏昌，這裏有原金朝總帥汪世顯佔據著。金朝亡後，各州郡都投降了，獨有汪世顯據住這裏不降，當時蒙古軍北撤後，也沒有人顧及這些問題，落得汪世顯憑著手下一支兵，在這裏當土皇帝。好景不常，士卒來報告說：「蒙古大軍離城只有十里了。」

汪世顯自知難擋，就說：「開門迎降。」

就親自出門投降，闊端接受了，仍給舊職，命他率領所部從征。

太宗八年一月，闊端軍自鳳州，順著甘肅兩當、徽縣進蜀，汪世顯爲先鋒，渡嘉陵江，直趨大安。闊端本軍攻沔州，大軍來到西池谷，距沔州只有九十里了。宋朝官民商量退保大安，知沔州高稼對制使趙彥吶說：「今天的事情，只能進不能退，如果能夠進據險地，以身衛蜀，敵有後顧之憂，一定不敢深入。如果匆忙召兵，退守內地，敵人長驅深入，蜀地就全完了。」

趙彥吶說：「說的全對。」

就留高稼守沔州。

蒙軍從白水關進到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州沒有城，依山爲阻。高稼升高鼓噪，設下很多疑兵，趙彥吶又派何鄰、王宣等領兵來援高稼。

蒙軍來到，何鄰等逃跑，高稼被圍，無城可倚，最後戰死。趙彥吶聽到沔州破，高稼死，就進屯青野原。蒙軍把它圍住。

利州守將高曹友聞得消息，領兵去援，半夜截戰，打敗蒙軍，解了青野原圍。接著汪世顯軍打大安，曹友聞又回師救他，指揮才完，蒙軍數萬來到，友聞迎戰，又大敗他。汪世顯邊逃邊說：「我眞沒料到宋軍還有這股拚死精神，今後的仗如何打?誰敢料定。」

就退找闊端去了。

蒙軍中路闊出，宋軍叛將王旻以襄陽投降蒙軍。這地一失，兩湖震動，蒙軍就繼續佔領隨、郢兩州。宋左司諫李宗勉上書說：「蜀之回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部，今郢破，荊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進，並邑邱墟。分上游淮東、淮西分二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分地而守。不然，蒙軍將水陸俱下，大合荊楚之衆，擾我上游，江以南震蕩也。忽謂甚勢强盛，宜於講和，欽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也。」

蒙軍四月陷隨、郢，十一月闊出就死在軍裏了。元太宗聞報，十分傷心，就對耶律楚材

說：「爲了征宋，傷我愛子，眞是得不償失了。」

楚材說：「將帥死亡是常事，爲國而死，得其所了。既已決心南征，而且健卒已出，不可動搖，繼續前進。」

楚材又不提收兵的話，就派忒不求去攻江陵。

當時宋將孟珙駐黃州，理宗得江陵請援之報，就命他去援江陵，孟珙得詔命後，先遣民兵部將張順先渡漢水，而自領全軍跟進。他認爲蒙古兵善戰，應該用智取。就變異旌旗服色，循環往來。晚上就點火把，照耀數十里相接，顯示宋軍之盛。又派將趙武等與蒙古軍戰，孟珙親臨指揮，幾番衝殺，就破蒙古二十四砦，奪回兩萬俘民。理宗以孟珙爲京湖制置使，命他恢復郢州荊門。

孟珙以爲必先得郢州，然後可以通糧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就領兵到岳州，他檄江陵節制司進軍襄郢，召各將親示機宜。部署好後，揮軍直前，就一舉恢復郢州、荊門軍。接著領兵反攻，三戰皆捷，就克復信陽、樊城、襄陽。接著收復光化軍，息、蔡兩州也來降。

東路軍的口溫不花，開始大舉進入淮西，攻陷固始，宋淮南將呂文信、杜林，率潰兵數萬叛。於是六安、霍邱，都被叛軍所據。

蘄、舒、光州等地宋軍守臣都逃走，口溫不花就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游騎從信陽趨

合肥。宋命淮西制置使史嵩之援光州，淮東制置使趙葵援合肥，沿江制置使陳韡趨和州，以援淮西。

口溫不花將察罕部陷定遠、六合、就攻眞州。知州邱岳，爲政嚴明，守具周悉，察罕軍幾次攻城，都被擊敗。邱岳趁勝出戰胥浦橋，以强弩射殺蒙軍指揮官，蒙軍稍退。邱岳說：「敵人比我們多十倍，不能以力和他拚了。」

就設下埋伏，用炮石等著。蒙軍到西域，埋伏的炮發作，打死驍將，將衆大亂，邱岳又派勇士襲敵營，燒了營帳，過了兩天，蒙軍退走。

第六章　最終換得憂憤死

一、討平俄羅斯

元太宗剛決定征宋後，有消息傳來說西域國王阿拉丁的兒子札蘭丁，又在西域作亂了。太宗認爲不可小看，萬一他把西域恢復起來，勢必又成死敵，就派綽馬兒罕，帶著一支兵去窮追札蘭丁，不能叫他死灰復燃。

札蘭丁被成吉思汗逼在印度河邊，跳申河逃走後，收集少數殘兵，避在克什米爾西北。只等到成吉思汗退兵，局勢平靜，又向北渡過申河，佔據了伊拉克、斡羅斯等部落。這條凍僵過的蛇，一當春回大地，慢慢恢復了原氣，就向北攻打阿特耳佩佔部落，趕走了部落酋長鄂里貝克，把他的妃子蔑爾克擄來作爲自己的妻子。接著又侵入阿速、欽察等部，但很不順利，受到頑強的抵抗。

鄰近有一個凱辣脫人的部落，見札蘭丁陳兵阿速、欽察，就來個趁虛而入，攻進札蘭丁佔領的阿特耳佩占部落，把札蘭丁强佔的妃子蔑爾克也挾持而去。札蘭丁聽後，他就撤兵改攻凱拉脫部落。當時城主因自己哥哥死了，奔喪在外，留妃子湯姆塔看家。

湯姆塔一身武技，堅守不降，浴血抵禦，時間較長，最後兵敗被俘，札蘭丁强佔爲妻。

凱辣脫部城主得知消息後，大爲不滿，急邀埃及、羅馬等國國王，聯軍攻打札蘭丁。札蘭丁寡不敵衆，最後敗走。

札蘭丁一向好喝酒，這天吃了敗仗，找幾個小頭目來喝酒解悶，喝醉就倒床睡覺，酣睡不醒。突然，有人來報說：「蒙古軍又來征討了。」

這一驚非同小可，一頭從床上蹦起來，酒也醒了大半，就帶上幾個人，愴惶逃命。蒙軍綽馬兒罕十分勇猛，窮追不捨，札蘭丁不敢喘息，隻身逃到庫爾脫山裏，仍被土人捉住，送到綽馬兒罕那裏，問明是札蘭丁，就把他殺了。

札蘭丁被殺的消息已傳到朝廷來，太宗認爲雖然已除去一個大害，但西方還沒有安定，爲了解除後顧之憂，就決定第二次西征。就對耶律楚材說：「我要西征了。」

楚材說：「一個國家兩面用兵是吃力的。」

太宗說：「離國內都很遠，影響不大。戰是南面的難打，佔了又丟，丟了又佔，一個州縣要爭奪幾次。宋人不乾脆，拖拖拉拉，我煩死他了。」

楚材說：「我以爲他是針對我們了，我早說不好打，現在已經陷進泥塘，只好慢慢對付了。」

太宗說：「這次出兵，我有兩個打算，第一是防止對宋戰事惡化，萬一要同他出力幹，就不能不防西方回回，所以打回回是爲打宋消除後顧之憂；第二我要命所有的子侄輩去上戰

場，在征戰中能得到鍛鍊，學打戰治國本事，永保江山。」

耶律楚材沒有提反對意見，因爲對南宋的戰爭不順利，如再說些，他就會煩了。但也沒有提鼓勵的意見，因爲他的腦子裏只有打戰治國的認識，將來不會有好效果。

西征隊伍由四系各王組成。朮赤的四個兒子：拔都、斡兒答、昔班、唐古兀。察合台的兒子拜答兒、孫子不里。窩闊台的兒子貴由、合丹、窩闊台兄弟闊列堅。拖雷的兒子蒙哥、不者克。諸王中以拔都最大，由他當元帥；統領三軍。速不台從征宋前線調回來，命他爲副元帥。

太宗八年春，這支隊伍，就由拔都、速不台統帥，浩浩蕩蕩出發了。

當年秋天，西征軍抵達伏爾加河下游，駐紮草原上。統帥拔都召集第一次作戰會議，他叙述了各方面的情形，他說：「首先我對敵情說上幾點，我們受到兩大威脅，左里阿耳在右，奇卜察克在左，這是最大兩個部落，其他很多部落穿插在中間。各部落之間，彼此構怨，相互傾軋，不相和睦。另外他們的作戰準備，不很充分，而武器多半用劍。

我們自己方面，新征之兵，紀律和戰鬥技能，還需要加强訓練。這裏草場豐富，很快把馬養肥起來。對於敵情地形，還需要加强偵察。作戰時間，靈活掌握。我們的任務是征討奇卜察克及俄羅斯各地，大家說該怎樣進行呢？各自說說看法。」

蒙哥說：「我的意見是同時進，俄羅斯和奇卜察克一齊打，布里阿平暫時不管。」

貴由說：「我的想法是先打布里阿耳，然後再向左轉，席捲俄羅斯及奇卜察克。」速不台說：「我說先分攻布里阿耳和奇卜察克，然後全力打俄羅斯。」很多人都贊成速不台的意見，因爲俄羅斯的實力較强，不能一開頭就打他。於是拔都就接受了這一意見。

那天冬天，拔都就命速不台，帶著一支有力部隊，進擊布里阿耳。於是速不台就領兵直入布里阿耳境內。把都城布里阿耳圍住，用炮轟擊。一來是這裏的人沒有準備；其次是守城器械也少，城上兵只會拿著一把劍揮舞幾下，旣不會用木石打人，更沒有强弓弩箭。碰著這個久經戰陣的大將速不台，當年就曾在這些地方周旋熟了，指揮士兵，射的射箭，用雲梯爬的爬城，就把布里阿耳城攻下來了。

這部落的其他酋長，只要一接戰就敗下來，最後就只好納款投降了。

第二年春夏之交，蒙哥軍進擊奇卜察克，消滅了部份部衆，一部份向西遷走，剩下的就投降了蒙軍。

八赤蠻帶領的部衆，就像流寇，抗命拒敵，他不同你打，也不投降。大軍一到，就躲在深林裏，你看他從這裏鑽進去，幾天不見出來，原來他已從別處逃走了。後來蒙哥就採取他們一躲進林裏，就四面合圍放火，人和野獸都難停留，只有外逃，不是射死，就是投降。八赤蠻被不者克抓住，把他殺了。

奇卜察克東北部，伏爾加河沿岸各部族，若波而塔斯、若毛而杜固等小部落，都震慴款服，裏海以北，完全征服。

西征軍已經佔領了裏海及高加索山以北各地，右翼布里阿耳的威脅已經排除，拔都就又召開會議，議定全軍征討俄羅斯。

太宗九年年底，蒙軍用毛而杜因當嚮導，從東南進入俄境，於是首先進入物拉的米兒王國的邊陲，俄境內有幼里、羅曼兩王，分守勒他贊和克羅姆納兩城。這兩座城在物拉的米兒公國東南，同布里阿耳及奇卜察克相接。蒙軍壓境，兩城首當其衝。幼里和羅曼，知道蒙古軍凶猛，向物拉的米兒共主攸利大王第二乞援，援兵來到，蒙軍已迫也勒贊城，命令他們用民賦十分之一爲歲貢，各王以十人中一人爲質。幼里不答應，蒙軍就圍城，築起長圍，斷了俄軍出路，力攻五天五夜，第六天破城。蒙軍進城，幼里全家殉難，城也被燒毀。

勒也贊城被攻時，攸利大王派兒子勿賽夫洛托帶兵來援，來到半路，知勒也贊已破，就攻援克羅姆納城。蒙軍攻陷勒也贊後，繼續來攻克羅姆納城，就同勿賽夫洛托軍戰於城下，羅曼戰死，勿賽夫洛托敗回物拉的米兒。不久，克羅姆納城和它南面的勒樂斯城，相繼被蒙軍攻下，這一戰因蒙古親王闊列堅受傷而死，所以屠城最慘。

蒙軍由此向北進，迫莫斯科城。這城雖然建好已有百年，但守城器械還是不完備。蒙軍長驅直入，五天就把城攻破，抓獲攸利大王的孫子物拉的米兒。

蒙軍繼續東進物拉的米兒都城，攸利大王向各藩求援，命兒子勿賽夫洛托、木思提斯拉夫守國都，而自己領壯兵去駐錫第河，等待各藩王的援兵。

不久，攸利大王兄長康士坦丁的兩個兒子遏羅思托王瓦里西、雅洛斯洛弗哀王扶賽服洛特各以領兵來會。兄弟諾夫果羅特王及皮爾斯拉夫哀王，以路遠不派援兵。

蒙古大軍到達物拉的米兒，拔都和諸王乘輕騎繞城一周，看看形勢。然後領一隊兵到正門外，由拔都朝著城上問：「攸利大王在哪裏？」

沒有人答應。就用箭射十字架，各王都射一箭，作爲通知，接著攸利大王的孫子物拉的米兒出來，向他招降。守城的人不同意，就把他殺了。這樣拔都分軍先下北方幾城，就圍物拉的米兒城，用力攻打。

俄各王和王妃，見城要破了，都躲到教堂裏去。太宗十年二月八日，蒙軍破城而入；縱兵殺掠，攸利兩個兒子戰死，嬪妃官紳同殉。

接著分兵攻城，同月裏攻破莫斯科外圍十二城。攸利大王在錫第河聽到物拉的米兒城陷落，及眷屬全部死了的消息，大哭，就想逃往北方，而路已被蒙軍斷絕。接著蒙軍來到，攸利戰死瓦里西。

蒙軍又北攻諾夫果羅特城，這城同物拉的米兒、斯摩稜斯克兩國爲鄰，北通白海及波爾米亞，與亞洲及波羅的海通貿易，所以在北方最爲强盛。俄羅斯最初建國時，曾在這裏建過

都，蒙軍進到離城百多里時，由於春暖雪消，道路泥濘，不能前進，就又退回去。

北進受阻，就又朝西南，選擇水草豐美之地，罷兵屯牧。用一軍攻郭爾在斯科，國王瓦夕里據城堅守。蒙軍死亡達四千，並且死了三個王。拔都大怒，命哈丹、不里前往助攻，打了兩個月才把城攻破。就進行屠城，血流成渠，抓獲瓦夕里，把他掩埋在血渠裏淹死。

蒙古軍繼續向伏爾加河、頓河下游東南前進。秋天，擊敗奇卜察克，部酋庫灘西逃跑到北方去，率領部衆四萬逃到匈牙利，剩下跑不掉的，都投降當兵。已到寒冬，大河封凍，拔都分軍，叫萬戶數人向北到物拉的米兒近境，東走伏爾加河，從布里阿耳以北，直到烏拉山西北腳。命昔班和不者克、不里，掃蕩奇卜察克近黑海的蔑里姆部。

那年十一月，貴由、蒙哥同不里、哈丹圍攻阿速部蔑卻思城，並攻取其他部落，阿速等部全平。

拔都在掃蕩俄羅斯東部後，避暑休兵，然後就打南俄。基輔是南俄大都會，最初全國當成首都，以後大勢北移，雖然兩都俱在，但物拉的米兒爲上邦。基輔在聶伯河中游西岸，利用聶伯河同黑海，與東羅馬進行貿易，萬商雲集，十分富庶。攸利大王戰歿，基輔王雅洛斯拉夫去援助不及，趁蒙古兵退，就進物拉的米兒，接替兄位。而扯耳尼哥王米海勒，趁雅洛斯拉夫北行，據住基輔。

太宗十二年，拔都軍到皮爾斯拉夫哀城，才投降。繼攻扯爾尼哥城，守城的用張開水燙

攻城的蒙軍，蒙軍不防這一著，很多人受燙傷，年輕王爺戰死一人，但蒙軍還是攻克了。又朝東北攻加妻牙城，東到頓河，以絕基輔的旁援。拔都軍就進迫基輔，圍攻之前，叫蒙哥前去偵察形勢，看到聶伯河的河防很嚴，並沒有冰凍，就無法渡河。蒙哥駐師河東，立馬於扯耳尼哥崖岸，遙望基輔，城內教堂三十區，金塔摩空，十分壯麗，想把它保存下來，就派人去諭降，使者被殺，守城主將米海勒怕禍，棄城逃跑，從匈牙利轉到波蘭。

斯摩稜斯克王羅斯的斯拉夫，很有膽識，進守基輔，但被加里西亞王達尼爾趕走。達尼爾自己又不守，遣部將狄米脫里來守。

冬天，聶伯河凍合，拔都全軍渡河，約五十萬人，進築長堤，晝夜進攻，十二月六日破城。城民進行巷戰，終日不休，教士市民，爭出死戰，最後走進教堂，登樓棄屋拚命，死者如麻，狄米脫里受傷不死，被抓來見拔都。拔都說：「這是忠勇之將，可敬！」

沒有殺他，而把他釋放。蒙軍由此進到加里西亞，加里西亞國，北界立陶宛，南抵普魯士西特來河口，國君達尼爾，驚走匈牙利，城就下。這樣，南俄全定，俄羅斯全部討平，拔都大軍集結在加里西亞境內。

二、佔領匈牙利

平定俄羅斯後，蒙軍集結在加里西亞境內，拔都召集開會，商討今後的行動。拔都說：「大汗交給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但還有些人逃跑到外國去，我們一走，就會回來，而且不會服我們。現在是這樣班師回朝呢？還是怎麼辦呢？」

貴由說：「雖然平了俄羅斯，但我叔也死了，弟兄也死了五個，損失太大。我說回去好了，離家已經五年，這日子也不是好過。」

蒙哥說：「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不來也來了，不打也打了，做事情要做徹底。奇卜察克酋長庫灘者領四萬多人到匈牙利，這件事要追一追，不然他回來了，又成了抗蒙英雄，成爲他的天下，你我的力氣，就白花了。」

拔都說：「奇卜察克酋長的事，我已派使向匈牙利交涉，但他拒不作答。」

速不台說：「我的看法是我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如果不擊破歐洲中部的現存力量，我軍對俄羅斯的佔領，就沒有安全。至於匈牙利這個國家，不僅收容了奇卜察克酋長，還有斯扯耳尼哥王米海勒、加里西亞王達尼耳都逃到匈牙利去了。據我了解歐洲這些國家，軍備不修，百姓很少擁護國王，如果進兵，不會比這裏難打。」

拔都說：「我覺得匈牙利確是要揍他一下哩！沒有反對的吧？」除了貴由外，其他人都說：「打了！」

拔都就派一部兵力，進波蘭境內，搜索敵情地形。這部蒙軍，首先進入波蘭的呂不鄰州，有意蹂躪，然後帶著擄獲，退向加里西亞基地。

冬天，趁著維斯杜拉河冰合，蒙軍又一部過河搶掠森的米兒城，到迫近克拉克十多里處，被克拉克守將物拉的米兒領少數兵襲擊，蒙軍就丟下所俘男女，而退回加里西亞。

拔都和速不台把部隊分為三路，分別向波蘭和匈牙利兩國突入。右翼軍由貝達爾統帥，兵力有三到四萬騎。左翼軍由哈丹統帥，兵力有二到三萬騎。主力軍由拔都、速不台統帥，兵力有六到七萬騎，分為兩個縱隊。

太宗十三年春，貝達爾率右翼軍突進波蘭，克拉克及森的米兒兩地官員，領兵抵禦。在夕特羅物城交鋒，波軍不是蒙軍對手，只殺得人仰馬翻，死傷枕籍，主將陣亡。普勒思老四世聞報，急忙帶著老母和妻子，離開克拉克，貴族紳士也跟著逃跑，到日爾曼和匈牙利。老百姓就逃到山林河谷裏，蒙軍把克拉克焚毀，進攻拉廸貝爾。酋長米普斯拉夫哀，以兵少不能抵禦，朝北逃到里格尼志，同兄長亨利二世住在一處。

貝達爾軍順著奧得河西北走，到西里西亞都城布累斯勞。百姓自己燒城，與士兵退守河州中堅堡。堅堡不容易攻，就西走到里格尼治。

當時西里西亞大公亨利二世，集衆三萬，屯在里格尼志，區分爲五軍備戰，這支軍由日爾曼、波希米亞、波蘭三個國籍組成，稱德波聯軍。

貝達爾聽到聯軍分爲五軍，也就相對也分成五軍。亨利二世與各侯王、基督教長等，在教堂舉行彌撒後，一齊出城迎敵，兩軍列陣城外的平原裏。波蘭的第一軍先出來交鋒，全是步兵，械備不全，士卒半身裸露，蒙軍先鋒僞若出來抵擋，雙方交戰不久，僞若不勝退走，波軍直趕下去，突然蒙軍退到一個高地，停住就挽弓回射，主將普勒思被射死，士兵也射死不少。波蘭第二第三兩軍急來增援，蒙軍二、三隊也齊出，並首先到達，就按著波第一軍殘軍亂砍亂殺，把日爾曼兵完全消滅。仗著這股勝勢，迎擊來援的波二、三軍，現在從兵力上看，蒙軍多著一軍的人，士氣也很高昂，打得波二、三軍也抵擋不住，敗下去了。戰場上佈滿屍體，幾乎全是波德聯軍的了。

亨利二世的部署，第四第五兩軍爲預備隊，叫他們專門收容潰卒。現在情勢危急，也只好命他出戰，但在這種山倒一樣的潰勢裏，要能穩住也不容易，而且是要很强的隊伍。像預備隊這樣的隊伍拖上去，無異是抱柴救火，把自身也燃進去了。何嘗不是，被四、五軍像羊羣一樣趕上來，卻被蒙軍的人力優勢，完全解決了。被殺死的佔多，投降的其次，逃跑的太少太少了。

波蘭全軍一潰，亨利二世帶著四騎逃跑，被蒙軍看見後，追了上去，把他刺死馬下，波

蘭軍就這樣全軍覆沒了。

蒙古軍打勝後，把亨利的頭拴在槍桿上，插在里格尼堡前。當時百姓已在燒城，退守內堡，蒙軍諭降，不從，蒙軍丟著去了。進屯奈思河附近，稍事休整，就進軍拉廸貝兒境內，進入莫利維亞，達波希米亞、奧大利，貝達爾軍就進向匈牙利，去同拔都會師了。

拔都帶領主力軍，侵入匈牙利。在進攻前，曾勸別刺向蒙古軍投降。別刺不願歸附，但也不作戰爭準備，只派了幾個小隊守喀爾帕阡山隘口，從事消極防禦而已。拔都就領兵壓境，百姓以他不懂兵略，但又收容了俄羅斯很多外族，而招來蒙軍入侵，已很不滿，對他大譁。別刺不得已，就把奇卜察克部酋庫灘抓來下獄。

拔都軍分兩路進匈牙利，一路自己帶領，從俄羅斯關隘口前進。一路由速不台帶著，從羅馬尼亞到蘭西勒宛尼亞山隘前進。拔都一路經佩斯特，駐紮在離城半天處。蒙古游騎到城下去引誘守兵出戰。

別刺坐等援兵，不論你外面如何引誘漫駡，無動於衷，拒不出戰。駡戰引誘的回去，三天後又來，城上兵卒忍不住，一再請戰，別刺仍然制止說：「有把握打勝的，當然來挑戰；我們沒有辦法抵敵，就要拒戰。這點簡單道理，誰不明白？」

有士卒說：「我們實在忍不住。」

別刺說：「要面子還是要命？」

玉果麟大主教也忍耐不住，就說：「由我前去試試，能打還是不能打。」別剌不好阻攔，但說：「我不反對你去，只是不要把蒙軍帶進來。」

玉果麟帶著少數兵，出城同蒙軍接戰，蒙軍假裝支持不住，就敗了下去。過一池沼地，大主教直追不捨，結果匈軍身穿重甲，不能通過，就陷進泥淖中了。蒙古軍用箭來射，全射死了，得脫回去的，只有大敎主等四人而已。百姓見大敎主打了敗仗回來，詢問情況，又是大譁，認爲沒有本領。

百姓紛紛議論，都說蒙軍厲害，非我們可敵，事實證明，還是閉城拒敵爲上。玉果麟大主教聽了，以爲這又掃了他的臉，因爲開城出戰也是他主張，爲了掩蓋自己的面子，就否定蒙軍厲害。他說：「我們這次打敗仗，又不是敗在蒙軍手下。」

有人問：「不敗在蒙軍手下，又是誰打你們？」

大主教說：「蒙軍裏幾乎全是奇卜察克人。」

這話一落，百姓又大吼大叫起來，都說：「不殺庫灘，就要內亂，裏應外合，完全垮了。」

羣情激憤，難以平靜，別剌就命人把庫灘殺死在監獄裏。跟著庫灘到匈牙利來的人，聽到這一消息，紛紛離去，這是匈牙利失却了一支戰鬥力量。

佩斯特城裏正在亂哄哄時，拔都和速不台兩軍混合，而匈牙利軍也正在集結。別剌率領

大軍出擊蒙軍，拔都大軍退下來，別刺進到賽育河，在河西下寨。附近有橋，他以爲蒙軍只有在這裏渡河，別無他處，就用一千人守在這裏。

蒙古兵退到河東十公里處，附近多沼澤，地陰而易守。集結地三面繞水，有險可扼，而且林木叢雜，可遮敵人視線。

別刺在河西，環車爲營，把盾掛在上面，就像堡壘，只是戒備鬆懈，地形開闊，舉動暴露。

相持幾天，拔都決心趁夜進襲，準備一軍奪橋，一軍迂迴下游潛渡回擊。在橋左岸擺炮七門。夜襲之先，有蒙軍裏的俄虜，悄悄跑到匈營，以蒙軍夜襲情報告訴別刺。但別刺不信，以爲是來搞假消息的，就不理不睬，毫無準備。而別刺兄弟戈羅門與玉果鱗大主教，對這情報極爲重視。就領兵夜間巡邏，到橋西，蒙古軍正來奪橋，他們也就參加戰鬥，把蒙軍打退，增加士卒守橋後才回營。大營裏四處打鼾，誰也不知營外出的事。

接著蒙軍以炮趕匈兵，天亮過河，下游的兵也渡過來了，就來圍匈大營。匈軍沒有防這一著，軍裏一時混亂，不敢迎戰，只有戈羅門、玉果鱗和聖堂騎士，帶著部分士卒出戰，結果打敗回營。再出戰，帶傷回來，聖堂騎士全部戰死。這樣，匈軍更加害怕，到中午，戈羅門又出戰，正打得激烈時，營裏匈軍都出營潰走，兩蒙軍特別讓路，叫他們走。營裏剩兵見路可逃，誰願在這裏等死，就紛紛出走，惟匈軍營帳很密，帳幕阻攔，潰兵很難逃出。

別剌眼看情況緊急，就叫士卒應戰，接著見不戰而潰，就自己也奪路逃跑，從蒙古軍缺圍之處出走。蒙軍在後面追趕，等匈軍疲憊不堪時，先後消滅在路上；死在淚泥淖裏的，爲數不少；眞正跑脫的沒有多少人。路上的積屍，分佈在兩天路上，賽育河水也被血水染紅了。大主教戰死，別派靠著有一匹馬，逃進深林裏，輾轉到喀爾帕阡山脚，到女婿克拉克公普勒恩老那裏，留得一條性命。

當蒙古軍正向匈牙利國都進軍時，左翼軍哈丹就從達蘭西勒宛尼亞境內，走小路過山林到魯丹城。民兵出戰，蒙軍退去，民兵認爲膽怯，就回去繼續喝酒跳舞，不守城，連城門也不關。已而蒙軍突然衝來，一鼓而下，蒙軍到處，望風披靡。

那年夏天，西征軍各路兵馬，又會合在賽育河上，駐營休整。

拔都分派土人，到主活各城，叫他們供應軍需。直到嚴冬，又派兩軍過多惱河向西掃蕩。同時對別剌的殘部，也派兵追搜。

三、忠智的宰輔

太宗十年（公元一二三八年），太宗收到拔都從俄羅斯帶來的報告，又有幾個年輕宗王死了，心裏非常難過，但也不敢表露出來，又怕耶律楚材笑話自己。他們君臣自太宗即位以

來，可以說是相處得很好，事事都滿意。惟有討南宋和西征兩事，是楚材所不願而太宗强行爲之事了。結果討宋的事，正落在楚材話上，所費很多，見功不大。幾次想停止了，但又找不到機會，也沒有藉口，就只好硬著頭皮打，但心頭很苦惱。至於西征的事，兄弟也死了，子侄也死了這麼多，莫說朝臣，就是皇親也不饒，說自己好大喜功，不知先後；以至於說是糊塗透頂，但也只好忍了。太宗感到不安的是耶律楚材這個人，才華和能力是沒說的，但只要他不合心的事，他已經說過而不尊重他的，再也不管了。不論你怎樣和他商量，他都要堅持著你的意見，而他自己的就再也不提了。所以兩個人還是保持著很好的關係，而內心裏起碼太宗已不像以前了。不過這也不限於對楚材如此，很多大臣在背地裏也說：「大汗開始昏了。」

也許，太宗的變化是要大些。

有兩個道士爭地位，誰都想當首領，各自手下也有信徒，長期相持不下。

一天，甲道士就得到機會，與太宗的內侍臣楊惟忠說話，就說：「乙道士的手下，有兩個是逃軍。」

逃軍是任何人都不能收容的，誰收容誰就有死罪。楊惟忠聽了，這還了得，憑著自己是太宗的親信，平時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裏。有人說閹人的心最黑，楊惟忠也不另外，他就把乙道士抓了來，虐殺了事。

這件事就傳到耶律楚材的耳裏了，經過了解，事情屬實，楚材就派人去捕楊惟忠，把他下了獄。有很多宗王大臣不知底細，但聽說楚材把楊惟忠捕來下獄了，一致認爲闖了大禍，因爲太宗對楊惟忠是愛得勝過皇后和皇子的。

當天夜晚，太宗在宮裏就已得到楊惟忠親信的密奏了，當然奏給太宗的都是一面之詞，但最後聽到：「俗話說打狗也要看主人，滿朝廷誰不知楊惟忠是陛下的最親內侍？早有人在說耶律楚材儼然成爲太上皇了，這話實在也不錯。」

太宗聽了肺都要炸了，多虧現在已是二更天，不然他眞想把耶律楚材抓來辦了。

第二天早晨，文武大臣齊集，大家看太宗的臉色很難看，心頭都有所準備，萬一太宗要貶要殺楚材，大家都要捨死保護，太宗說話了：「耶律楚材！」

這樣喊他，也是有史第一回。楚材和顏悅色，心平氣和的答應：「臣在。」

太宗問：「朕的侍臣楊惟忠，可是你抓來下獄？」

楚材說：「是的。」

太宗說：「你好大的膽子，敢捕朕的侍臣，左右把他綁了。」

出來幾個衛士，用繩把楚材綁了，所有宗王大臣都驚了，誰也不敢說話。當時成吉思汗的兄弟斡辰大王已死，他兒子由都子頂父爵，在朝任職。過去他對楚材有較深的理解，今天見太宗的行動十分乖張，但不好直接說他，就站出來對楚材說：「你爲什麼去抓大汗的侍臣

下獄，要抓他也得奏過大汗嘛！」

楚材說：「我同楊惟忠，無冤無仇，我抓他下獄，完全是執行我的職權，論罪當捕，我才捕了，一點也沒有越權。」

由都問：「你爲什麼捕他？」

楚材說：「兩個道士爭長，各有私黨，甲道士對楊惟忠說：『乙道士收著兩個逃軍。』楊惟忠把乙道士抓來殺了。據我了解兩個逃軍是虛構，實無其事，楊惟忠犯了人命罪，應該逮捕；再說他是內侍，誰給他的權殺人？」

羣臣聽了，好像約好一樣，齊說：「該捕！」

就像雷鳴，好像把太宗也從夢裏驚醒來了，自己也覺得糟糕，就忙說：「左右把中書令的綁鬆了。」

衛士到楚材面前去解繩，楚材對衛士說：「走開！」

楚材不叫解縛，然後對著太宗說：「臣職爲中書令，位極人臣，國政所屬。陛下初叫綁臣，是表明有罪了，應該向羣臣宣佈罪惡，罪犯到哪裏，就要執行到哪裏。現在要放臣，是臣沒有罪了，哪能輕易反覆，像逗娃娃玩。國家有大事，怎麼去執行呢？」

文武大臣聽了，全都失色。

太宗也實在沒有法，就說：「朕雖然是皇帝，難道不容許有錯過嗎？你平常不是對我

說，聖人都難免犯錯？」

走過去親自替他解了綁，並對文武說：「你們散了吧，讓我君臣好好談談！」

衆臣散後，太宗又同楚材很好的談了問題，楚材也就陳了十策：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這些都屬於當時需要的，太宗也施行了。

過了不久，管財務的大臣對太宗說：「太原路的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共同貪汚，經查證據確鑿，現已判刑。兩人都是儒生，考合格後用的官，他們不是不通法的人，以後值得很好考慮是否再用儒生了。」

太宗就召楚材說：「你說孔子之教可行，儒者是好人。現在好了，呂振和劉子振共同貪汚，爲什麼又有這種人呢？」

楚材說：「君父教臣子，還不是不想讓他陷於不義。三綱五常，聖人的名教，有國家的誰不用它，就像天有日月一樣。怎麼能以一兩個人犯錯，就說到聖人之教上來呢？」

太宗說：「他兩人是儒生，是你考來叫當官的，你說用儒生是條好路子，我說這條路不行了，這說了沒錯。」

楚材說：「就是有錯嘛！我承認這兩個人有錯，但不能說孔子之教不好，儒者不好，他有罪錯，犯到哪裏就判刑到哪裏就完了，無須牽連到聖教和用儒上。我考取了四千多，這些

年來除了這兩個人外，其他的不是工作得很好嗎？」

太宗才不說了。

太宗的酒，喝得很多，過去是夜晚喝的多，而今是白天也喝了。喝了以後，胡言亂語，耶律楚材屢諫不聽。有一天，他拿了酒槽鐵口對太宗說：「陛下，你看這鐵口被酒麴腐蝕成這個樣。鐵都如此，何況人的五臟呢？」

太宗看了，似有所悟說：「你愛君憂國之心，天地可鑒，以後我每天只喝三盅酒好了。」

但這話也是應付，後來更變本加厲了。

太宗召問楚材說：「國家課稅有人承包，你說這事能幹嗎？」

楚材問：「誰願幹這種事？」

太宗說：「據說是富人劉忽篤馬、獵戶劉廷玉等，他們願以一百四十萬兩白銀來承包天下課稅。」

楚材說：「這些貪利之徒，罔上虐下，不會幹出好事來，幹不得。」

太宗說：「我們的課稅才一百一十萬兩，他們承包多收三十萬兩，國家沒有損失；不僅如此，還可以減少全國辦課稅的人員，這是一件好事嘛！」

楚材說：「國家的課稅是按國家常年開支，全國的戶口，百姓的生產收入等爲依據，比

較合理制定出來的。這是國家命脈，怎能輕易放手交給私人呢？年收一百一十萬兩，是按眼前我們國家人民的收入水平，不使他們承受不起，如果包給私人，他們不管百姓死活，可以每年徵收二百二，以至三百三，這不等於出賣生死之權嗎？再說由於種種原因，全國各地生產也不一樣，如有天災人禍，不僅免除課稅，還要進行救濟，這又怎麼承包呢？可以承包土地生產，也可以承包建設工程，至於課稅是萬萬不能承包的。」

太宗對這件事，也就罷了。

相隔不久，翻譯官天合，巴結管財大臣鎭海，說定以二百二十萬兩銀的高價，把全國課稅承包給奧都剌合蠻。楚材聽到後，就來見太宗辨諫不可承包。太宗說：「行了行了，每年二百二十萬兩，比前增加了一倍，朕願足了。」

楚材說：「課稅又不是搞生產，他包了二百二，就會去收三百三，吃虧的是百姓吶！」

楚材聲色俱厲，最後邊說邊哭。太宗說：「你想同我打架嗎？」

又說：「你是爲天下百姓哭嗎？姑且叫他們試試。」

楚材已力不從心了，就歎說：「百姓的窮困，從今天開始了。」

用二百二十萬兩銀子承包課稅的奧都剌合蠻，原是回回商人，由翻譯官安天合的引薦，認識了太宗。他看準了太宗愛喝酒，不惜重金，從中亞和歐洲帶些好酒來，給太宗喝著，就從酒裏把全國的課稅都騙去了，連身爲中書令的耶律楚材，都敗在他的手下。

由於奧都刺合蠻的曲意逢迎，極受太宗的寵信，經常長夜侍宴，被視爲心腹。最後被任命爲提領諸路課稅所官，他的承包不僅是一個銀錢數目，就是國家的課稅官員，也在白當他的奴才了。

他看準了這個朝廷權大勢大的是耶律楚材，所以表面上是非常尊敬，而在暗地裏又時常在太宗面前進行毀謗打擊。一天，鎮海對奧都刺合蠻說：「有一千錠銀子由中書令經手，一直到現在沒有開支下落。」

奧都刺合蠻認爲是好材料，就對太宗說：「耶律楚材把官銀一千錠，據爲己有了。」太宗就召楚材來問，楚材說：「請陛下想想，是否傳旨動用過銀兩？」太宗想了一會說：「我曾下詔動過一千錠銀子，是用在修建萬安宮的。」楚材說：「那就對了，一千錠銀子正是用在那裏去了。」

後來太宗不滿意的對奧都刺合蠻說：「耶律楚材私據官銀的事，你從哪裏聽到的？我問了他，原來是我下詔修萬安宮用的。我也說中書令對金錢視如糞土，從沒有貪鄙的行爲，今後就不許再來在朕面前說這種無聊話！」

奧都刺合蠻的嘴再靈，也無法頂塞了，在太宗面前紅了第一次臉，也嚐到耶律楚材的正氣味。

年近六旬的太宗，晚年的揮霍，更加無度了。萬安宮和哈刺和林城峻工後，後宮嬪妃不

下數百人。後來又接連建造了格根察罕殿、迎駕殿及托斯和城。由於貪酒，有時也酒言酒語，但不醉時，由於他才智不足，而身爲天子，也演了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有人來獻給他帽子一頂，他就賞銀二百錠。左右認爲他喝醉了說的玩笑話，就沒有照辦。第二天他見獻帽人，就問：「取到銀子了嗎？」

那人說：「沒有。」

太宗說：「你去取三百錠。」

那人去了，左右不給。第三天太宗又增到六百錠。左右就去請示楚材，楚材就召獻帽人來說：「你獻給大汗的帽子值多少錢？」

那人說：「不值多少。」

楚材問：「你明知不值多少，爲什麼敢去領幾百錠銀子呢？」

那人說：「大汗見一次說一次，我怎敢不遵旨呐！」

楚材說：「既然如此，情有可原。現在我給你六錠銀，這倒不是給你帽子銀，而是獎勵你對大汗的敬重。但以後大汗再來問你，就要說領了六百錠銀子，感謝大汗。你可願意？」

那人當然願意，就命左右給了六錠銀子，才把這事解決了。

太宗到庫裏，見金銀滿庫，他說：「金銀滿庫有什麼用，這銀又不能保我一輩子不死，我若死後也不能復生。」

他的左右以爲他還是像往常一樣說笑話，不料他立即下令，凡要金銀的人，都可以隨便來取，當時和林的大臣和百姓爭相來取。最後，也由楚材派兵守庫，才算安定下來。

有人向太宗求貸五百錠銀子做生意。第二年再來，對太宗說：「生意虧本，大汗貸給我的款，分文不剩了。請大汗再貸一筆大點的。」

大臣說：「不能貸了，這個人仍然會把貸款吃光的。」

太宗問：「銀子怎麼會吃？」

臣子說：「他把銀子都拿去花在吃喝玩樂上。」

太宗大笑說：「這有哪點不好，我的金銀也不爲我玩樂而減少吶！他是我的臣民，這銀子借給他和放在庫裏都是一樣。你這傻子，快把銀子借給他吧！」

有個平民送來三個瓜，太宗手裏沒有現錢，就叫身旁的妃子：「把妳耳環上兩顆珍珠取下來。」

妃子聽了，心裏難受，捨不得取下來，但不取又怕太宗生氣，就只好忍痛取下來。太宗就接過交給送瓜的，送瓜的謝後就走了。太宗對妃子說：「妳難過什麼，這兩顆珍珠還是妳的。」

妃子聽了也糊里糊塗，什麼話也沒有答應。

送瓜人急於用錢，就把兩顆珍珠賤價賣了。得珠的見又大又美，立即進獻給太宗。太宗

交給妃子說：「重新戴上好了，我沒有騙妳吧！」
妃子歡喜的笑起來，忙說：「眞不簡單，妾今天才知陛下料事如神哩！」
太宗說：「這也說明妳無知，妳可知耶律楚材是什麼人？」
妃子說：「這人誰不知，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妙算如神，治國好手。」
太宗說：「妳想想我不比他高一手，怎能用他呢？」
妃子說：「原來如此。」
太宗沾沾自喜，他感到今天是他從來沒有過的愉快日子。

四、落得憂憤死

太宗十三年（公元一二四一年）二月，太宗圍獵回來，心裏高興，就多喝了幾盅酒，誰知由此得病。皇后乃馬眞氏，一時慌了手腳，急忙派人召耶律楚材來。
楚材看了太宗的氣色，按按脈膊，知道是平常沉湎酒色，現在又去激烈奔跑，元氣不足，把他勞傷了，服點提神補氣，補血養血的藥，就可以沒事了。但深知乃馬眞氏這個人非常愛多事，稍不順她的意，就要說出些是非來。聽說她平常很喜歡占卜星相之術，也就不免施展了一番手腳，推演了「太乙教」，就說：「皇后放心，聖上命數未終，只因任人不賢，

囚繫無辜，受到長生天的譴責。只要頒詔大赦，長生天就會庇佑了。」

乃馬眞氏十分相信，就說：「事不宜遲，就請快寫赦文，忙頒下去。」

楚材說：「不能，要聖上親下赦文，才有效驗。」

正巧太宗醒來，聽皇后諫後，就親下赦旨，不久，病也好了。

剛進冬月，草萎木枯，太宗又想出獵，左右的人早盼夜盼，就等待著這個機會，便多方慫恿說：「騎射圍獵，一年之計在於冬，哪能輕易錯過？況且冬獵是舊制，不妨照例進行。」

「如果大汗出獵，就能舒筋活絡，卻病延年。」

「老虎都住不了籠裏一年，我們蒙古人不騎三天馬就病了，大汗出獵，有利無害。」

太宗經不住左說右勸，就有點手腳癢癢，但又怕病發，就召耶律楚材來說：「我想出獵，你說行嗎？」

楚材知他支持不住了，但知道用話難以說服；再說太宗在位十三年來，不論大事小事，稍有疑慮，就要找楚材來推太乙數。所以楚材說：「臣替陛下推來看看。」

楚材推完後說：「不能，不能，完全不能去，陛下之命像風中燃燭，旦夕有熄滅可能。之所以還存留著，是大赦有點好處。如果出獵，那是減壽事情，因爲他本身圖你一時之樂，而殘害天的生靈。臣勸陛下靜養，多做些利民善事，就可能保性命於風雨中。」

太宗的心也冷了，就不想去了，這是冬月二日的事。

三日下午，奧都刺合蠻領著一些人抬著一隻大馬鹿到宮裏來，並奏請太宗來喝熱鹿心血。太宗來了，十分高興，就問：「這大馬鹿從哪裏來？」

奧都刺合蠻說：「獵來的，一出去就射著牠，才把牠活擒回來。」

太宗說：「好運氣。」

奧都刺合蠻說：「我們當中沒有好獵手，我是初試第一回，一遇就是十二個一羣，箭都是亂七八糟射出去，最後見這個跑不動了，等圍著才知道，這箭不偏不倚射進牠的肚門裏，這不是？」

他上前指給太宗看，太宗說：「天下事都是命定，該你們吃牠肉。」

正在談論著，剖鹿的問：「大汗！這血怎麼喝？」

太宗說：「行了嗎，我來。」

就忙走過去，俯下身子，爬在死鹿身上，用嘴去吮吸鹿心裏的血，連鼻尖都是紅的，他說：「痛快，好幾十年沒嚐過這滋味了。」

奧都刺合蠻舉起右手向太宗高呼：「願大汗長命百歲！」

太宗更歡喜得發聲大笑。

第二天四日清晨，太宗說：「昨天吃了鹿心血，昨晚一睡下去，直到今早清晨才醒，很

有效果哩！我準備今天出獵。」

這話一說出，左右歡聲四應，奔走相告，一時間急急準備起來，吃過早飯後，就一齊離開。耶律楚材聽到後，急忙追出來說：「陛下千萬不能出獵，回宮好了。」

太宗說：「我不打獵，只是跟著走走，聽說鹿羣過路，能再喝點血就回來了。」

楚材知道難以阻攔，就對送行的皇后和宗王說：「既然一定要去，皇后和諸王都跟去好了，我不放心聖上出獵。」

乃馬眞氏也說：「中書令的話很好，我同各王都跟著去好了，好好保駕回來。」

太宗也很高興，於是皇后和各王隨行，浩浩蕩蕩出獵去了。

太宗出去後，莫說各王制止不住他出獵，就是平時無話不聽的乃馬眞氏，也說服不了他不要出獵，沒奈何，就由衆人前呼後擁，狩獵了五天。回到諤特古呼蘭山時，就在行帳裏縱情豪飲，誰料頭暈腳麻，有氣無力。他自知舊疾復發，不久人世，就把乃馬眞皇后和宗王大臣叫來，喃喃叮嚀說：「我自繼承父位以來，做了四件好事，一是平了金國；二是建立驛站；三是在沒有水處打井；四是在各城池內任命了探馬赤鎮守。但也做了四件錯事：一是沉湎於飲酒；二是聽信讒言，娶了斡惕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三是因私害死忠義的朵忽勒忽；四是怕野獸踐踏，築牆寨圍攔住兄弟的封地，以致兄弟埋怨。」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太宗說這些話，也表現出了這個人的坦誠，說明再沒有什麼見不

得人的話。本來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裏，論才智，他一個也比不上，惟有忠誠，其他三個又比不上他，所以選他來嗣位。而他能善用耶律楚材，補了才智的不足，他執政這十三年，還是功大於過的。於是衆人連忙安慰，勸他靜心養病，不必想得太多。誰知大家在說話時，他已經不會說話了，就忙抬回宮來，氣絕去世，享年五十六歲。

太宗一斷氣，宮中一切就由乃馬眞氏主持。乃馬眞氏，原是乃蠻族人，酋長的妻子，酋長戰敗被俘，乃馬眞就同太宗成婚。此人貌不驚人，但心裏卻有一架小算盤，對自己的私利撥弄得很好。太宗這個短才人，隨時都在她狐媚之下，寵信於她。她生下貴由，還在西征途中，就急派人去趕。怕失了皇位，就急召耶律楚材來說：「國不可一日無君，貴由在外，眼前該由誰主持大政呢？」

楚材知道她想攬權，就說：「皇位事外臣不敢與聞。」

乃馬眞氏也聞出楚材不支持自己，不願來助一把，就說：「先帝在日，曾立皇孫失烈門爲嗣，但他年幼無知，應由貴由嗣位。但他在軍裏未回，這事一時難定。」

楚材說：「請皇后多同皇族商量好了，以後的皇位不是要由庫里爾泰大會決定嗎？」

話未說完，忽有人大聲說：「皇孫尙幼，嗣子未歸，爲何不請母后稱制？」

楚材聽後吃了一驚，回頭一看，說話的人是奧都剌合蠻。就說：「這事還需審愼。」

乃馬眞氏卻笑著說：「那就暫且稱制吧！」

大家一聽這話，都默默無言。耶律楚材當即冷笑了兩聲，他暗想乃馬眞氏稱制，表明朝事已不可爲，因爲奧都剌合蠻這個像狐狸一樣的生意人要當幕後軍師了，還會有好事嗎？他就歎氣退下去了。

乃馬眞氏稱制後，奧都剌合蠻更加得勢。乃馬眞氏在太宗未死前，就弄權術，干預朝政，曾遭大臣反對。當時反對最力的是丞相鎭海、波斯各省的長官闊兒思吉，以及在契丹地方的大臣牙老瓦赤。今天乃馬眞氏大權在握，她也不考慮國家利益和這些人是先帝的重臣，只想到我在你頭上和你是我手下這個關係，她認爲理所當然的該我來報復你了。爲了消心頭之恨，立即派人到契丹去召牙老瓦赤，並陰謀殺害鎭海。

丞相鎭海，原來吃過奧都剌合蠻的虧，由翻譯官安天合的推薦，一時聽信奧都剌合蠻的甜言蜜語，認爲朝廷有利，就把國家課稅以二百二十萬兩銀，承包給他。雖然得到太宗的同意，但最後的課稅連一百萬也沒有拿到手，又受到太宗的責難，所以把奧都剌合蠻看成是無賴。現在眼看他飛黃騰達起來，加上乃馬眞氏原來也是自己的對頭，處境十分不利，也就提防著。果然前太宗的宮裏侍臣來報信說：「相爺，快逃走吧！皇后要害你了。」

鎭海就跑到太宗兒子闊端處，才留下這條性命。

乃馬眞氏派的人到了契丹，見了牙老瓦赤說：「六皇后請你到都裏去。」

牙老瓦赤早知乃馬眞氏蛇蝎之心，就挺高興的說：「不來召我也想來了。不瞞你說，皇

后稱制我最高興，要備一份厚禮獻她，就是趕不出來。你在這裏住兩天，我們一道上路。」就殷勤接待，使來人無疑。最後，也跑到闊端那裏去了。

鎮海和牙老瓦赤都跑到闊端那裏去了，乃馬眞氏很不滿意，但她想你們上天入地都不行，何況跑到我兒子那裏去呢？就向闊端要這兩個人。

闊端倒不糊塗，他頗知是非，回答說：「鳥雀逃避凶鶻，草叢都會掩護牠，希望我來庇護的人，自然不會放他們回去。他們都是皇親大臣，忽里台就要召開，有罪讓大會來懲處他們吧！」

乃馬眞氏急得咬牙切齒，但也不好對他怎麼說，就派另一大臣亦馬都木勒克羅織鎮海、牙老瓦赤的罪名，準備在忽里台上定罪。但亦馬都木勒克，爲人正眞，他說：「沒有的事我不會說，在忽里台上叫我說他兩人的功勞，倒是有說的。」

乃馬眞氏怒說：「你這個碩石！」

就把他關進監獄裏去。

參予迫害大臣的，還有一個叫法蒂瑪的女人。她出生在聖城麥什特，被蒙古兵擄到和林。這女人深得乃馬眞氏寵信，嗜權如命，鎭海出走後，法蒂瑪代上丞相，掌著政權。另外派奧都剌合蠻到契丹地代了牙老瓦赤。乃馬眞氏佈置好後，就把蓋有御寶的空白紙交給奧都剌合蠻說：「只要你用得著，你願怎麼寫就寫好了。」

耶律楚材聽到這件事，又入朝爭諫說：「天下是先帝的天下，朝廷詔敕，自有憲章，怎能以御寶空紙交給權臣了。」

乃馬眞氏說：「這是誰造的謠？這樣中傷本后，這點小事情都不懂，還能管國政嗎？中書令聽誰說，就把他捕來，老娘不把他嘴皮撕到耳根，他就不知我六皇后也是不饒人的。」就這樣敷衍搪塞，不把御寶空紙收回來，甚至變本加厲下旨說：「凡奧都刺合蠻所議，令史不爲書省斷其手。」

耶律楚材又爲此冒死進諫說：「國家典故，先帝全部委託老臣，與令史何干？事情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合理，怎能相從？死都不怕，還怕斷手！」

乃馬眞氏大怒，就喝退楚材。楚材長歎說：「我事太祖、太宗三十年，無負於國，皇后也不能無罪誅臣。」

耶律楚材從此心灰意懶，酸楚嗚咽，稱疾不朝。乃馬眞氏也樂得個耳根清靜，也就不加過問。

乃馬眞氏正在洋洋得意時，忽報：「鐵木格領兵朝和林來了。」這一回她倒吃了一大驚，知道這事就不好對付了。鐵木格封地在東方，人稱他爲東方大王。乃馬眞氏召奧都刺合蠻來說：「東方大王領兵前來，莫非是以兵奪政嗎？」

奧都刺合蠻說：「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

乃馬眞氏問：「走朝哪邊？」

奧都刺合蠻說：「怕他什麼，西遷好了。」

乃馬眞氏雖不願意，但事不由己，不是西遷又上哪裏？躊躇難決。

耶律楚材聽到後，心中也感到不安，動起干戈來，就要兩敗俱傷，就入諫說：「朝廷是天下根本，根本一動，天下就亂。千萬不能西遷。」

這倒挺合乃馬眞氏的意，但不知道他有什麼法，就問：「依你之見呢？」

楚材說：「你就叫鐵木格的兒子去見他父親，問他來到這裏幹什麼？叫把兵留在中途，一個人入朝面見。」

乃馬眞氏暗想：「到底是他有本領吶！只是不服我這點可惜了。」就說：「也好！那你就去安排吧！」

鐵木格聽到兒子的話，知道事情已被乃馬眞氏看破了。正爲難時，聽到貴由已領大軍回到和林，深悔來遲了一步。這時只好隨機應變，以奔喪爲由，替自己掩蓋奪政的心。

鐵木格來見乃馬眞氏，乃馬眞氏說：「鐵木格叔叔，我們是你的媳輩，什麼事都仰仗你了。你帶兵來，使百姓和軍隊都惶惶不安，我對他們說你是領著兵來看看都城，叫他們懂得自己的大汗住在哪兒，可是這樣？」

鐵木格說：「六皇后，妳眞是聰明，我是來開忽里台會，叫士兵來認認大汗的都城。只

是妳說這裏軍民都很害怕，我就叫他們回去好了。」

就引兵回去。

乃馬眞氏三年（公元一二四四年）四月五日，耶律楚材長時間憂憤，被氣死了，享年五十五歲。

奧都剌合蠻奏說：「耶律楚材當了十六年中書令，國家的貢賦，至少有一半在他家，請求抄家。

乃馬眞氏就派心腹臣麻里扎去抄家，結果回來報說：「他家只有十多張玩琴，數千卷古今圖書及金石遺文，別無所有。」

乃馬眞氏只得追封耶律楚材爲廣寧王，贈太師，謚文正。

在北京西郊頤和園的萬壽山側，有座元代古墓座落在幽靜的林木叢中。我國歷史上傑出的少數民族政治家耶律楚材，就安息在這裏了。

讀 者 回 函

讀好書，閱好書，收藏好書，是每位愛書者的心願，尤其在一個資訊，迅速流通的時代，擁有知識，產生智慧，綻放文采更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有鑑于此，追求卓越的出版品質，回饋愛護我們的讀者，正是我們一貫的信念，請您撥冗填表寄至台北郵政第33－690號信箱，我們將依你的需求，界定一個正確的出版方針，謝謝。

書　　名：＿＿＿＿＿＿＿＿＿＿＿＿＿＿＿＿＿＿

您的年齡：□20歲以下　□20歲以上　□30歲以上
　　　　　□40歲以上　其他＿＿＿＿＿＿＿＿

您的電話：＿＿＿＿＿＿＿＿＿＿＿＿＿＿＿＿＿＿

您的地址：＿＿＿＿＿＿＿＿＿＿＿＿＿＿＿＿＿＿

職　　業：□軍　□公　□教　□工商　□農
　　　　　□服務　□自由　□學生　其他＿＿＿＿＿

學　　歷：□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您覺得本書的封面
　　　　　□非常好　□好　□普通　□不好

＊您覺得本書的內容
　　　　　□非常好　□好　□普通　□不好

理　　由：＿＿＿＿＿＿＿＿＿＿＿＿＿＿＿＿＿＿
　　　　　＿＿＿＿＿＿＿＿＿＿＿＿＿＿＿＿＿＿

＊您是否對於寫作有興趣？□是□否

＊您是否有文稿需要出版？□是□否

我的建議：

耶律楚材

歷史實戰 30



22-5-96
藝文圖書公司
$ 88.00

常春藤
HK$ 15.00
TEL: 24425689

ISB… 6-58-5
00220
9 789578 866584